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且乐



……我们睡在一间大房子里。其实也不太大，大约有二十个平方吧；四面有圈沙发，可是没人睡上面，都躺在地上。这些人也很奇怪，好象有十几个，大多是公司里的，也有好几个外面的但似乎都是我认识的，好象只有我一个是女的……

恍惚中我醒来了——我觉得腰背部和臀部发冷，好象地上有水。这时大家几乎都醒了。

有人叫起来：怎么搞的，天花板在滴水！呀，真的，四面天花板都在向下滴水，而且越来越大，象下雨一样……

这时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些人，有一个自称是宾馆的总经理。他们连声抱歉说不知谁在上层施工。他们把床单、被子之类卷起来，说是要给我们换房。大家都往外走，而我却尖叫起来：不要，我不要，我一个人住这儿好了，我睡沙发就是了……

我这一说，所有出去的人又都返回来，怪异地一齐盯着我瞧，却一言不发。我尖叫道：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所有的人倏地一下子都消失了。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又害怕了。看窗外，黑乎乎的砣人；屋里则空荡荡而分外潮湿。滴嗒滴嗒的水声象阴沉的贝司有节奏地鸣响着。孤独和恐惧压迫着我，我忍不住了，爬起来想向外跑，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步……就在这这时我醒了。我发现我真的是睡在地毯上，全身光光的一丝不挂。隔壁房客的音乐几乎就在我耳边奏鸣。难怪我会做那样的梦。而索恩四仰八叉地俯伏在床上，低沉地打着呼噜。我庆幸地吁了口气，小心地趴着床沿，借着床头柜前烛光般的夜灯，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将我无情地挤下床的家伙。他肯定很累了。鼾声不断而久久地保持着那样一个姿势：他的嘴被身子的重量压扁了，孩子似的半张着，紧闭的眼球显得比睁着时更大，清清楚楚地显出双眼皮的轮廓；眼角额际那些深邃的皱纹全被睡意凝止成一道道起伏的沟壑，唯有那高耸而挺拔的鼻梁依然挺直而俊秀；而那些白日里光可鉴人、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粗鲁地散乱开来，一绺绺白生生的花发让我爱怜而酸涩。呵，即使梦中，他也那样动人而令我着迷……

可这个家伙，以前总嘲笑我睡态粗野，说我常常将他挤在床旮旯里，象个可怜的孤儿；而你压根儿就不是个个儿才1米6的小妈妈，你是一头野蛮而贪婪的小母狼！

说真的，别看他是个快五十的大男人，身高1米85，粗壮强悍。可在床上，他就常常成了个脆弱娇惯的小男孩。尤其是在狂暴的发泄之后，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这样缠绵。他常常要把那颗毛茸茸的大脑袋枕在我胸脯上，伸出舌头舔我的下巴、嘴唇、鼻子，呢喃地唤我小母狼、小妈妈；有时候竟会流下滚烫的眼泪来，经常就那么折腾好一会，他才慢慢地睡去。一旦睡去，就成了块沉入深渊的石头。沉酣阵阵，满屋弥漫着他身上散发出的象酒和香水混合物般的浓浓气息。我喜欢他偎在我怀中。每当这时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真成了我的孩子，我总是忍着他头颅的重量，一动也不动任他酣睡，我不停地轻吻着他的头发、额角、鼻梁和一切我的嘴巴够得着的地方，怎么也没个够。我觉得我真成了这个可爱而淘气得让我忧郁而痴迷的大男孩

的母亲。只有这一刻他才脚踏实地地属于我，属于我独有。而一念及此我的眼泪便会无声无息地淌个不停……

你说，我那个梦是不是有点奇怪？

后来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去，将脸埋在他的圆滚滚的大肚皮边上，好久好久再也找不回睡意。夜静极了。偶尔听得到楼下大马路上啾啾喘着气的卡车风一样掠过。对面楼群上红红绿绿、冷艳而凄清的霓虹灯在我们的窗帘上闪烁，仿佛有人在窥视、嘲笑着我。回味着那个古怪的梦，禁不住的眼泪又沾湿了枕巾。

唉，哪怕他真是我的儿子也好呀！可是，谁知道最后他会成了我的什么？我越发伤心，又觉得心里虚空而酸楚得要命。我真想号淘恸哭一场，可又不敢惊醒了索恩。他太累了。再说惊醒他又能怎样呢？恐怕只能惹得他不开心。不，我决不把痛苦流露在他眼前。我不想让他不开心，更不想惹他厌烦。他可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包袱而看上我的。他之所以愿意经常与我在一起，还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比一般女孩温顺、可心；总是以一副欢喜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使他从不觉得累赘……可他怎么体会不到我心里其实有多么苦啊！

二

其实，你的梦也谈不上有什么古怪的。

沉吟一番之后，岑自信地对娅说：那不过是你特有心态的一种渲泄而已。潜意识中的你对自己目前的境况无疑很不满意。它怀有深切而无奈的自卑、自罪感。淋漓不断的水滴、同事们、莫名其妙的住处、睡法，都暗示着你现状的窘迫；众人纷纷搬迁房间意味着对这一现状的一种公众态度，而你独自拒搬决不意味着你反对这一唯一明智之举，只不过反映了你在前途依然无卜的情态下对现状的厌憎又留恋、无奈又无为的逃避心理——其中是不是有索恩的存在？

真的！怎么会没有他呢？娅惊讶地咬着自己的食指说：我清清楚楚记得男同事一个也不少，怎么偏偏会没有他呢？

这就是梦境的奇特之处了。这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你的一切都与他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不须分析的。目前你的一切怪梦是不可能与他无关的。你的显意识几乎完全被他占据了嘛，而这些道理其实你比我更明白。只不过你不敢自信，所以你要从我这儿得到一个认定。

太有道理了。娅兴奋地交替捏弄着一直卫护着什么似地团在胸前的双拳，双眸闪烁发亮：不仅因为这个，每次与你交谈一下，多少总可以让我的心头放松一些，好象有了点依靠了。

这不奇怪，仅仅能对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倾诉一番，也足以大大减轻一个人的心理负荷了。西方现代医学心理学就有一种专门倾听患者倾诉的疗法。医生的角色仅仅只是扮演一个可亲可敬的善解人意的倾听者，就大大有助于释放患者的心理压力。遗憾的是，仅仅是畅快淋漓的倾吐，也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奢侈。

所以我真是十分地感激你！可是，知道索恩是怎么评价你的吗？当然他起先并不知道你是位女作家。我对他说过我有一位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是个很聪明很善良的作家，他在处世哲学上给着我巨大帮助。可是他立刻打断我的话说：你最好离那个家伙远点。作家？无非是一帮专事行骗的心怀叵测者罢了。我争辩说你不是这样一种人。他仍固执地说：看看小说中那些个男盗女娼的家伙，若不是作家的自身经验就是他们胡编乱造、欺世盗名的铁证。

你胡说什么呀？我突然意识到他的情绪的真正源由了，作家不一定是男的呀，我这好朋友是位挺正派的女作家！

哦！你猜索恩他怎么着？他窘得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双手乱舞着似乎想挥去尴尬：当然，当然……我想这应该是个例外……

岑开心地大笑起来：这说明他还是蛮可爱的呀。其实，我觉得索恩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不过这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与他细究。因为问题的核心是，如果你说给过你巨大帮助的人是个政治家或者象他一样的工程师，他也会叫你离那个“骗子”远一点的。

这不过反映了他的一种醋意罢了——这对你岂不是一个可喜的信息吗？至少说明他对你还是有一种真正的情感在的。

是能这样理解吗？我真不敢相信他会为我吃什么醋。虽然他其实成天在吃醋，可是我真的就是不敢这么相信。你说怪不怪？

没什么怪的。恋爱嘛，什么心思都有。岑淡淡地说，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真正怪的是你们俩这种关系。至少从目前看来，似乎一个比一个还要不信任对方，实际都迷得成了醋坛子了。瞧这个娅，三句话不出，总会将主题绕到索恩身上去。不是我耐性好，谁会有兴趣老听她反反复复念这套旧经？

想想也是，不为这个索恩，娅又怎么会来求助我当这“情感牧师”呢？岑记得娅刚和索恩好上不久时曾直言不惭地对她宣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确不一样。有过索恩，从此不再会有任何中国男人让我有兴趣了……

三

岑和娅的确是一对十分投机的密友，但她们相识了也不到两年时间，若论实际同事的时间就更短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两位经历、年龄、志趣并不很相仿的女性才有可能象现在这样亲密相处。

那天，岑回家后不知怎地，总有些心神不宁，后来她告诉丈夫，她们报社新分来个女大学生，几天来，整个机关都因此被一种神秘而异样的骚动笼罩了。

一个个兴奋得哟，那些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干什么的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人。

丈夫故作淡漠地一笑：可以理解。只是，恐怕首先是你们这些女同胞们的骚动影响了别人吧？一个年轻又可以想见是比较出众的姑娘对单位里的每一个“老”人儿（当然是她的同性）是一种怎样的威胁，我是有数的。

恰如一个刚刚出缺的部门里突然调进一个年轻的新上司，哪一个老人儿会不生股找个家伙痛打一顿的恶气呢？

其实完全不必在意这种现象，你也有过风光的时候，谁也不会独领风骚满三年，何必在乎呢？丈夫这样安慰妻。而岑则愤愤地声称她根本不在意这个，她和她处得很好：我们脾气很合得来。不信你去问问她看。

处得很好倒是真的。数日后岑将一张她和娅在一次采访中的合影带给丈夫看：怎么样，是很漂亮吧？

照片上的娅穿着条紧身牛仔短裤、一件同样绷得紧紧的鹅黄色的无袖T恤。给丈夫的第一印象是青春而性感。她肩上斜挎一只咖啡色的真皮小包，象个亲妹妹一般双手揽着岑的脖子，圆圆的脸上写满甜甜的笑意，一对乌黑闪亮的眸子似乎就在冲着你发问。不经意中，微微的一缕情愫悄悄飘漾在丈夫的心田。他特别注意到娅的嘴巴，大大的，有点象索菲亚·罗兰。整个气质也很有些西方女郎的味道，自然就很性感。这样的人在单位不引起某种骚动是不可思议的。她的眼睛也有活泼动人之处，很亮，很有神采。但整体来看，要说她很漂亮似乎还算不上。她的肤色偏黑，个儿也矮了些。岑说深点的肤色恰恰最合西方人时下的审美观。至于个儿，娅她自己也曾说过：如果我个头再高它个五公分，那就疯掉啦。

疯掉是什么意思？丈夫情不自禁地问了岑一句。

还用问我？岑不怀好意地乜了丈夫一眼。

他迅速将脑袋扭向了窗外，含糊地嘟哝了一句：看来这是个比较直率的女孩。

看见妻仍在关注地等待他进一步的评价，他忙把照片还给妻，恍恍惚惚中又说了一句：她有点象外国人？便闭上了嘴巴。

是的，我们都这么说她。她的外语也说得棒极了。那当然，外语学院毕业的，还不是理当如此。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她的确很漂亮吗？

她脸上好象有些颗颗？丈夫答非所问地说。这么回答似乎自己心里也舒坦些。

瞧你的眼睛多毒，看得这么细。娅是说过她皮肤对化妆品有些过敏。真可惜。

其实有几个颗颗……果真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

娅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新潮女性。在妻单位没呆多久，突然就辞了职。据说进了一家外国商社，当口语翻译。根据岑对她的印象，岑能想象得出她在那种单位是如何的如鱼得水。她准适应那种环境。怪的是娅和岑的友谊并没有到此中止。时常会约岑与她一起出去吃饭、购物，并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告诉岑她新单位的种种人事。

对此岑想，大约自己是娅走上工作岗位后，在一个陌生环境唯一没有露骨排斥她的一个女人。而到了又一个新的特殊环境中，更需要一个可以交心、倾吐、获取某种心理帮助的旧友吧。

这期间，岑几乎每天都会以艳羡的口吻对丈夫讲起娅的高收入、奢侈的消费（几十元一条的三角裤一买好几条，几百上千的时装、化妆品一套又一套；一会飞广东、一会飞成都，诸如此类），以及她的洋老板、洋同事的种种令他觉得新鲜、不可思议的趣闻轶事。

岑说：将来儿子就交给她啦，有个人总比没个人好呀。

凭什么要把儿子交给她？

出国呀？你看着好了，不出一年她准会出国去的。那种地方……好几个老外打她主意哟，那么年轻，又……可是她拿桥得很呢，说是要好好挑个稳当些的。我看她恐怕太自信了，外国人有几个有真心的？看准机会粘上一个，出去了再说还差不多。你看呢？

我看？这种话丈夫听着不知怎么总有几分不熨贴：除非嫁给我这样的，否则到哪儿也别想有什么稳靠！女人，都是不撞南墙不知脑袋疼。没姿没色的成天怨天尤人，上班都想着找岔子和人吵架。青春貌美的就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她们的人生并不会比天生丑陋者幸福到哪去。有如吃一串葡萄，法则规定了她们只能从大的甜的一颗一颗往下吃。等着吧，一旦红颜痕尽，酸的涩的滋味有得她们品尝呢——这是天生丽质者的必然逻辑！

有一天晚上，岑忽然吃吃笑着对丈夫说：你这做男人的，也该关心关心你的老婆了。人家娅就比你体贴人得多。

我怎么不关心你啦？

娅说我脸色不好，老嚷嚷腰酸，准是用脑太多，肾亏。该吃点延生护宝液补补。你知道她怎么说的？——你不是说过对夫妻生活已没啥兴趣了吗？不应该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呀，你就是肾亏引起的……你说，小姑娘家家的，一脸正经的说这个，娅这人有意思吧？

看来她的性格挺有趣的。也不奇怪，现在这样的女孩多得是，倒是难得她这么率真的。

也要看对什么人，她相信我才这么说吧。她还说外国人和中国人就是不一样，处理这种关系的方式都大不一样。她说他早已有过那种经历了，是一个两次来过中国的美国小伙子，现在又回国了……

回国了，那她还想粘得住他？

粘什么呀，娅不喜欢他。说那人太好了，好得让她说不上什么味。个性也比较怪，说在床上都喜欢大谈佛教、道教什么的，并且开始吃长素，下决心要做普渡众生的洋居士呢。这样的老外倒真稀罕。我看不挺难得的吗？就这么算了？

娅说小伙子隔一阵就会来电话，她爱理不理的；但也不和他完全断，留着条后路再说吧。

哦，这丫头还真……

丈夫没再吭声，心里却莫明其妙地生出种想见见这个娅的愿望。当然，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不料两个月前的一天，岑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他：明天你就能见到娅啦。

什么意思？丈夫陡然感到胸口一阵紧迫：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见她啦？

哼，男人那点心思还能哄过我？岑不无醋意地取笑了丈夫一番，话头一转，正色道：别自作多情啦您！至少现在，她可没心思管你或是任何别的什么人。她是特地来和我谈心的。

说是要讨教一些十分急迫的问题，求我帮她拿拿主意——她说她一辈子没象现在这么幸福而又痛苦，彷徨、焦灼而又迷茫无奈；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却又没个可以倾吐和请教的可信之人……

这么说，她又堕入情网了？

自然。这样的女孩最可怜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帮帮她。度过她这段危

机，早晚也有我们求得上她的时候。

别来说服我。帮帮她完全可以，只是她应该明白，情感上的事，别人能帮上什么忙？了不得纸上谈兵罢了。况且，我能帮上什么忙呢？

谁说要你帮什么忙？不过我俩谈心罢了。只是这种话题扯起来肯定很费时间，少不了你得多管管孩子和家务了。

请问太太，你何来这么大的热情？

我可能会产生写她这块生活的兴趣的。

不怕她将来怨你？

这个没问题，她早就说过，什么时候要见见我，把她的一切告诉我，让我写写她，如果她将来出去的话，用真名真姓发表都没关系。

呵，这女孩可真够有性格的！

是吧？所以我也乐意作一回“情感牧师”——只要她乐意象面对一个真正的牧师一样敞开心扉的话，我更乐意洗耳恭听。

可是，一连十来天，再也没有下文。

可能她又没事了。岑对丈夫说：这两天肯定索恩老约她。我看她简直受宠若惊了。前两天连着叫我给她往家里打电话，叫我说是晚上帮原单位翻译一些材料，如果搞晚了就住我家不回去了。还在电话里一个劲地问我糖醋大虾怎么做好，说是索恩最爱吃——她哟，和一个老外在一起，没得着啥好处，自己的钱花得淌水一样，连吃的都常常是她掏钱买，还老爱自己动手做。在自己家里什么也懒得动的一个人呀，啧啧……

你帮她打电话了？

君子成人之美嘛。不过我也说老撒这种谎可不行，她说，管她呢，以后再找别的理由。

胆大妄为。万一出什么事，等着她父母找你算帐吧。

找我可没门。女大不由娘呀。再说，她那当爹妈的管天管地，为啥管不住女儿的心？我不打电话她也会找别的理由不回家的。

到底什么人把她迷成这样？

说是个叫索恩的美国工程师，她们公司的，来中国没一星期就把她迷住了。说是人品风度都没得比的……

万万没料到，当岑的丈夫终于见到娅时，得知的竟是：索恩也者，原来不过是个快五十的半老头子，国内已经有一个与娅一般大的女儿和一个上大学的儿子！在他看来，唯一有戏的一条是，索恩是个离了婚的鳏夫。然而据岑说，第一次上床时，索恩就对娅说过：他这辈子再也不打算结婚了！

那么，娅，你图他个啥哟？

四

第一眼见到索恩是在飞机的舷梯上。他刚从香港飞来。老板派娅和司机小张去接他。

娅没想到接到的竟是这样一个有风度的男人。他高大而俊美，潇洒而轩昂。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同样锃亮的高级皮鞋和

时髦的西装，衬着一条抢眼的花领带；当他微笑着握住她的手，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她，向她问好时，他那温和而亮朗的嗓音使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心情花儿一样砰然绽放。

索恩完全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绅士呵！那一刹那她已彻底被他征服。同时，索恩那微微一怔的表情也被她捕捉到了。霎时，象一道电光般明晰的直觉击穿了她的魂魄：索恩一定也喜欢我！

她意识到她遇见了自己朦朦胧胧一直在寻觅的那一个人儿。她笨手笨脚地为维纳打开车门，在他俯身钻进车内的一瞬间，她竟又突然变得敏捷无比，仿佛早已与他相识过似的，她鬼使神差地贴着索恩的耳朵冒出一句：没想到会是你……

哦？索恩起先惊异地耸起双肩，不相信自己耳朵似地瞪了她片刻，随即反应过来，意味深长地回了她一句：我倒是早就想到了。

一句话令她面红耳赤。羞怯于自己的失言，她窘得再也答不上话来。但她的心却醉熏熏地飘悠得更厉害，而且又莫名其妙地慌乱起来。她不敢再正视他的眼睛。

相形之下她觉得自己的衣饰未免太俗气，以至局促得在车上手不知如何放，脚不敢往向伸，还不停地扯自己的裙裾。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后来索恩曾一本正经地说过他对她的第一印象。他说，他觉得自己获得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秘书（她被老板指为他的秘书兼翻译），真正想要的人！

但是，你的打扮可不对头。你是一个年轻迷人的姑娘，你不应该穿那样艳丽的裙子，戴那么多噜里噜嗦的饰物。你应该象大自然一样平静而自如。服饰要淡雅而合体，香水要高级而脂粉要少而又少。你是一株青翠欲滴的小水杉，而不是一株衰而又弱的老垂柳……

那回她被他一激，胆子大起来，反唇相讥说，可是你看起来应该是一棵饱经沧桑的古柏，怎么那天倒成了花花绿绿的一树桃花了呢？

这的确是她对索恩的真实印象。她觉得他风度气派都极佳，妆扮得却未免太雕凿也太花俏了些。可是他却狡辩说自己正因为年纪大了，为了讨她这样“早就料到会遇上”的年轻姑娘的欢心，才不得不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美观一些。

可是他的年纪，却实在比她想象的要轻得多。外国人好象都比实际年龄看老些，她原来以为他至少55岁了。

说起这个，还真有些叫人哭笑不得的时候。他们好上以后，有一天索恩不知犯什么牛劲，执意要上她家里去看看。为这事他还大大地发了通牢骚。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民族。他们愿意倾其所有上饭馆大摆其谱。却从不愿意邀请一个朋友上自己家里去喝上一杯咖啡。索恩摆着蒲扇般宽大的巴掌说：我来中国好几个月了，没有人问我是否孤独，是否需要重温一下家庭的气息。他又夸张地摇着头说：甚至我多次要求也没有一个人请过我！难道索恩就这么令人讨厌吗？

其实他是误会了。一般中国人哪有什么条件在家里接待索恩这样比较有身份的外国人呢？怕丢面子不敢邀请他罢了。

她向索恩解释后，索恩反而更不高兴了：难道中国人就是这样想象他们的客人的吗？太遗憾了。我曾在非洲呆过两年。在那儿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当地人家度过。他们中许多人家住的完全是简陋的茅房。可我们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要如此虚荣？你挣多少钱，你家是否富丽，完全

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与客人有何相干？与你是否真心欢迎来客更不相干。考虑那么多干什么呢？

娅拗不过，他只好带他去见了父母一次。那天索恩真是开心极了。和娅父亲一杯又一杯地干了个不亦乐乎。索恩真能喝酒，60度的一瓶大曲，基本是他一个人包的。娅从来没见过他一气喝这么多酒，心里又着急又感动，因为这无疑是索恩心情畅快的表现。索恩的确很兴奋，喝畅了酒更是满屋生彩，老听到他的嗒々傻笑。

索恩和娅的父亲似乎也很处得来，哥俩似的谈得投机。这在索恩看来可能很是正常。在国外即使他和娅结婚，也不把什么岳父看得太重。而且照样可能直呼其名。可使娅哭笑不得的是，她父亲压根儿就没半点翁婿的概念。母亲就更那个了，索恩走后，她竟这样对娅说：你那位外国同志看起来真是挺有教养的好老头哩——天哟，要是知道这个好老头隔天夜里还和他们的千金小姐睡在一个被筒里，真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心脏病突发呵！

他们的关系完全是闪电式的产物，从因到果前后仅8天。娅也没料到会这么快。而且娅很清楚，自己其实是索恩一个不高明的阴谋里的一个不中用的俘虏。然而她并不懊悔。不管最后结局如何，她想：我总是值得的。我还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一种发自深心的死去活来的爱呢。不管他对我是否完全出于有情，反正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的爱了。我愿意从此溶化在这种醉人而伤人的情感里。我敢认认真真地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万一最终命运一定让我失去索恩，那我随时去死！

那是在深圳。索恩来中国一个星期就向老板提出要到深圳去熟悉一下那儿的业务环境。

老板起先不同意娅和他同去，因为深圳有现成的翻译。可他狡猾地说他刚到中国，外出没有一个助手将寸步难行，而且他也需要和自己的秘书尽快建立起工作默契。

躲在卫生间里偷听房间过道里索恩和老板对话的娅，完全就象是坐在大起大伏的秋千上，心随着俩人的对话跌荡不已。当她最终听到老板的允诺时，心仿佛一下子悠到了玄乎的云端里，久久没能平静下来。凭着一种直觉，她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一起到了深圳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她都不曾担心过，此时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竟没有几件象样的衣服可以带去……

在深圳的第一个夜里，娅就喝醉了。恰切地说完全是被索恩诱醉的。他让娅喝一点杜松子酒：完全任你自己，只是为了开胃。可是不会喝酒的娅才抿了几小口就觉得脸颊发烫，脑子里象开了锅一样，一点一点沸腾起来。

索恩却开心得孩子似地击掌：这就对了。我的好孩子，一个年轻女性不学会喝酒是太可惜了。没有比酒更能令一个姑娘美丽的了；鲜艳的脸上浮起一层红晕，什么化妆品能创造出这样一份动人的美呢？巴尔扎克说第一个将女人比作花儿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这样比喻的就是蠢才；可实际上，除了花儿，红玫瑰紫罗兰郁金香，还有什么比喻能如此恰切而传神地形容出姑娘的美丽呢？而微熏的姑娘，更要胜似朝露陶浴的蓓蕾呢！

娅羞涩地笑着，没来由地不停地嘻嘻笑着。嘴上说我不是不想喝酒，确实是不会喝，心里却灌了蜜一般陶醉。

事实上，索恩迷惑女人的办法并不算高明，娅迷迷糊糊地觉察了他的意图，可就是管不住自己，不知不觉就喝个不停。娅本来就不是一个太拘谨

的人，随着酒精的作用，她开始彻底地袒露自己。她滔滔不绝地向索恩诉说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诉说自己对西方生活的向往；她明目张胆地要求索恩日后为她想个办法，让她到美国去。

娅真正有些伤感地说：大学时我就幻想着有朝一日去美国留学，或者打工、嫁人都可以，只要能去就成。后来我没有这么简单了，并不再打算不问三七二十就贸然前往，但我的心愿犹存。现在我同班的同学有十来个都先后去了不同的国家。我从来到这家美国公司，许多东西都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渴切地想要成为一个移民。我相信我的性格最适合在西方生活了。虽然我已经有过这种可能，但却因为那必然要以出嫁为前提而迟疑……

娅的兴奋不断高涨，以至索恩当着餐厅众多中国食客的面，如同搂住一个美国妞一样搂紧她时，虽然她还有一点本能的厌惧，却一点也没有真正的抗拒。事后娅曾极难为情地想到，自己当时的表现一定是很无耻的。旁观者没有一个不把自己当成是索恩从街头随便拉来的一只“鸡”呵。

实际上，当时那刻娅心里真的不很在意索恩会拿她怎么样，整个人被一种可怕的潜意识耸恿着；她似醉非醉地将索恩视作了一条重塑自己人生的跳板——她那时的确还谈不上对他有什么真正的感情。虽然事实上她对他说是一见钟情。

想要去美国，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索恩满不在乎地挥在萦绕在脸上的香烟雾说：可是你首先要象个道地的美国妞才行。哦，这就对了……

索恩也醉了，涎着脸逗过脖子去吻娅的脸，娅躲过这边，他又转吻那边。

娅醉熏熏地嬉笑不停，笑声一定十分放浪而吓人。因为娅模糊的视野里见到的是一张张旋转着的充满鄙薄或色欲的脸。餐厅里所有的灯都在盘旋，所有的餐具、刀匙、酒瓶、食桌都开始发光、跳动、盘旋……娅残存的一点理智想向外逃窜，双脚却纹丝不动地钉在那儿。

后来娅实际上是被索恩半拖半抱地弄到他房间去的……

当她意识到他进入自己身体的一刹那，娅蓦地挣起身子，用头顶着他的胸膛说：不，你不能这样，这也太随便了！

哦，可怜的小宝贝。你太不懂事了……

索恩有些急躁地用好话抚慰娅，诱哄她。可是那一刻娅变得异常冷静，几乎不假思索就甩出了她的心里话：除非我们结婚。

结婚？方才你还对我说，你不喜欢以结婚为前提去美国。

对象不同了嘛……

哦我亲爱的小傻瓜，对于一个刚刚挣脱牢笼的人，你居然想叫他重新钻进去？

是不是所有中国女人都有这种习性，还是你……喂，我说你一定是喝多了才犯这种傻的吧？

不！我现在非常清醒。

清醒？哈哈，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这辈子我是不想再结婚的了。

那可不行！不结婚你干嘛要……

很简单，因为我喜欢你。难道这不也是你的感情吗？我们一开始就心照不宣，不是吗？

既然彼此相爱……

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谈到爱……嘿，小傻瓜，你是怎么啦？我们相识

才几天？

居然谈到了婚姻！

娅软了下来。她本也不想挣脱他。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怎么都是一回事了。何况对于所谓的贞操娅那时并不很看重。他的后一句话也似乎是给了娅一种暗示，相识久了，娅相信他会对自己产生真正的感情的。

娅一贯深信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深信自己总会有办法让他一步步按自己的意愿就范。

那时我真是头脑简单呀。后来娅有些后悔太轻易就满足了索恩或许是一个错误。只是当时她实在无力再抗拒索恩了，何况心里还浮荡着一股强烈的期望，她想至少他总会兑现助我出国的承诺吧？

那一回娅根本没有任何愉快的感觉。她察觉自己的心思后，心头本能地充塞了大团大团的阴雾。以至于那个夜晚的后半部份，她整个儿就沉浸在半醉半醒的莫名的忧郁及对自己的憎厌之中了。

可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

她们在深圳呆了五天。这五天里俩人朝夕相处，可以说没有一分钟不在一起。虽然娅也开有一个房间，可她后来几乎就没有回过自己的“家”。深圳回来后的几天里，她陡然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住在自己家里变成一种折磨，上班则成了最美妙的享受。索恩似乎也迷上了娅，几乎每天都会找个机会将她带到他房中欢乐一番。个把星期后，索恩又找了个借口，要带娅去上海，可是这一次不知是不是老板看出了什么还是不凑巧，他把娅留下来为他翻一份资料。结果更令娅感动：索恩第二天就从上海返回了。

当晚娅在他房中呆到十二点才不得不回家。索恩喝多了，脸红脖子粗且粗话连篇地将老板骂了个天翻地复。而娅呢？他骂得越凶她也越开心。不仅因为她也恨老板存心破坏他们俩可怜的一点幸福，更因为这意味着索恩对她的器重呵……

五

坐在岑面前的娅与岑给丈夫看过的照片和他想象中的娅都有很大差异。她的肤色较照片上白些脸庞也稍瘦些。颧骨褪了，仍有几点淡紫的斑纹。她的眼睛较照片上更水灵，且富于表情。与别人想象差别最大之处是她的性格，并不是那种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类型。她的言词相当坦率，不太斟酌词句，许多常人惯于隐讳的地方她常会以一种自然而不经意的神态、口吻表露无遗，无论岑的丈夫在不在一边听着。可是她说话的音量很低，听起来斯文而有种腼腆的错觉；可能是她目前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很得体，透着一种谨慎的内在修养。她常常发笑，却极少张狂失态的大笑。通常是那种职业性笑容似的微笑，真正大笑时手总习惯性地掩着口，脸上飞起一抹红晕。不笑的时候，两只手就代替了她的表情，或是手心向上规规矩矩地平摊在双膝，或者就翻转来，不停地摩挲着双腿。更多的是合拢于胸前，十指无意识地卷起、交叉、攥紧成种种花样。这样的女孩如果不是事先有个印象，一般人甚至会以为她是个内向而拘谨的人。

可是现在，至少从她与岑的交往中，岑早就知道她是一个健谈而内心情感极其丰富且长于心计的人。初次相识后岑就曾鲜明地感到，娅属于那种因惯常获得某种社会性的良性暗示的女孩，诸如注视、恭维甚至追逐之类，因而形成了一种相当良好的自我感觉。现在，显然索恩带给她的是一种很美却也很具破坏性的爱情。因而，他使她迷醉，使她失去一贯的自信，使她过去与男人周旋而来的所有经验统统变得无效。陡然失去了信心的她，如同一个不幸患上疑病症的人，成天钻在自己臆想出来的疾病中顾影自怜。极度恐惧生病而当别人说他没病他又感到愤怒——他们的潜意识中实质上恐惧的是得不到自己需要的爱或关注。而娅对自己与日俱增的爱的缺乏保证感到的恐惧，是促使她寻求岑这么个“情感牧师”的根本动因。她并太不需要帮助、说教或者是任何道德的评价、规劝。她的目标明确而单纯，她需要的实际上只有一个：倾诉自己的幸福和忧虑，使自己得以稍稍放松一下焦虑的神经，得到足以定心的理解与肯定。而不是任何不符合她之期望的怜悯或忠告。一句话，她不可自拔地陷于爱的泥潭，而且毫无自拔的意愿。不过，岑仍然怀疑她的这种痴迷的价值所在。从岑的角度来看，索恩并不是一个值得她这样一个女孩痴情的合适人选。年纪大倒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一个老于世故的47岁的美国男人，一个正如他自己声称的刚刚跳出婚姻牢笼的男人，一个来自一种与我们民族的道德价值观截然不同的地方的男人，会有多大可能为一个涉世还浅的中国女孩而真格儿动起那可想而知会有多么慷慨的感情来呢？于是，岑仍然决心在她的第一次“布道”中，首先打她那危险的痴迷。岑暗想，先帮助她树立起一种准备承受失败的心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切可能的努力。虽然她明白一个痴情的女孩的情感是极其顽固的。但是她觉得还是可能将娅从她相信是一个泥潭的索恩那儿拽出来。毕竟他们从相识到现在拢共才几个月呀。岑反反复复地告诫她不可过早地把自己的情感凝固在索恩身上。尤其不可让索恩觉察出她那过于痴迷的心理。岑甚至引经据典，告诉她：叔本华曾说过：所有的男人都倾向于占有更多的女人，而所有的女人都倾向于将自己吊死在一棵她以为值得吊死的树上。明白了人的这种心理特征，岑说：你在并没有完全确证索恩对你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占有欲的时候，怎能任由一般女性固有的心理弱势的支配，而匆匆忙忙地将自己“吊”在索恩身上呢？

原本我也没打算吊呀。娅无声地笑起来：实在是连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一点也没料到自己怎么会变得这样痴傻。我一向对与异性交往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自我感觉。我这辈子结识过那么多的男人，老的少的，有钱的没钱的，老奸巨滑的浅薄无聊的；形形色色的男人我都打过交道，从来没感到被任何人左右过自己的意志。可是这回，不知怎么就一下子变得毫无自信，一点也驾驭不住索恩了。越是意识到这点，我还越是醉心于他，一天，不，简直是一分钟见不到他就觉得孤苦难耐，惶惶不安。有时候自己也越想越害怕，就是一点也管不住自己的心……

看来你比我估计的陷得还要深。岑情不自禁地点着娅的额头说：可是你总该相信，旁观者清呀。而我的感觉是，至少目前你绝对不值得如此。要知道，这对你实在是一种几类于赌博的危险游戏呵……

可是我就是赌博呵……

一声叹息之后，娅黯然捂住双眼，肩膀抖颤着，无声地啜泣开来。

望着她指缝中不断流淌下来的泪水，岑木然无言。

岑恍然意识到，自己实在是一个不称职的“牧师”呵！

六

娅知道，对于她和索恩的关系，没一个局外人会相信是正常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索恩会真正爱上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孩。对这一点，娅自己到现在也仍然捉摸不定。正是这种捉摸不定引起她的惶惑不安，也正是这点反而更促进了她对索恩的依恋。尽管一开始她实质上是在将索恩当作一块可能助她到彼岸的跳板，但与索恩进入那种地步不久后，娅就滋生出一种顽韧的信念：他是一个我所能爱上的最好的“男人”。我希望他爱我，而我更可以一无所求地爱他！

的确，在今天这种时尚下，恐怕是极少再会有人象娅这样狂热而不计实利地爱上索恩这样一个外国人了：按一般人的想象，娅与索恩相处会得到许多经济上的好处，至少不用她掏腰包。事实却恰恰相反。索恩与娅比当然是大富翁。可是她们相好以来，娅的工资月月亏空，还动用了许多过去的积攒。钱主要花在两人约会时的食品上了。起先她们总是外出吃饭，可是索恩吃不惯外面的伙食，也担心不卫生。他在房中备了餐具与微波炉等炊具，自己上街买些生熟食回来加工。索恩喜欢自己烹调。他的烹饪手艺不错。可是娅很快发现他上街买菜十有八九会被宰。而且总是宰得很凶。有一回他买回两只仔鸡。付的竟是50元一公斤的价。而且两只顶多一点五公斤的鸡竟被人说成是三公斤。一下子让人宰了至少100块！

娅气不过，就叫他不要自己去买菜。以后由她来办这些事。可是这一来，娅的开支就急剧增加了。起先索恩总要付钱给她。可是她觉得自己出点钱没什么，有时就没事。一来二去就成了习惯。可是娅并不觉得有什么吃亏。这也是很奇怪的现象。娅也暗自思忖过这个问题。

她心中承认自己不是个很大方的人。况且一般和男士们在一起消费时，她已经习惯了由别人开销一切。即便和她前一个男朋友相处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她从来想不到该为他买些什么，或哪怕是下馆子吃饭时她请回客。好象从不觉得有此必要和愿望。在索恩这儿就不同了，钱大把地花。索恩在这方面又有些粗疏（当然他也时常送娅一些衣饰等很值钱的礼物），并不能想到娅可能会承受不起。以至娅常常感到手头极为拮据，有时甚至悄悄向别的同事借点钱才能应付开些开支。但她却不感到什么不安。她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索恩爱我并最终娶我，那么他的钱就是我的钱。如果索恩最终不要我了，那么钱再多，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所以娅依然毫不在乎地挥洒她的工资。幸好她的月薪至少是普通中国职员的4倍，否则真会令她失去取悦索恩的一大满足呢。看到索恩喜欢吃娅买的东西在她真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有时甚至有一种母亲讨好自己爱子似的欲望，硬要看着索恩把食物吃个精光她才会心满意足。两人下馆子时，只要娅手头有钱，仍然也会抢着埋单。有一次还为此引出一场风波来。

那次也是娅付的钱。可当两人起身离开餐馆时，邻桌一伙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竟乱哄哄地吹起口哨来。娅和索恩不解地停住了脚步。一个满脸不

屑的高个儿冲娅打了个响指：喂，傻妞，应该是引进外资呀？

娅白了他们一眼，扯起索恩就走。身后传来更加放肆的哄笑，还有人吹起了口哨。

索恩察觉了异样，拔出了悠然地插在裤袋里的双手，问娅：是否他们在向我们挑衅？

不关我们事。

不，我觉出来了。索恩瞪起血红的眼睛，捋起袖子要和他们干架。

娅虽然也感到十分屈辱。却忍住了不快。谎称他们中有自己一个旧时熟人，在与她开玩笑，硬把他哄走了。

类似的麻烦在他们的关系中经常发生。两人一中一外、一大一小，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正常”，奇异的目光、不怀好意的挑衅等就是难免的事了。娅倒并不在意这些。无论是在餐馆里或马路上，只要没有单位的同事在的场合，她总是亲亲热热地倚偎着索恩，或者紧紧挽着他的胳膊，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她的情感完全陷在一种特异的亢奋中了，根本无暇顾虑那些“次要”问题。她心中有个朦胧而清晰的希望或曰目标在支撑着她。她和索恩的爱情本来就是非同寻常的产物，自然会有非同寻常的感受、形式或遭遇，这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最终是否可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美满夫妻！

可是，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娅对这一点却越益感到迷惑而信心不足。她越益觉得索恩的性格深处有很多令人难以把握的成份。每感及此，她便感到六神无主，少有地不知所措起来。索恩是这样一种人：一般而言，他的真实情感和思想隐藏得极深。

如果他恨一个人或一件事，他会鲜明地体现在脸上（除了对老板）和嘴上。如果他爱谁，那么，至少在他完全形成定见以前，他是决计不会轻易让人把握到的。哪怕对娅，虽然他也常常会说他如何如何喜欢她，离不开她，但不出三个小时，他又会说决不会爱上任何女人及诸如此类的话，让娅沮丧而无奈。

但是，索恩在娅心目中的形象却决不因这些而稍稍暗淡分毫。相反，他的形象在她心灵的屏幕上简直象逐渐推进的特写镜头一样，一天比一天清晰、高大而美好逼真！娅最欣赏索恩的是，她觉得他这个人很特殊，很好；感觉他干净，成熟，看上去根本不受生活或情感、性之类问题困扰。娅不仅爱他，更打心眼里尊重他，赞赏他的艺术气魄和敏锐头脑。

娅反复对岑强调，索恩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非常热衷中国民乐。尽管他不懂中国话，对音乐和艺术的敏感性却使他丝毫不受语言的障碍。有一回来了个外地剧团上演歌剧《白毛女》，他们偶然看见海报，索恩居然也想看，并且看得津津有味。而且大体能从娅的讲解和音乐的旋律中理解剧情。中国，中国，这就是中国。整个演出中索恩不断地感叹着，认为他从那极富民族特质的音乐中才真正感觉到了中国的精神。索恩也不象一般欧洲老外那样对中国画或书法缺乏兴趣，他很着迷这些。

来中国不久，房中就挂满他搜罗来的字画、刺绣之类艺术品。他说文化总是相通的，他能从艺术中窥探到中国的实质性的精神。但他极其反感一切粗劣的东西，比如那荒诞不经的武打影视。一见到电视中出现这种画面他就会跳台，有时连换几个台都是这类东西他几乎要破口大骂，激烈地张扬着双臂大叫：破坏！破坏！那意思是说，中国的某些电视台是在破坏中国的国粹、传统和他所谓的精神。娅向他解释这不完全是电视台的责任，因为普通

中国老百姓喜欢这些。他惊讶地高耸双肩，对此非常困惑。无论娅如何解释，他仍然表示难以理解，固执地认为那只能是电视太媚俗，过多播放这些东西破坏了人们审美力的缘故。难道牛不犁地是牛的责任吗？或者，牛想犁哪块地就犁哪块地吗？呃？那气势，那副过于认真的模样，总令娅又好气又深受感染。

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哪位在街头卖唱的，哪一天碰上了索恩，那真是他一大幸运。索恩对那种吱哩嘎啦的二胡和尖锐激越的锁呐演奏十分着迷。常常双手抱胸，托着腮帮子听上老半天，未了至少要热烈地鼓上回掌，再扔上个十块二十块钱。而由于他那么一个牛高马大的老外戳在那儿听演奏，自然又招来一大伙喜欢看热闹的中国老百姓，纷纷跟着拍巴掌，还有不少跟着掏腰包的。

与索恩相处使娅感到除了精神的愉悦，每每也能收获许多别的东西。也许他并不十分爱娅，但是他通常懂得体贴娅，也能够尊重她。有一次他们原已约好下班后上“迪斯科”去。

可是临下班前他被老板莫名其妙地训斥了一顿。他丧失了兴趣，就对娅说：娅，恐怕我今天难以让你满意了。我不想让我的坏心情破坏你的心情，今天我们就算了吧。

虽然这令娅失望，却也使她感动。便说：也许我不是个懂事的女孩，但我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你觉得我在你身边也无助于改变你的心情。我当然可以理解。

而娅这么一说，又轮到索恩感动开来，他突然紧紧地抱了娅一下：不，我想我们还是一切照常吧。我相信你宁肯陪着我一起生气也不愿失去一次相聚的机会，那就让什么鬼老板滚他妈的蛋去吧！我发誓今天决不再生气！

娅和索恩在一起真可说是无话不可谈。音乐、世界观、哲学，还有性的问题。

他很敏感，也很严谨。他很少说不顾后果的话，也很少失策。他不用多接触便能领悟一个情境、一个女人的心理。比如对娅。娅感到她在许多方面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地被他一步一步快速而不可抗拒地牵引着的。

索恩在性的问题上懂得那么多，又非常坦率。这常常反而令娅感动，感动到至少是一时忘了某种不快。本来，作为一个成熟的外国男人，娅也能想象索恩曾有过多少女人。而索恩更毫不掩饰地告诉她，是的。但他说他从来只把女人看作是一般的人。他可以克制自己的感情。他说这也许是他的妻子造成的。他的妻子是一个极端女权主义者：我在家里，在她面前根本喘不过气来，一切都得由她发号施令。妇女，妇女，你知道什么是妇女吗？不，你永远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妇女的命运有多么悲惨，多么不公！

这类话象她的圣经，每天如瀑布一般成套成套喷出她那永远也闭不上的嘴巴！也许正是对她的憎厌使我对一般女人都只有性的欲求而没有情感的渴望了……

娅说：那么我呢？

也许你是个例外，中国女人据说都是比较地奉行贤妻良母的古训，如果你是一个这种女人，也许我会感到由衷的幸福。索恩微笑地看着娅，认真真地说。

他的这种话给娅以安慰，同时也给她很大压力。这分明是在暗示她应该以怎样一种面目与索恩相处。好在娅自信自己性格的基调还是温顺而善解

人意的。

但是每说到妻、母什么的，娅就抑止不住地产生一阵阵由衷的冲动。这简直象一条悬在猫头顶上的鱼，令它垂涎而焦灼。娅现在可说是迫不急待地希望能嫁给索恩，至少也希望能得到一种明确的承诺。

成为索恩妻子这个念头在第一次发生关系时她就提出来了，但此时和彼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那时的娅怀着的几乎是一种纯功利的愿望。现在可大不同了，现在的娅几乎只是为了能用这种形式将自己和索恩永远联系起来。她害怕失去他，害怕到神经质的程度。为了取悦他娅的个性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

只要索恩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忍不住想笑。他的只言片语在她都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意味。只要他一离开办公室，娅就感动心头空虚，时间一长便会坐立不安，以至于不得不借着各种理由去打听他的踪迹。虽然索恩不止一次叫她不必过于精心扮饰自己，可是一天不换两回衣服，她在他面前就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索恩来后，娅每天上班至少提前半小时，为的是精心美化自己。如何使自己看起来既有魅力又不显得过于人为，可真让娅伤透了脑筋。谁能知道娅在衣着和化妆上下了多少功夫呵！可是结果却常常并非尽如人意。有一回她在镜前反反复复折腾了几十分钟后，终于鼓足勇气出现在索恩面前。她穿上了一条看起来更年轻而性感的白色超短裙。可是这一努力的结果悲惨极了，尽管老板和同事都对娅说：你今天看起来真迷人。但她还是在十分钟后换下了那条裙子，因为她一眼就捕捉到了索恩第一眼看到她时额头掠过的那一丝皱纹。女为悦己者容，娅如不为索恩容，真想象不出扮饰还有什么意趣了……

在强烈的不可捉摸的内在需要的促使下，娅的情感疯狂地要把她和索恩死死地系在一起。娅也常常想解开这个谜，但这个谜非但解不开，心中那个顽强的声音还总是固执地日甚一日地对催促着她：结婚吧，想方设法让他结婚吧！

而索恩呢？娅的感觉是他肯定已将自己视为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很讨他喜欢的情人，甚至还是一个母亲，但他至少现在决没有与她结婚的明确愿望。这对娅真是一个万分沉痛的折磨！

独处的时候，娅的唯一乐趣似乎就是反反复复地、从头到尾地暗自回味她和维纳相处中的细枝末节，分析索恩对自己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但她得不出令她满意和足以宽心的结论。虽然时间不长，他们相处中也时时面临着很多艰难的调整。索恩虽然结过婚，但实质上等于长期独居。为了逃避妻子他乐于长年派驻国外。平时娅在家里也好，社会上也好，习惯于我行我素，她的个性实际上也有很多缺点，虽然在他面前娅完全可以收起自己的一切小性子。但索恩很敏感，也有些和她差不多的神经质。最突出一点是他常会很固执地相信自己的某种看法。他们断断续续地有一些不愉快。幸好彼此都很克制，所以并不发生厉害的冲突。

娅发现他们在性方面都有一种极力取悦对方的愿望。索恩比他想象得还要在行。简直不知是否外国人都这么强悍。年纪不算小了吧，可几乎每天都有这种欲望，有时候甚至接二连三地进行。说起来，娅对性的知识并不少，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以前从来没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幸福。然而在索恩那里，娅觉得她完全成了一个被启蒙者。一方面她乐于听任索恩的

需要，竭力满足他。另一方面她竟变得如此渴欲，这实在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料的。娅想起弗洛伊德所举的一种例子：他说有一种女性，她的婚姻在世俗的眼光下一无是处，她的丈夫酗酒、粗暴、在社会上无能，甚至挣不来养活妻子的钱。他靠妻子活着却仍然象个暴君一样，动不动就对老婆饱以老拳。但他的妻子仍然死心塌地跟着他，拼死拼活地挣钱来养活他和孩子们。原因在弗氏看来，只有一个，她的丈夫能在性方面满足她。有时候娅暗暗想，是不是我也是因为这种原因而日益失去一贯的自我而沦为索恩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的呢？娅把不准，但她相信这或许是原因之一。

这种想法有时会令娅莫名地冲动，却又使她的心情因此而自卑。娅总是希望自己象个非常现代的女孩，完全不顾任何禁忌或道德束缚，这样一定可能生活得轻松些。可事实上她并不能完全如此。她仍然避免不了时时偷偷袭上心来的羞耻、不安。所以她日益生长出一种迫切将这一切合理、合法化的意愿。

七

岑对娅的这种心态表示完全理解。她说：我也是女人，当然体会得出你这种心情。虽然在我看来你远比一般的中国女孩更“西化”，毕竟你仍是一个中国女孩呀。这不是坏事，相反是有益的。至少它会令你不至于过于盲目地沉沦在情网中。就象你对我叙述的一切，我相信如果你的心态不正处于目前这种非常特异的情境之下，许多话你是不会向人启齿的。问题是你的这种强烈的婚姻愿望，后来有没有再向索恩明确表白过？他目前的态度如何？

没有。好多次我想趁着他心情好的时候和他好好谈谈这个问题。可是一到某种关头就踌躇了。我害怕时机不成熟过于强求这个，会引起索恩的厌烦。他会认为我在纠缠他。而这是最容易导致一个原本没有多少爱情的男人的畏惧和厌烦的，尤其是索恩这样一种人，你说是吗？

你很聪明。其实你真不需要向谁请教什么了。象索恩这种人，只身来到中国，肯定十分需要一个理想的异性伙伴。而你正是他所需要的。至于婚姻，在我看来至少现在决不是他的当务之急。这需要一种前提，即日益强烈起来的感情。如果他还是一个需要感情的人的话。

而象他这样一个人，我们客观分析一下就可以肯定，他的一般心理逻辑肯定是会追求占有更多女人，而不是让女人占有。即使他可能对一个中国女孩产生出婚姻愿望，也只有在万不得已或者是万分迷恋的前提下才会下某种决心。所以，爱上他这样一种人，你必须要有充分的耐性。必须极其技巧地去俘虏他的心。既不可任性恣意也不可过于驯顺。否则，他反而可能会轻视甚至厌倦你。距离产生美，切记，务必要努力克制以保持合宜的距离……

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真正实践起来难透了。许多事若任着我的性子，根本不赞成，就因为怕激怒了索恩而只好忍气吞声。却又不知这是不是在姑息养患？

忍气吞声是什么意思？他欺侮你？岑下意识地提高了嗓门。

不，他几乎从来没对我发过火。可是有些事实在让我进退唯谷，忍无可忍终究又无可奈何……

八

有一回他们完事以后，躺在床上闲聊。索恩若有所思地说，幸亏你不是处女。

可是我……娅顿时紧张得要命，也很窘，万万没有想到索恩竟这么自信，他们可从来没谈到这个呀。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唯恐索恩会为此嫌弃她。

然而索恩却轻松地拍拍娅的屁股，挥了挥手，涎笑着说：你不用紧张。这种情形瞒不住我。但我恰恰希望如此。

希望？为什么？

娅对索恩的话大惑不解，催促他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索恩便说：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特别不喜欢与处女作爱。有个周末你在家中时，晚上我在宾馆门口遇到一个挺浪的妞儿。

她要和我换美元。我说可以，我们到房中去交易怎样？

到了房中，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进行了。可是当我进入她身体时，这妞儿突然尖声呻唤起来，我顿时生出一种警觉；于是我停下来问她，为什么很紧张的样子？她说她没经历过这个。我问她，难道你没经历过这个？我的感觉你不应该是处女呀？

她怎么也听不懂处女这个英语词儿。我可不想含糊了事。我立刻退出来，找来字典翻给她看。她终于弄明白了，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这下可把我给惹火了，我立刻穿上衣服，并叫她起来，马上离开我的房间。

她大叫起来：你还没完事呢？

不，我决不和一个处女作爱。

可是我不是处女呀！我不过是以为……可以多要点钱。

这时我相信她的话可能是真的，索恩说：可到了这个份上，我已经兴味索然了，我扔给她20元人民币，坚持打发她走了。

索恩为什么不喜欢处女？对此娅起先只是感到奇怪，以为是索恩的一种怪僻。但索恩告诉她的真实原因却是：他讨厌处女是因为会因此想到自己的女儿，同时更因为处女往往会死死缠住第一个与她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并可能以自己的贞洁来要挟她的男人专情于她。他说他可做不到这一点，更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乍听这种话，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头象被谁揪了一把，酸酸地战栗不安。索恩的意思不等于在说他是因为估计娅不会妨碍他的性自由，不会纠缠他才与她作爱的吗？

事实上娅倒也并不太计较他是否在自己之外还有别的性伙伴，她知道外国人尤其是西方男人不拈花惹草的实在不多。至少在正式结婚前娅决不会也不指望能够干涉他这种自由。可是要完全从心理上接受这点又委实是太令

人痛苦了。最初令娅产生向岑求助之心的，主要还是这方面的原因。听了索恩以那样一种语气说那件事情后，娅的感觉简直无可形容，她绝望得竟想到自己还是去跳楼的好。这时候再不能向谁倾吐一下真会令她发疯呢！

那天，娅和索恩从外面回来时，在宾馆电梯里碰到一个日本公司的C小姐。是个大约30岁的挺有气质也长得挺好看的女士。而且她个儿很高，体型也很苗条。使娅惊讶的是她和索恩一见面就亲亲热热地说笑起来。原来他们早几天已经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娅当时心里就很别扭，忍不住猜想她和索恩的相处过程，直觉到他们之间也可能闪电式地发生什么。但是娅的克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她一点也不拘泥或流露反感之色。她若无其事地参与他们的笑谈，还建议他们一起到酒吧坐坐。

索恩对娅的表现满意极了，席间，他的手几次越过C小姐的背在她的背上拍几下，表示他的赞许。搞得娅又好气又无奈，真是哭笑不得。报复的欲望第一次如火如荼地沸腾起来。

这时候，娅的机会来了。她看见一个年轻英俊的意大利小伙子走进酒吧。这小子叫莱尼，他经常向娅献殷勤，可是娅无意于他。这回可不同了，娅夸张地大声叫着莱尼的名字，招呼他过来一起喝一杯。小伙子也兴奋得双手直搓，一屁股坐在了娅的身边，连珠炮似地向娅大献其殷勤。

小伙子一坐下索恩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娅只作不知，只管和莱尼热烈地谈笑。

娅的报复很成功，不一会儿，索恩就草草打发了C小姐，招呼娅离开了酒吧。

看起来你们很熟？电梯门还没关上，索恩就迫不及待地发问了。

索恩的一大特点是，自己遇到这类不愉快的事总是放不住。当然，娅一脸天真地回答他：有一阵他每天要给我献花。他说打死他也要和我结婚。

是吗？索恩重重地哼了一声：看起来你们是很般配哪。我看他不会超过25岁吧？

不，你低估我了。这个宾馆里至少有十几个外国小伙子向我献过殷勤。

都想与你结婚？

对。除了你之外。

哈哈，索恩得意地大笑开来：看来我永远不向你求婚为好。

为什么？

那样就得不到你了……

算了吧，索恩，你压根儿就不打算那么做，不是吗？娅嘴上那么说，两眼却满怀希望地看着索恩。不料索恩格楞都不打就接了一句：当然，我说过你和那个莱尼挺般配的。

别扯他好不好？娅因失望而沉重地低下了头，心酸酸地，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仿佛索恩真地打算把她甩给那个莱尼了。

见娅伤感的样子，索恩心也软了。得了吧！他伸出两只手指，轻轻刮去娅眼角的泪花，我明白你的心思。

明白什么呢？娅支起耳朵想听他怎么说。却又一次失望了。索恩默默地捻了会娅的耳垂，什么也没再说。

电梯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在索恩跨出门的一瞬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传到娅的手上，她几乎要伸出手去，重新关上门，不上索恩那儿去，永远永远也不去了。

然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虽然这类念头时不时地会在娅脑海中闪出，却丝毫也没有成真的可能。

索恩，索恩，你这人怎么这么狡猾？一到关键地方，你就滴水不漏，让人总是无法摸透你的真实心思。

娅心里凄惋地叹息着，同时却又暗怪自己：怎么总把握不住机会呢？唉，罢了，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明确表态！

可是这一天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星期六下午，索恩突然对娅说：娅，如果今天我希望单独度过一个周末，你不会介意吧？

娅当然会介意的。因为相处以来，索恩不说明理由要求独处还是第一次，她本能的担心起来。但娅是很要强的，无论什么原因，她决不愿勉强他的意志。所以她说：可以。每个人都有需要清静一下的时候。我理解。只是，如果你有什么烦恼需要我帮助的话.....

哦，亲爱的娅，你真是太单纯、太好了。事实上我.....

索恩奇怪地踌躇起来，抓起桌上的剃须刀，嘶啦嘶啦地剃着胡子，半天不说一句话。娅便也不吭声，忍住莫名的忧虑，默默地等着他的下文。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真相，索恩终于还是忍不住道出了真情：我想，你会理解我的。

那个C，今天她与我有小小的约会。当然，只不过是会很一般的.....

你不必说了.....

其实娅先前已经猜到会是这类事，可是没想到会是那个C小姐，如果是一般的那种街头女人，娅也不会太在乎的，可是C小姐不同呵.....娅的心象被索恩猛击一掌，骤然愣住了。

有一刻，娅真想劈面唾索恩一口，狠狠地咆哮一顿，然后扬长而去。可是话一到嘴边就变了。索恩一向表示他特别欣赏娅与一般中国姑娘不同的那种体贴、开放；娅不由自主地便总想打肿脸充胖子。同时她也害怕自己一旦发作起来，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前提下发作，就可能永远失去索恩了。这真是娅的一个致命弱点，一念及此，娅立刻就变得莫名其妙地虚弱不堪。对一般男人，娅总是有足够的办法和气魄驾驭他们。可对这个索恩，她实在是一筹莫展，毫无办法了。娅很清楚她完全是被他牵着鼻子在走，她想改变这种被动状况，可就是.....何况今天这种情况，娅根本就没有经验，甚至闻所未闻，她想发作也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好，说了又会有什么意义！她的脑海完全成了一片空白。

那个晚上娅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竭力装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离开索恩后，先回到了家中。可是仅仅呆了不到半小时就烦躁得直想找岔子和父母吵上一架。于是她又溜了出来。然而一上大街娅的眼泪就断了线似地一个劲地掉个不停。她憎厌那些人烟鼎沸的大排挡，痛恨那些放肆吃喝、高声大笑的闲人；却又更加看不得摩肩接踵、娓娓蜜语的一对对恋人。她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公司所在的宾馆楼下。索恩的房间在9楼，她呆立在马路上望着他窗户透出来的微红的灯光，心如刀绞——她的眼前逼真地重现了索恩房中的一切情景：音乐低旋，灯光迷离，漂亮的高脚杯，红红的酒，轻而悦耳的刀叉的叮铛声，还有索恩那嗒嗒的笑声和他惯用的化妆品的气息.....

娅痛恨自己的软弱与屈辱，她一遍又一遍想象着自己如果冲上楼，干

脆撕破脸皮和他们大干一场可能出现的情景；但是结果却又恍恍惚惚如一个死人般悠回了家中。

她木然地站在镜前，呆呆地注视了自己足足有二十分钟，脑海里一片混沌。后来她不知怎么就打开了衣柜，也不管是冬装还是夏装，几乎把她所有的在索恩面前穿过的衣饰全部一套一套地重新穿了个遍。每穿一套，她就在镜前呆那么几分钟；默默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映出她当时穿着这些衣服出现在索恩面前的情形：他的惊讶，他的笑容，他的赞赏，他的尖刻的讥嘲……

想着想着，娅陷入了可怕的幻觉：娅穿着一套索恩最喜欢的衣服，万分凄楚地出现在索恩面前，当他企图来拥抱她时，服了毒的娅口吐鲜血，倒在他怀中……

娅为这个臆念激动不已，浑身哆嗦着，痴痴地幻想着索恩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可能的反应……

就这样，娅似醒非醒地折腾到深夜，实在困累了，才将这些乱七八糟的衣物统统往地上一推，就那么和衣趴在床上昏昏睡去……

九

这么说，你还是容忍了他？

听得目瞪口呆的岑，半晌才回过神来，恨铁不成钢地愤愤地责备娅不该这么软弱无为。

可是娅却淡然地笑笑，慢慢地捋了捋自己新烫的卷发，问岑：你说我这个发式变得好吗？见岑怔着不理她，便叹了口气：不容忍又怎么样？换了你会怎样处理？

我才不在乎他呢，这种人……

可我在乎呀？

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太在乎他了。搞得自己处处被动……

是的。娅连连点头：我也明白这点。可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无法主宰自己了，更不用说主宰索恩了。幸运的是，那个C的情形和我不同，她早已成家了。她至多是图他一点好处，就是有别的目的，不信她还能比过我去。事实上索恩也并不喜欢她，那回以后至今好久了，他们并没有再那个……

你怎么知道？

索恩说的。

这么看，也许他们那回也不过是一般的约会而已。

你不了解索恩。他事后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说是仅此一次而已。他还说他即使娶个中国太太，也决不会是C。而且他还问我：你看我是否应该娶一个中国太太回美国去？可是当我说他是明知故问时，他却哈哈一阵狂笑，把话头扯开了，你说恼人不？

还有一回，我们公司的司机对我说，有回索恩忽然一脸正经地问他，如果我打算娶一位中国太太，你不会感到惊讶吗？司机说，不，我只会羡慕你。索恩感到困惑，问他为什么。

司机说，中国太太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太太。索恩却又哈哈连声地反驳他说：不一定，不一定，这个世界上没有最理想的太太，或者说，再理想的女人一旦成了太太，哦……他夸张地高耸起双肩，摊了摊手。

又有一次索恩在房中请一位美国留学生吃饭，我也在场。我说过索恩做菜的手艺挺好，而且最乐意露一手。可是吃饭的时候他却对人家说：你看这位娅小姐，我一个人忙得焦头烂额，她却始终袖手旁观。

我说：我又不会做你那种西餐。

这不行，如果你想嫁给索恩，可别指望老用你们那种油漫漫的东西来糊弄我。

我也顺口开玩笑说：你也别指望靠那些那些半生不熟的血牛排就想娶到我。

谁知索恩马上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是呵，麻烦还真不少呢。

我想再说什么，那个留学生插上话来了，我们的话题又中断了。不过，新的话题显然也是索恩所关心的。

你说，中国好，还是美国好？那个留学生问索恩。

你也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索恩立刻会意地大笑起来：看来每个到中国来的老外无一例外会被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询问这类问题。如同问一个孩子，父母好还是邻居好一样，总让我觉得困惑。

是的。这真是个有趣而又滑稽的问题。留学生说：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自身文化自成体系又相对封闭的国度里才可能产生这类问题。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外星人。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开放国家，谁会来关心一个黑人或黄种人为什么来到美国，是否喜欢这个国家？也许中国人比较地好奇而富有神秘感吧？

不仅如此。我说：中国人天性善良好客，对友人总有一种特殊的关切。其次，如果他们象你们一样口袋里都装着护照，随时可以有条件飞出国又飞回来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这么好奇了。人都对他不了解的人和事怀有神秘感。况且，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人的确都比自己富裕得多，当然很自然地会想到为什么还要来到中国这样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来之类问题了。

这其实很正常，没什么滑稽的。

其实，若问我是否喜欢中国，这个问题就显得自然多了。索恩说：我喜欢中国，对我来说，这是个可能永远蒙着层厚厚面纱的神秘国度，有着那么多新鲜而独特的东西。

相信你也一样。他对留学生挤挤眼睛：尤其是某种男人们敏感的方面，你一定也有同感吧？他们之间的异性交往似乎十分审慎，而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许多美丽的异性热诚而坦然的程度，有时令人难以置信呢？

我想是的。留学生点头赞同：此外，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背景与美国有极大的差别。但中国人的人情味非常浓郁。中国功夫、太极拳，遛鸟的老头，气功，充满神秘色彩；满街火爆而绝无卫生原则的大排档上，满不在乎的食客与摊主都令我不可思议。京剧、小调、民歌尤其是民乐，简直令我陶醉。最感动我的是他们对我们这些外籍人的那份关照。缺乏自知力的人恐怕真会晕乎乎地以为自己成了帝王或者百万富豪啦。当然也有欺诈者，但多数人总是让你有一份特殊的亲情感。向谁问路，他可能连说带比划地索性将你带上好远一程路。上菜市买肉，你随便问他一下饺子是怎么做的，很快就围上一大伙人，七嘴八舌告诉你，其实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可那份热诚却

让我觉得是在看一场与观众直接交流的现代剧……

可是，如果让你长期生活下去呢？索恩忽又一脸正经地问他：完全可以撇开经济因素。

比如，让你在此娶一位太太，申请一个国籍的话？你相信作为一个外国人，仍然可能过得很理想吗？

这个我还未曾想到过。至少目前没这个打算。

设想一下呢？

……我想，找个美丽的中国太太首先是不成问题的。

哈哈，你也如此想吗？这个太正确了。作为一个外国男人，大约都能强烈感受到这点吧？

似乎中国女人们对我们都带着特殊的青睐呢，娅，你不这么看么？只是一旦成了婚，还能如此自如吗？而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又让我们如何去判别其中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呢？

是的。我也为此困惑过。你很难判别一个中国姑娘是否是因为你是一个老外还是因为你是一个值得她爱恋的人而与你亲热……

这很简单。首先得看你们自己如何看待这类问题的。我觉得我的自尊心被他们刺疼了，忍不住道：仅仅因为你们是外国人就怎么样的中国女人可能是很多，可是，那和真正的感情或婚姻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区别它只需要凭一个男人的直觉我想就足够了……

这时，索恩猛地转过身来，怔怔地面对着我，那么锐利注视了我一会，突然深不可测地大笑开来。

可是，没等他发表自己的见解，那个留学生又将话题扯到别处去了：我想，无论如何，至少我是不打算成为一个中国公民的。

不习惯？索恩立即又扭转了身子，非常关心地问他。

不止是这个。

许多地方，恐怕我压根儿不想习惯它。随便说吧：去年我买回许多中国俱去，共装了好几个大箱子。到海关后，被告知要交三千多元税金。我认为太贵了。一个中国同学告诉我他有办法为我解决这个问题。他果真办到了。代价是送了某人物一件上千元的羊皮大衣。我当然很合算，可是我内心十分不安。我不能不联想到法律、规则等等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问题。无论收的还是送的一方，都是明显严重违法的。可是他们似乎在作一笔心安理得的生意！或许这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代表一个国家尊严的海关都可能这样毫无法纪，别的方面可能会怎样？长期生活下去的话，我想我会习惯这一格局的，但是我为什么要为此付出特殊的精力？为什么我要习惯这种显然是不合乎情理不规范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会促进还是消减生活的质量？还有更麻烦的要我去从头习惯的东西在吗？何必呢……

是呵，是呵，差别无所不在呵，太多太深刻啦！

索恩就此长吁短叹起来……

- - 你说，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这倒是些挺有意思的信息。岑说：恐怕这个索恩并非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只是仍在犹豫。也正常，正象他们自己议论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陌生国度，以及一个“陌生”的人。又是他那样一种人，不到一切成熟的地步，是不会轻易作出决断的。

既然考虑到婚姻问题，为什么他又去和C小姐搞那一套呢？

是呀。不过，他毕竟是个美国人呀，不能用中国人的逻辑去看待或要求他。其实，即使你与他成了婚，如果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恐怕也同样面临着如何适应他的逻辑的问题。

这我不怕。只要达到我的目的。随他怎么吧，我眼不见为净。

这就怪了。你到底图他个啥？他很富有？

是的。我看过他家的照片。花园，别墅，他及两个孩子各有各的车，他在苏格兰的父母还有一个挺红火的公司……可是这一切对现在的我并无多大诱惑，何况为这个我完全可以和上次回国的那个小家伙结婚；他到现在还在盯着我，他父亲是个企业主管。别的比他更年轻更有钱的小伙子我现在也很容易接触到。况且即使我和他结婚，我也很可能去不了美国。索恩早就告诉过我，他是常期驻外人员，即使结束了中国的任务，他还可能被派往非洲。他们在摩洛哥新上了一个投资项目，需要大批技术人员，如果派他去，很可能会驻到退休了……

真这样的话，我实在看不出你还有什么迷恋他的实际意义。我劝你最好还是好好冷静一下，三思而后行！岑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竭力劝说娅：凡事都有个过程，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疾病嘛，咬咬牙挺过这一阵，另找个实际的丈夫，以后你就会相信，婚姻还是实惠的好，一辈子的事哪。

娅倏地扬起眉毛，两只手掌紧紧地合拢起来，很出乎意料的样子愣愣地盯了岑好一会，终于羞涩地叹了口气说：说真的，这类问题，我也反复自问过好多次，可是我得不出结论。

而且依然日甚一日地痴情于他，我这是怎么啦？我的性格是不是太可怕了？岑姐，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孩。许多道理我并非不懂，可尽管我的思维终日象架疲惫不堪的风车一样转个不停，仍然得不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或是办法来。我之所以来求助你，也是源于一种深切的恐怖。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绪震荡。我觉得凭我个人的智力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索恩对我象一座不可逾越又不得不逾越的大山。我感到心力交瘁，无数次地对自己说：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受了。真的，我暗自害怕照这样下去的话，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迫切地想有什么办法来彻底解决这一困难。可是，怎样才能停止爱？你说咬咬牙挺过去，我何尝不曾这么想？

可是，我怕我是挺不过这一关了。

停止爱，这好象是一个可笑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它远比停止恨来得更困难。

明知不理想、很少希望却拼了命地在爱。这实在是个悲惨的问题，几乎象个生死问题。

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样不大对头。人人都会说，爱情是甜蜜的。但我的爱情收获的却是很少一点幸福、太多太多的苦楚。而且很可能在以后也会使我爱着的这个人蒙受苦果。可我虽想停止，却根本没有停止的倾向！

没有索恩我不敢想象自己还能活。现在，在预期的时候见不到他我就

沮丧得要发狂，而我还不能将这种痛苦在索恩面前流露。我还得装得潇洒，装得大度，装得开放以此来取悦于他！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准备忍受一切屈辱，如果有一天索恩要从我身边逃走，我会不惜一切追他到天涯海角。我会跳楼。会做一切坏事。我常常暗自羞愧地感到，现在的我其实已经够坏了。为了与他在一起我经常向父母撒谎，父母到现在还根本不知我在外面干了什么；他们热衷于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地为我介绍这个介绍那个对象，我却对他们介绍的每一个对象加以恶毒的讥讽，把他们气个半死。

岑姐，你不要以为我一向在任由自己的情感胡作非为。我越来越生自己的气，为自己羞愧，恨自己呆、傻、蠢、笨！一个人怎么能这样下贱呢？我怎么能允许感情战胜理智呢？可自我争辩根本就是徒劳，甚至是适得其反。除了他，我不可能再爱别人，他是唯一深刻俘获我灵魂的人。我甚至不能持有停止爱他的想法，当我这么说的时侯，你根本想象不出我有多么心酸呵……

十一

娅，你喝点水，放松些吧。

岑的心已被眼泪花花的娅搞得悸动不安。她不得不先设法平静她的情绪。她告诉娅，她的心理其实是很自然的。爱总是不错的。这不是罪过，首先应该放下这种自罪的包袱。你要做的首先是减轻自己的焦灼，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压力。既爱之，则安之。至于爱得是否明智，是否现实，那是另一码事……

岑说：我觉得你的爱的确过于特殊。首先是对象特殊，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两个年龄、个性都有较大差异的人之间完全也可能产生真诚持久的爱；但它太特殊，带来的心理感受、表现方式必然也较特殊，这便更容易使人产生不安全、浮躁等感觉。首先要勇于承受这一特殊的爱带来的特殊感受。

其次，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强烈感到的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表层的东西似乎是你与索恩一见钟情，但何以对这个“特殊”的索恩而非别人如此痴迷？刚才你说你想停止这种爱，我相信这不过是你苦于焦虑而产生的一种不真实的愿望罢了。在彻底绝望之前想要停止爱，恐怕真是徒劳的。但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假如你的爱并不象你想的那样真实……

不对，怎么可能是不真实的呢？

我是说，一种假设，或者说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假定索恩其实并不是一个你所想象得那么可爱的人，你之所以狂热地爱他，不过是因为他恰好暗合了你潜意识里某种并未明确意识到的情感需要的话；换句话说吧：根据你的（也许是很不细致的）介绍，我的印象是，似乎这个索恩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值得你为此要死要活的东西在，至少从我这个旁观者来看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你却会这样轻易、强烈到几乎不合情理地爱上他呢？是否他只是你狂热心态下的一种“幻影式的象征”？

一个符号，一个替代者？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我……我早已想到过这些，可是我把不准，也不愿意深入考虑这个因素。

试试看，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历程。我猜你的人生经历一定不会很平常。

也许你曾爱过谁？或者尝受过失恋的打击？或者你的家庭对你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发育有过什么不理想的伤害？总之，我想你可能有过某种不寻常的人生体验，所以你才会对这种一般人认为不对头、不寻常的爱情有着如此特殊的“忘我”？

可是，即使真是这样，对我现在的实际问题，也无关紧要的呀。

未必。试试看，回顾一下自己的足迹，总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也可以转移一下自己的兴奋点，使自己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吧？

十二

娅对她的童年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娅是在8岁以后才回到父母身边的。就是说，她从小由奶奶独自抚养大，她没有见过早逝的爷爷。

回到父母身边后，好些年里娅和他们缺乏认同感。但这似乎并没有给她留下太多麻烦。

她只是一向认为她的当工厂科研人员的父母很平庸，没什么让她可以向人夸耀的东西。

放学回来娅就埋头于作业、看书、听音乐。娅的成绩一向很好，她让她的父母为她骄傲了好些年，但她和他们基本没有什么交流，好象没什么共鸣点。

娅意识到她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缺乏感情是在青春期的事了。娅仿佛一夜之间喜欢上了父亲（或许应该说是她格外地讨厌起母亲来），她一反常态地和他谈长道短，有什么事情也不是象一般的女孩子一样从母亲那儿获得帮助。记得最清楚的是，娅的第一块月经纸是父亲教她用的。因为她根本不想告诉母亲她的任何心事。

对于每天在耳边絮絮叨叨的母亲，娅的回答总是极不耐烦的“唔”或者“知道了”。娅至今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恨母情结”，可能是由于母亲常年与奶奶的紧张关系吧？这种仇恨这几年是大大缓解甚至可以说是基本消失了。

可是在娅17、8岁的时候它简直达到了变态的地步。为了保证娅能考上大学，母亲费了多少多余的心思呵；其结果是娅简直成了个必须不折不扣地按她的钟点吃喝拉撒睡、复习复习再复习的奴隶。她们的摩擦因此达到白热化地步。那时同楼邻居经常可以听到娅（有时是深更半夜）突然爆发出来的尖锐刺耳的怪叫、跺脚、摔东西的喧闹。那都是冲着母亲来的。

最典型的事例是：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母亲失却了管制娅的理由，而娅则以过份的放纵来讨回她自认为失落的一切。她大声唱歌、朗诵，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视机前；每天她冲完澡后，总是长时间地穿着窄小的三角裤，哼着歌子在父母面前晃来晃去。母亲的咒骂只会令娅第二天变本加厉地重演故伎。当然这并非乱伦心理，娅这样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气气母亲——她讨厌

娅有意讨好父亲，和这“不成体统”的样子。娅偏偏就以此来报复她，潜意识里还企图离间父母感情。娅那时莫名其妙地喜欢看到他们之间不和与吵闹；她还特别喜欢听到父亲在她面前诉说他对娅的同情和对母亲的不满……

上了大学娅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假期里除了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小说，就是望着窗外的闲云想心思，作白日梦。

娅作过多少稀奇古怪而又美妙无比的白日梦呵！

她身在天地之间。她好象飘浮的气球一般在云彩间浮荡。云彩不断将她带入辉煌壮丽的气氛，又带回肮脏的地球。但总是看不见人类，看不见儿童。大写的“我”展现在她脑海，在她手上，在她心头。有时她坐在古老王国的宝座上，成为国王宠爱的美丽公主。有时她走在满是尘土的荒路上，悠哉，游哉，无忧无虑。她为自己唱歌，用美名呼唤自己。她走上舞台，无数人在台下为她鼓掌、欢呼，掌声滚滚，如同雷从天降。她穿上宽松的长袍，它轻如飞絮，将她带向更加壮丽的场景。平展开阔的草坪，装点着花儿，她在上面起舞蹦跳。四肢感到一种轻松，一种优雅。娅真快乐呵！音乐从她的脚底和运动中飞出，在她眼前出现了人。男女老少，引颈望天，称羨赞美她那优雅美丽的气质；人更多了，越来越多了！但是娅的幻觉也结束了。

幸福之颠达到了，紧接着就是坠落。唉，就是在梦里，幸福也有完结的时候，象气泡一样破碎了。娅又回到了地球的尘土和噪音之中，心情也因此比作梦前更加消沉、沮丧，迷茫……

娅总觉得自己的婚恋观可能与一般人一样，也更可能大不一样。总之娅觉得自己似乎有些无师自通的地方。比如她较早就确信不疑：至少绝大多数妇女身上都有一种野性的成份。

她们希望被俘获，被占有。这实质上是女性固有的一种自卑感的结果。因为它是对理想的崇拜；她们想爱那些战士、胜利者、成熟者，一切能“征服”或“驾驭”她们的人。而不是浅薄的、不懂事的、装腔作势的或毛头小子。

当然，悟到这点也是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

娅的“恋爱”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时期。娅在7、8岁的时候就“选定”了自己的“丈夫”。他是奶奶家邻居的孩子。娅回到父母身边后仍然与他朝夕相处。因为他们在一个小学念书。并且一直是同班同学，直到五年级他患白血病死去。

他叫何平。是个很漂亮的小男孩。在奶奶家时他们成天在一起，并上同一所幼儿园。回来后仍在一起吃晚饭，做游戏。他有一头细软而泛黄的卷发，很灵巧也很聪明。他的智力明显高于娅。很小就会背诵上百首唐诗，也没谁特别训练他，却画得一手特别富有想象力的儿童画，经常在学校展览。

如果他俩的关系不能称之为爱的话，至少很早他们就互相倾慕了。他们在一起做过无数次过家家的游戏。他们偷偷地拥抱（因为被大人禁止过），模仿接吻，甚至还曾砰砰心跳地互相袒露性器官，猜测其不同的原因。当然，这都是很幼小的时候发生过的事。小学二三年级后就再也没有类似行为了。但是他们的感情却与日俱增。有一回在放学的路上，他们甚至还探讨过有一天他们结婚后，是要个男孩还是要个女孩的问题。他的想法是要有一个象娅一模一样的女孩，娅经过仔细思考后同意了。虽然她其实也是希望有个象他一样的男孩的。

他们从不在同学和教师面前掩饰两人之间的依恋。当然他们在人前从

来没有什么让人惊骇的过份举止。他们似乎早已很成熟了。似乎一般人都理解他们这种青梅竹马式的情谊。

一有什么事，比如何平与别人打架了，人们必定会来告诉娅。而娅也必定奋不顾身地替他打架。小时候娅较胖，力气好象也不小。而男孩发育迟的缘故吧，何平比娅高却比娅瘦弱得多。娅常常因为帮助他而被打得鼻青面肿。娅在所不惜。因为她觉得每当这种时候她就成了他的母亲。何平是个极为不幸的孩子。他的母亲在他二年级时因为工伤死去了。娅无意中想要代替她的位置。

回想起来，他们的爱真是纯真而圣洁，一点也不低级、愚蠢。假如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娅仍然会选择与何平的爱情。即使会重新蒙受一次过早失去心爱者的痛苦也不在乎。

可是他死了。这么早就死了！

娅还记得她听到这一噩耗时的绝望感情。何平早就在上海住院了。娅有半年没见到他。

但她心底里从来不认为他会一去不复返。她没有哭。没放学她就跑了。她没有回父母处，而是直奔奶奶家。

娅一头扑在奶奶怀里，“小手掐得我的膀子哟，血印子好几天没消掉呀……”

事后奶奶是这样描述娅的反应的。

好一会后，娅仰起脸，盯着奶奶，说出了让她当即哭出声来的那句话：我不想活了。

一直到现在，娅房中仍挂着一张儿童画。那是何平在上海医院里时，他父亲捎回来给她的。画面上只有两棵细瘦而绿叶纷披的小树遥遥相望，中间一大片空旷的天空上，飞着一只噙着绿叶的和平鸽。

……大学以后，娅的心态才慢慢恢复正常。事实上到了这份年纪、这个环境，继续冷漠于人生也是不可能的了。但起先的好长时期里，娅对异性仍缺乏兴趣。一年级下学期时，同舍一个文静的女同学慧成了她最好的朋友。随着谈心的深入，她从这个早熟的女同学那儿获得了她所需要的几乎一切人生的知识。慧非常喜爱娅，她很快知悉了娅的一切，并且指出她貌似参透人生，实质上还是多么无知，多么天真。同时，娅的性教育开始了。慧看过那么多娅在她的家庭环境中不可能看到的书。她对娅谈婚姻，谈性，谈情妇，谈同性恋。她一下子扔过来这么多东西，令娅一度感到讨厌她了。这时又有人向她们介绍惠特曼的诗歌，这使娅的不快又平添了一层。娅得到的观念是性对女人意味着痛苦、绝望，头脑中仍残存着过去的影响。娅决定永不结婚。

但是第二年起，娅对性之类问题的感觉大不一样了。她对这类知识习惯了。她和周围那些聪明而充满幻想的姑娘们开始适应了。这时娅有了一个迷恋的对象。但她是一个女人，即是慧。

娅的心仿佛突然被她搅散了。她向娅讲她的雄心大志，希望与野心。娅也向她坦言自己对未来的梦想。这是娅第一次对另一个除何平外的人表现得象个恋人。尽管她是个女人。

她们成了忠诚可爱的一对。尽管她们没有过份的猥亵行为。但她们时常同出同进，偶尔甚至互相热烈地拥抱一气。有一次她们拥抱的时候，娅忽然觉到一种新奇而独特的东西。她心底沉睡着的什么猛兽了。

以后，她们同读莫泊桑的《俊友》，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等。她们这才发现其实俩人都还一样单纯无知。后来有一天，慧描述了她和外系一个男生在树丛中偷吻的新奇经历，于是一切都彻底改变了。爱成了一种追求，一种渴望体验的娱乐。

娅非常想尝试一下慧所描述的那种不一般的感受。而这在现在的校园中实际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很快娅就接受了几个大四的纨绔子弟的邀请，与他们一起跳舞、上大排档喝啤酒、看通宵电影，有时还装模作样地吸几口烟……娅装得什么都经历过，让他们吻她，拥抱她。

甚至还和几对同学一起逃学，到郊县狠玩了几天。但娅心底里仍有什么东西在顶撞着她。所以当他们的某些人企图诱她同居时，她总是找出理由来回绝了。

但娅并不因此远离他们。与他们在一起她仍然感到是一种有趣的娱乐。她变得十分“潇洒”，有时说话要多随便有多随便。她和他们纵情谈论性、节育、性病、情人。回到宿舍和慧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交流自己的种种感触，于是感到分外有趣，也为自己的经验日趋丰富而满足。

现在想来，娅仍然不觉得那段生活有什么跌份或不好，她从来没感到过后悔。

她觉得当社会并不能充分满足一个青年对人生种种相关问题的的好奇、渴望时，某种“下流”方式、言谈就成了一种可以理解的补偿甚至情爱知识的唯一来源。至少娅并没有因此怎么堕落。她和几个男生一直保持那样一种关系很久。如果不是涉及社会上的污名和她自己的某种观念的障碍，她也许还会走得更远些。那样对她是否便是一件坏事，娅没有仔细想过。

但她想，无论我或别人怎样，那都是生活。生活必定是多姿多彩的。娅看不出要使它固定为一种模式的必要和可能。

索恩不是娅的第一个性对象。有意味的是娅至今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只有外国人。为什么一定要与外国人而不是与中国人才比较容易地走到这一步？娅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宿命。固然因为自己工作后自以为成熟了，而这时遇到的主要是些外国人，但更深的原因恐怕与何平有关。似乎和一个外国人这么样，娅的心理要放松些。娅也暗自分析过与前一个恋人淡漠的原因。其实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回国或者别的外在原因。他一开始就是认认真真与娅相恋，娅也的确是想与他正儿八经谈下去的。可是不行，她总是有一种不舒畅的感觉。她与他在一起做那种事时，总会有一种负罪式的内在压力。娅很少感到满意的时候。她想这可能是因为他太年轻了。他的确很年轻，仅比娅大三岁，而且基本是一个文质彬彬而不谙世事的小伙子，娅对他总是难以产生信赖感……

只有索恩！只有他让娅一见面就生出一种带有几分辛酸的委屈感。在深圳那回，娅后来伏在他身上又哭又笑地、几乎倾诉了一夜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委屈！她把她的几乎整个人生经历事无巨细地都告诉了他。而他根本无须安慰她，他的认真倾听，他的一个眼神，一句轻轻的嗔责，都成了娅心灵的最美妙的净化剂！

天哪，遇见索恩，莫非也是我的宿命吗？

如此看来，该是我这位“牧师”而不是你必须改变某种观念了。

岑动情地揉揉发红的眼睛，轻轻地摩挲着娅那有点枯干的发梢，叹息着说：说真的，原先我一直在企图劝说你放弃这种在我看来是不切实际的爱情。这么看来，无论旁人眼中这样的爱情是多么的不合情理。至少我是真正能理解你的了。

再与你唱反调，未免有些残忍了。问题是，根据你的说法，似乎你对维纳并无信心。那么，即便我有心帮你一把，恐怕也是爱莫能助的……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你干脆地直截了当地向索恩作一次认真的摊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我也很想这么办，并且多次尝试过，但总觉得很困难。索恩总是很快即将话题转移了，而我实在缺乏那份盯紧他细究下去的勇气。不是不敢多说什么，而是不敢相信会得到理想的结果。那样的话……

为什么一定会是不理想的结果呢？你不“认真”，也许正中他的下怀。他肯定会感到一种安定，一种从容。因为他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遇上一个成天絮絮叨叨逼迫着他承诺什么的女人的。而且万一失去你对他未必是多么大的失落，但对你的利害就巨大了。你们相处至今，说长不长，说短也不能算太短了。几个月中，你们一直这么苟合着？索恩从不认真说起今后怎么办之类话题吗？

从不。虽然偶尔他也会叫我几声太太或说几句类似要娶我的话，但都是一种玩笑的口吻。他倒是认真地说过在中国开餐馆是最容易最来钱的行当，税制不严卫生管理等于零，更主要的是食客在他看来几乎本身就毫无卫生要求。因此，他要我物色一个地方开个小餐馆，“雇个傻瓜来管理，产权嘛就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

此外，也有些间接信息似乎显示着他的某种考虑。比如他对人说打算娶个中国太太之类。而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个中国太太非我莫属。说真的，这么些天来，也正是这些难以确认的信息在支撑着我，诱导着我。许多时候我也觉得，他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也许他真是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了解我，进一步培养他对我的感情，才能作出对于他来说无比重大的人生决断？

只能这么看了。但是你觉得他现在对你还是有真感情的，根据是什么？

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最明显的，他好象特别在意我与外人的接触。特别爱因我而妒嫉。如果他不是一个心胸非常狭隘的人的话，我相信那是因为对我的感情……

十四

索恩与他的老板的关系原先和别人没多少差别。一边是主子，一边是仆从，尊卑分明。

凡业务上的事，主子军令如山倒，仆从唯命是从，没什么民主、平等

可言。但在一般关系上，由于索恩身份比别的几个老外要高些，刚来之时，他在老板那儿就有那么点优越感。

老板对他也不比别人那么说训就训，有点象对管家似的，多少客气那么几分。

起先索恩也是很为自己这点儿优越感自豪的，所以下班后不象别人那样躲着老板求自己的自由。他常常抽时间陪成天叫喊孤独的老板喝上一杯，散散步什么的。所以那段时间索恩与娅之间的约会也比现在少得多。

可是这种光景没维持一个月就急转直下了。老板大约看出娅和索恩之间有点儿不对劲，开始变着法子来间离他们。明明娅是索恩的秘书，老板却老将她叫去为他干这干那。索恩去上海时，他不让他带娅，这还有些理由，因为那儿有他们的办事处。可后来又有一次，外省举办一个大型商品博览会，索恩作为业务方面的骨干要去参加。

而参加这种活动就必须和人洽谈、介绍等等，一句中国话不会说的索恩当然就需要娅这秘书、翻译同行。可是老板仍然不允许娅去。理由只有一个：我有要事需要娅！

那我干脆别去了。索恩忍无可忍，终于咆哮了一句：去了也不过是聋子瞎子。

可是老板立刻说：你必须去。如果仅仅是因为需要个翻译，你可以在当地雇。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任意决定是否做某项工作，那么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请你回国去彻底自由吧。在中国，你就得听我的。

索恩立刻闭了嘴。可他又咽不下这口气。当晚他见了娅便问：请告诉我，最恶毒的中国骂人话怎么说？

娅明白他的意思。他曾告诉过娅，他会用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骂那些国度最狠毒的国骂。过去在那些地方工作时学的。只要恨他的老板或与当地人吵架，他就操这些语言来回敬。当地人一般都会被弄得目瞪口呆。而老板们一般都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借此来撒撒气。

这还不好办？娅想了想，教了他这么一句：操你十八代祖宗……

撬……撬你……索恩捏着两个拳头直使劲，可就是发不出这么一长串音来：有没有简短一些，好发音的？

娅斟酌了一下，又教了他一句：王八蛋！

黄瓜蛋！索恩立刻学会了：黄……瓜蛋！黄瓜蛋……

这句话从此成了索恩的口头禅，只要一对老板不满，他就会面含微笑。表情谦恭地从齿缝中挤出成串的“黄瓜蛋”。其实这一点意义都没有。老板只有一次注意到他在嘟囔什么，问他，他却又慌忙回答说是在学中国话。

学中国话？这很好呀，抓紧学吧，看来你很快就不再需要娅作翻译了。

这些明显令索恩不快。他渐渐产生一种固执的怀疑，他坚持相信老板的目的不仅在于分离他们，而是别有企图。他不止一次私下对娅说：如果那老家伙打你的主意，你必须立即让我知道。

知道又怎样？娅故意逗他：你不见得要和他决斗，或者把我藏起来或带到别处去吧？

黄瓜蛋……索恩又闷闷地垂下脑袋不吭气了。

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事。老板身边的女孩子很多，但也许是身份的限制，不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对娅，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他纯粹是因为看不

得索恩的风流。虽然娅很乐意索恩为她吃点儿醋，但她却不希望他和老板搞得太僵。万一有一天他们的关系被老板弄清楚了，索恩可能不会有大问题，娅则难保会被他炒鱿鱼的。

老板这人是不能容忍手下人之间有那种关系的。他要惩罚谁比掐死个苍蝇更方便。这也是娅和索恩关系中另一重不小的阴影，总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熬到哪天是个头？当然，如果索恩真心娶娅，娅也就什么也不怕了。了不得两人一起上别处去。为了索恩，娅是什么也不会在乎的。问题是索恩能为她作出牺牲吗？不仅对老板，索恩的疑虑不久又泛化到别的男同事身上。他特别不喜欢看到娅和别的男同事亲近。他认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凡与女人交往密切必有不轨之心。他们公司有个叫特德的小伙子，人很热情的，也没什么心机。他很好学。成天在口袋里揣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不少用英语注了音的中国话，一有空就念念叨叨。在单位里一见到几个中国雇员，也不论对象时间，便操起生硬的中国话大叫：你好！

亲爱的，吃过了吗？时间长了别人很少理他的茬。但是娅不大忍心扫别人的兴，他就常到娅这儿来问这问那，有空娅便教他几句。

这可把索恩给惹恼了：学习，学习，他再化两辈子也学不好这种世界上最拗口的语言。

即使学好了对他又有什么用？哪一个有脑袋的中国姑娘会乐意听他这么一个无聊的小子用中国话调情？哼，我看他根本目的就是“学习”某一个人！

说归说，他却不便当面指斥特德。恨得一听见特德的声音出现在单位里就会蛇一样扭起身子，用夸张的声音咬牙切齿地嘀咕：你好！你好！——黄瓜蛋……

有时娅溜出去办什么事，没和他打招呼，他就会满公司各个房间乱转，唯恐娅是在谁那儿怎么了似的。有回娅刚从外面进来，两个中国同事先后都来问她：见到索恩的香烟了吗？娅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必她不在的时候，他又到处转了一圈，怕人疑虑，便说是找香烟。说实话，他这样娅倒也挺高兴。至少说明她还是在他心上的。所以有时候娅不高兴起来，也就故意抓住他这个弱点来刺激他。假意当他面与别的老外说说笑笑的。可后来就不太敢这么着了。他都当了真，而且心里藏不住。有时反弄得娅吃不消。

娅先前那个恋人现在也常从美国来电话。有回他就在娅身边。娅故意在电话里和那边热热火火地扯个没完没了。索恩起先一声不吭地听着，沉着脸，一个劲地对着她敲自己的手表。娅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她耸耸肩，表示那边没有停止的意思。不料索恩突然抢过她的电话，恶狠狠地说：嗨，小子，听着，我是索恩。我说你是否可以晚一会再打来？我和娅的事儿还没完呢！

瞧你这人！娅又气又好笑。只得告诉他，其实她现在对他一点意思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和任何人有任何过份的事情，请他不必多虑。可是他却一连几天孩子子似地阴着个脸，也不说有什么不高兴。只是不冷不热地给她难堪。

娅受不了，忍不住劝他相信她，别把中国女人看得象西方女人一样随便。

索恩却坚持说女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东西方之别。

娅真生气了，便刺他说：即使一样，我也不是你的专利，你并没有要

求我专情于你的权利。

你这样认为？索恩似乎很伤心地盯了娅好久，说：这种话可不象你说的。

什么话才象我说的？

索恩，除了你，我再也不会爱上别人了，我只属于你一个人……

这个家伙！可是索恩你自己怎样呢？娅趁机说：好，我承认这是我说过的心里话。可是你呢？什么话才象是你说的呢？

娅！哈哈，你知道我并没有少说过这一类话，可是娅……

于是又没有下文了！

碰到这种情况娅最窝火了。实在闹不明白他有什么好这么犹柔寡断的。好几次她都差一点要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了。可是一看见他那付似狡猾又有点憨乎乎的神情，她就发不出火来了。于是她又想，什么时候他再叫我上他那儿过夜，我决不再去，我要让他明白我不是下贱的女人，更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泄欲工具。可是，一旦看见那支鲜艳可爱的郁金香（他总是在下班前在娅桌上放上一支花，作为约会的信号），娅就又受宠若惊地赶紧编织理由给父母打电话扯谎了……

我真是个下贱的女人呵！娅常这样无奈地感叹着。她真无法抗拒他的魅力，抗拒那种拉上窗帘，两个人静静地对着烛光，静静地碰杯，静静地听着淙淙山泉一般环绕身心的音乐，和他那低沉而厚重的笑谈所形成的令人销魂的气氛……

有一天夜里娅又在他那儿过了夜。事毕之后，索恩又象往常一样，头枕着娅的肚子沉沉地酣睡了。他总是这样，每当他尽兴之后，便会变成一个娇弱的大孩子，喃喃地叫着：哄哄我，哄哄我，我的小妈妈……然后就慢慢地睡去。

可是娅久久没有睡意。

每当这种时候，娅常常会悲从中来。她痴痴地看着怀中的他，独自流了好一会眼泪。她突然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想诉说什么的冲动。终于悄悄爬起来，躲到卫生间去，给那个这些天一直在纠缠她的意大利小伙子莱尼挂了个电话。

电话嘟嘟振铃的时候娅的喉头哽得发痛。她突然极想对莱尼说：我弄错了。她想要他原谅自己的过失，想把自己满腹的苦水都倒给他，然后对他说，如果你不因此而嫌弃我，就娶了我吧。我受够了，我要彻底改变我自己。我愿意嫁给任何一个可能让我尽快离开这儿的人。我不想再看见任何能勾起我这段记忆的人。我要远远地离开索恩，永远不再见到他……

可是听到莱尼声音的一霎那，娅的手突然抖得快握不住话筒了。她泣不成声。莱尼在那边一个劲地催问娅发生什么事了，还问娅是不是那个叫索恩的家伙搞的什么鬼？

你叫他听电话，告诉他，如果是他再不善待你，我将杀了他，杀了他全家……

去你的！娅蓦然回过神来，发疯似地对着话筒吼起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敢动他一个指头，我就死给你看！

可是你，小伙子吓慌了，急忙说：那你为什么找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谁伤心了？娅尖叫起来：我这就告诉你，永远死了你那份心吧！我永远不会嫁给你的——因为我就要和索恩结婚了，懂吗？结婚！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结婚？上帝！和谁，和那个老得生不了孩子的老混蛋结婚？别逗了你，娅，我告诉你吧，别做梦了。你第一次告诉我他的情况我就不相信他会娶你。象他那样一个老混蛋，这辈子还能玩得到几个女人？还会乐意再给自己套上个枷锁？

你胡说！再胡说我就.....

娅，你不懂，你太痴情了！象你这样的女人世界上多得是，正是你们纵容了索恩这样的男人，等事实让你醒悟过来就完了！相信我吧，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只有我才会真正.....

娅猛地摔上电话，气得差点就晕过去。莱尼的话非但没能触动她，反而使她生出一股孤注一掷的邪劲。她忘乎所以地扑到索恩身边，狠狠地揉搓他。她想对他说：你现在就表态，是还是不是。只要他说一个不字或者一句含糊话，她立刻就离开他，再也不睬他，也不再和任何男人打交道！从此浪迹天涯，永绝尘缘.....

可是索恩睡得那样死。好一阵才稀里糊涂地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了？又作什么恶梦了？哦我的淘气的小可怜，来，让我好好亲亲你.....说着说着又打起鼾来！

望着他那刀刻斧镂般富有感染力、此时却又格外苍老而困乏的面容，娅的心忽然一酸，霎时又失去了一切勇气。

这样的時候多了，娅就有了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好象一个人被关在牢狱里，不说杀你，也不说放你，让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退唯谷地耗着。你说，这是什么滋味？

娅一遍又一遍地自问：人不患贫，不患难，怕就怕毫无希望、毫无出路、行尸走肉般捱日子，我这是何苦呢？

而且没有人要你这么过，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 - 有时娅自己也对自己生闷气，恨自己不争气，在情感上怎么这么软弱这么混帐.....

可是我为什么非得这么混下去，难道就毫无办法改变现状了吗？有一天娅突然这么对自己说。这念头好象是一根救命稻草，一下子被她紧紧抓住不放。每天，每夜，不论上班时与大家假意嘻嘻哈哈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的思维总在这个念头上打转转。可是，她设想了许多理由，许多精采的言词，一到面对索恩的时候就觉得软弱无力，未等开口就先放弃了。何况，一旦和索恩在一起，她几乎百分之百地就被他身上释放出来的那股神秘的力量所左右，可以说她简直是整个儿被他溶化了，他的呵呵笑声令她想大笑不已，他的些微不悦令她感到特殊的痛楚与怜爱。她几乎象个驯猴人手中牵着的猴儿，情感一点也由不得自己，老有一种讨好主子的欲望，稍得主子一点小赏赐，就感动得受宠若惊.....这种时候娅常常又自我麻醉，自己哄自己说，算了算了，以后再说吧；得过且过，得乐且乐吧.....

既然这样，干脆就顺其自然，维持一阵再作主意吧。

岑越听越觉得娅这事实太复杂，令她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

其实岑一直想为娅出个什么强有力的主意，能立即助她起死回生，马到成功。可是办法倒是想了不少，但一琢磨无一经得起自己检验，无不俗不可耐。只好叹一口气表示她的同情。

她顺着娅的话头说：其实，别说你的恋爱对象情况如此特殊，即便一般人，哪个真正意义上的恋爱不是喜忧参半的？好事多磨呀。何况，人生本

来就是籍着痛苦与幸福这两翼飞翔的，谁也不会老是拍打着一扇翅膀过日子的。如果你把这一点参透了，得过且过，得乐且乐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慢慢地寻找机会以求一逞，也就减少了痛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人生哲学呀。

不行，哪知这一天娅却一反常态，毫不客气地反驳了岑的空头哲学。她情绪激烈地说：你的哲学还不都是中国人奉行滥了的中庸、无为那一套。可那都是中国人对自己命运无可奈何只好自我麻醉的陈腐俗套。我可再也不想对自己命运听之任之了。

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也要竭尽全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且，实际上我也早就想过你那套玩艺经，可它顶什么用？因为我面临的问题非常实际。索恩可不哲学，他是聪明老到、奉行着与我们全然不同的一套逻辑的活生生的人。总要有一些特殊而实际的办法才可能抓得住他。

可是……

实际上我今天来……岑姐，我已经想出一个办法了。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怎么行才好，我怕万一行的话，会弄巧成拙。

什么办法？岑一改先前的哲学口吻，力劝她不要踌躇迟疑，贻误良机。

就是……娅欲言又止，脸上忽然飞起一片红云：岑姐，你知道我的性格，这种事虽然……

可是都这种地步了，我什么也不顾了。只是我说出来，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可千万不许传出去！

什么话呀，我们俩谁跟谁呀？再说，爱情嘛，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个斗智斗心的战争哪，目的是合理的，手段尽可以尽其所能……

就是。又不是害他。所以我……我也是偶尔看电视时受到的启发——你说，如果我能使自己怀孕，索恩会不会因此而定下决心？

这……岑咯咯大笑，狠狠地戳了娅脑门一下：果然被我猜到了！唉，可怜的女人哪，穷思竭虑，所能想得出的，仍不过是一哭二跑三上吊之类的妙计！

别逗我了。你说到底行不行嘛？

真要这么办，有什么不行，这还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们现在采取的是什么措施？

他用工具。

叫他别用就是了。就说你不习惯那玩艺，不喜欢。

要是他非用不可呢？以前有过两次工具用完的时候，他可沉得住气，一到时候就出来了。

试试看嘛，他坚持要用你就拒绝与他同房——哎，对了，明天我帮你买点药来，让他看清说明书，让他相信服药更适合你。至于是否真服，还不就在你手里了？你甚至可以当他面吞下药去，一转身悄悄吐出来不就成了？

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娅顿时如遇着个救星似地得意地狠捶了岑一下：到底是过来之人呀，就是有办法。说着又忍不住大笑起来：要说，索恩也够倒霉的，遇上两个中国女人合谋对付他，万一哪天让他知道了，还不气疯过去呀？

什么要说？一旦你们真结了婚，枕头边什么会不向他坦白？要恨他也只会恨我这个出馊主意的。

什么呀，这种事我永远不会对他说的。本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嘛。

可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岑皱起了眉头：我想我也要把手话说在

前头，这么做的后果你应该充份估计足，万一事未成却让他察觉了，他可能会反感甚至痛恨你的。而且，万一你真怀上了，是否就一定能使他……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娅突然烦躁地捂起了耳朵：所有这些都反复考虑到了，我也知道这样会有一定风险，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觉得这是唯一最有效的办法了，拼死我也要试一试的，你就别泼我冷水了，反正事情无论成功不成功，我这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情……

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滚下了脸庞……

十五

天哪！莫非我真的怀上他的孩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身上还没来。娅起先并没在意，可是一旦意识到或许有这个可能时，她的心猛地一蹦，只见镜中自己的眼里忽地跳出道异常美丽的光泽，双颊也飞起一片很好看的淡淡红晕：如果这结果是真的。那么这一定是天意吧？

自从她和岑商量出那些办法后，她就一直在努力使之实现。殊不知难度比她想象的大得多。索恩对此一向是非常谨慎的。防范措施做得很严密。有几次娅故意说她不喜欢他套上那个玩艺，让她感觉自己象个妓女。可是他只是笑笑，并不理睬。

娅也把岑给她的药连说明书一齐给索恩看，并真的吞下一粒药去。可是索恩依然套上了他的工具。他说只有这样他才放心：我可不想随随便便给自己惹一个大麻烦。

而且缺乏安全感也会使我变得无能。

索恩强调：在美国可不象在中国，堕胎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有的州法律干脆是禁止的。

娅说这又不等于一定会怀孕。何况即使有了也可以采取别的办法。

何必呢？索恩满不在乎地拒绝，又诡谲地眨眨眼说：你不明白男人的心理，要知道那玩艺对我提高信心有益处。信心是男人做这事的根本。

其实，娅知道他根本的着眼点是怕有了孩子就失去了退路。即便他不和娅结婚，美国法律对他的孩子可不会不承认的。那他就得为这个孩子付出财产和一切正常孩子应有的道义、法律责任，他当然不得不谨慎了。

可是，机会却突然垂青了娅！

那一回，索恩喝多了，稀里糊涂地什么也没用就那个了……虽然事后他立刻警觉过来，并催娅立刻到卫生间好好冲洗。娅二话没说，立刻进了卫生间。

她悄悄地插上门，打开水龙，让索恩听得到哗哗的水声。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坐到了镜前，抑着狂乱的心潮，一遍又一遍地默默祈求上苍：上帝呀，看在我走投无路，一片痴情的份上，千万赐我一个孩子吧……

娅意识到这是她可能抓住的唯一机会，她猛然产生一个强烈到无可自制的愿望，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也绝对要牢牢抓住它！

虽然索恩并不知道那晚娅实际上并没按他要求作任何事。但第二天他

仍然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又央求娅赶紧到医院去要些有补救作用的避孕药来吃，慎防万一。娅不动声色，假意完全照办而实际上哪儿也没去，反而在家小心翼翼地躺了一个下午。那个下午娅心潮起伏，一直处于莫名的恐惧而又十分甜蜜的幻想中。她几乎对她今后的一生都作出了清晰而明确的筹划。对于她，这件事可真是一个实质的希望了。娅想的是，万一我有了个孩子，他也许会看在这一点上不得不作出结婚的决定吧？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仍然不想娶我，那么有一个他的孩子，对我也是一种安慰了……

十六

这怎么行？岑毕竟年长娅许多，虽然真心帮她出过主意，但真的听说她可能怀孕了，不由得又不安起来，尤其对娅那种即使索恩不要她，她也要把孩子生下来的糊涂念头，极感可怕。她惊呼道：娅，这种事你可千万别任性！别忘了你还是个中国人！你还这么年轻，这种事在中国……如果你确信孩子并不能迫使他与你结婚，千万别感情用事生下孩子，你会后悔莫及的，你的后半生整个都会被毁了的！不！娅突然突然蹦起来，脸绷得紧紧的，象要驱赶什么邪魔似地，直直地伸出细细的双臂，嗓音尖锐地说：谢谢你的好心。可是，如果失去索恩，我还指望有什么理想的后半生？

娅！无论如何你……索恩知道这个情况吗？

知道。他成天忐忑不安，几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啦。他知道我的经期。没到日子就开始问我来没来了。我试探他说没关系，即使有了，如果你不想要，我也能想办法堕掉它。

万万不能！索恩惊呼起来：何况那会有多大的麻烦？

可能会有些麻烦，比如需要一张结婚证明。

可是我们哪有这个玩艺呢？

他的态度令我十分失望，反而更坚定了保住这孩子的心愿。但我仍然试探他说：实在不行就只好想别的办法，比方多花些钱，找个私人诊所做手术，当然这要冒点儿风险。可是索恩立刻跳了起来：风险？那怎么可以！我想我必须认真警告你：没我的同意，你可千万不可以自行其事。中国的医院都那么简陋，我都怀疑会被他们搞出什么大事来，何况什么倒霉的私人诊所！你决不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他反过来反复安慰我说：你不要着急，让我们耐心一点，看看再说。也许根本没什么可怕的结果。也许……总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他反复唠叨着这句话，可是到底他打算取什么办法，就是不吐一个字。我想他根本还抱着侥幸心，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还是不会下决心的。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思想矛盾得很厉害。

他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着急。每天一见我第一个表情就是抱紧双拳，满怀恐惧和希望地狠狠盯住我的肚子。我摇摇头，他便立刻轻叹一声：上帝呵……哦，不要紧，会来的会来的。

他喃喃嘟哝着，与其说是安慰我，倒不如说是在安抚自己的焦灼。这么说，你这着也许真是击中索恩的要害了。更重要的是，看来他也不象是个

不负责任的人。否则，他大可以袖手旁观。

嗨，你可真够幸运的呵。岑松了口气，便和娅开了句玩笑：你可也够狠的，索恩如果知道他曾经让你狠狠地戏弄了一把，今后结了婚的话，恐怕要惧内到天堂为止啦。

即使事情成了真，我也不会让他知道真情的。娅的脸上掠过一丝得意：我不得不如此，但我今后会好好回报他的。只是，我担心现在说这些太早了些，谁知道到底是不是怀上了呢？即使怀上了，那漫长的十个月我怎么过呀？会不会又流产了呢？哎呀我真是焦心透了，你看我这不真成了孤注一掷的赌徒了吗？

为什么不上医院去做个检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找个熟人。

不用。熟人我也有，到了这份上也不怕什么难为情的了。可是我……说穿了，我还真怕上医院，万一不是那回事，我这唯一的希望不是早早地破了产吗？要是真有，不去不是更好些吗？

哦，你这个疯丫头哟！岑情不自禁地唏嘘起来：看把你折腾的呀……

是呀，和个疯子有什么两样？还阴谋诡计、无恶不作——什么甜蜜的爱情，美丽的人生，下辈子再不信这些书上的鬼话！唉，娅惨淡地一笑：冷静些时我也常常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哟……

一句话又触及自己的痛处，娅的声音嘎然闷住，头一低，抽嗒抽嗒地憋了半天，才把眼眶里的泪花憋了回去。

唉，人哪，真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一个怪物呵。岑在心里这么感慨着，再也没说什么。

娅又默默了好一会。尔后，突然省悟过来似地蹦起来：我该走了。我想，早点歇歇总是好的吧。她下意识地轻抚着肚子，脸上又泛起红红的光泽。

当然。

可是，谁知道上了床能睡着吗？这几天我一直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好久没睡过囫囵觉了。我知道这对孩子也不好，可我没办法让自己安下心来，又不敢吃药。

既来之，则安之吧。

只好这样想了吧。谢谢你，和你谈几次话，我心情真是好多了。

算了吧，其实我什么忙也没帮上。

岑嘴上这么说着，可是娅走后再细细一想，觉得自己也不见得一无用处。至少娅得着一个能理解她又能让她尽情畅诉衷曲的对象了。从这点上看，自己还是功德无量的。而她则还算得上是幸运的。谁知道我们这个国度里还有多少象娅一样命运，却连倾诉都无门的人在呵！

—

傍晚如有名字，应是仓皇。

无论春暮秋夕，街头总是流动着一片仓皇的氤氲。灰朦朦的暮色里，密如过江之鲫的自行车穿行如梭，大车小车尖锐地嘶鸣着烦躁；几乎所有的

行人都绷着张淡漠的脸，匆匆步履写下纷乱的焦灼；小贩扯起嘶哑的嗓门，急欲将最后一把青菜变成纸币；包子铺冒出的腾腾香气，更多地勾起路人急迫的想象——炉灶在等着他们开锅，孩子在盼着他们踪影，自己的肠胃也不安地咕噜个不停。家，在此时成了最具体最直接最美好最安全的目标和归宿……

眨眼之间，天就乌透了。

行人大多象是被黑暗一口吞没般消失了，街头霎时空寂下来。索恩便又觉着自己心的空虚。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索恩并不知道千百年前中国诗人的这番惆怅，但作为一个长期离乡背井，独在异乡为异客之人，乡愁自然也不会放过他。而每天随暮色降临一起降临的，总还有几分惆怅。如果没有约会，没有宴酬，晚餐前那一两个小时便象把无形的梭子一样，密密地编织起他的愁绪和孤独来。

每当这种时候，索恩总觉得百无聊赖而一筹莫展。房间里空落落的，大街上灰蒙蒙的，一切都在仓皇而匆促地快速波动，唯独他象被时间定格似的，什么都不想做什么地方也不想去。窗前便成了他唯一的去处。默默地立着，默默地下望着。

他能想象那一团白昼里最后的喧闹是一种什么氛围，也能体会出那一群群行色匆匆的路人揣着的是怎样的一种意绪。当一切都放松、静止下来后，他的想象仍然会追随那些消失在狭窄的小巷或挤迫的住宅楼里的各色人等，看见那陈陈相因透出昏黄灯光的房间里，变幻出一幕幕此时绝对大同小异的生之片断。

品味他们实质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平庸单调、枯燥机械地碌碌着的中国平头百姓，不知他们会不会想象得出，有一些住在豪华富丽的五星酒店的异国游子，常常在厚厚的帘幕后面，注视着、品味着、怜悯着又常常是羡慕着你们？

只因你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次第亮起的街灯点燃了索恩的意识。他离开窗前，关上乏味的电视，打开房灯和音响，拥坐着缠缱的《梁祝》和柔和的光线，他的心稍稍宁静了些。轻拍着微微有些站酸了的腿，他开始考虑晚餐如何打发。冰箱里有些干酪、挺新鲜的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今天刚从餐厅弄来的新鲜草莓和些从美国来的同事刚送他的香肠。做点沙拉或者做个热狗是很简便的事。一般来说，索恩也乐于自己烹调。但今天却提不起兴致来。因为今天只有他一个人。

很久以来，他动手作饭的时候都有娅的一份，他已不太习惯独自己一个人还动盘动刀的了。

国内公司来了批高层人士，娅被老板派去为他们翻译去了。据说他们要上海、深圳、海南地考察一大圈。估计至少需要10来天，而娅才离开他5天。起先索恩对此并不在意，倒有一种暂时解脱的轻松感。可是几天下来，他忽然感到了无聊，有些恍惚，有一种过去年代里长久未曾重温的复杂情感。

他和娅相处几个月下来，感觉一直很美好，可是心深处却也渐渐滋生出一种难言而复杂的情绪。这首先来自娅越来越明确流露出来的情感沉溺。虽然她至今仍然表示她并不是一定要索恩娶她不可，但索恩却越来越明白她实际上是日甚一日地渴望着这个目标。有时候他便有了种疲累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对娅那份恋情的厌烦。

索恩很能理解娅这种心思。如果他对娅毫无好感，他早就会设法甩开她了，决不会因为她自己软弱的表白而与她姑息苟合。

问题是索恩也不想伤害娅。他觉得娅挺不错，通情达理，含而不露，年纪不大却特别懂事，尤其特别能理解他这样男人的心理。她的英语水平又那么高，词汇丰富，口齿清楚，准确流畅，与她对话常常使索恩忘了是在和一个中国女子交流。她的观念也明显不同于一般东方女性，似乎没有什么过多的文化、思想、道德诸方面的障碍，落落大方而不拘谨，与她相处不需要有任何顾忌，你畅所欲言，决不会看到她大惊小怪的模样或者听到什么尖酸刻薄的诘难。这都是索恩对娅最欣赏的地方。这样的交流总是让人愉快。而更合乎索恩胃口的是，娅的长相都和西方人十分神似。尤其是现在她改做了一头蓬松的长波浪卷发以后，许多新从国内来的人都会误以为她也和他们一样是从美国来的雇员，或是打工的留学生。娅的模样、气质、观念都特别容易讨得外国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公司里人所公认的事实。虽然也因此而成了索恩的一块小小的心病：他相信所有外国人都会因此而笔垂涎于娅。

如果娶这样一个女子为妻，至少算不上是件失策的事情。

索恩也不是没有动心过。

但实际上这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索恩决定还是上“欧风”去晚餐。

“欧风”是他和娅有时为了换换口胃而外出用餐时偶尔发现的。去过一次后，便成了他们外出用餐的唯一去处了。主要是那里的氛围和口味都极对索恩胃口。它的店主原是很有文化的大学青年讲师，所以颇有经营头脑；专门针对大学及附近高档宾馆区的外国人，饭菜是完全西式的，很干净而且还有做得挺不坏的牛排和意大利皮萨饼。所以吸引了不少外国老主顾，生意挺红火。

索恩换好衣服，悠然步出宾馆，向西慢慢地踱了十来分钟，便到了位于大学校门东侧一条小巷口的“欧风”餐厅。一进门索恩就感到一种熟悉而特别的愉快，空寂的心田仿佛被酒精滋润过的肠胃一样，流过一脉温馨。和店主陈打过招呼后，他径直进了里间，在自己常坐的那张小桌前落了座。

今天挺巧，人不多。索恩四处打量一下，没见到熟悉的人。他有些失望，再想想这也好，他很久没有这份宁静了。

有好一阵没来了，店里的一切还是老样子。新做的却是老旧式样、看上去似乎摇摇欲倒、做工极其粗糙的木桌、木凳，梁上吊着几只旧时乡村人家才有的竹饭篮，墙上的灯具都是仿古的灯笼或烛台状的，正中还横饰着一把古老的也许是从真正的小木船上取来的船橹；另一面墙上则挂着一口中国宝剑、一张硬木雕弓……处处透出店主对西方人审美心理的准确参悟。

正饶有兴致地看着，店主陈不用索恩开口，已用锃亮的托盘端来了一小杯杜松子酒和一瓶他必用的“王朝”葡萄酒，笑眯眯地问他：索恩先生，除了牛排和皮萨，还来点什么吗？

来一份汤吧，多加奶油。再来份鱼吧，今天我可是饿坏了。

马上就到。只是，店主陈小心地揣摩着索恩的表情，加了一句：是否还需要添副刀叉？

嗯？哦，不用，娅离开我啦！索恩快活的和他逗乐：你知道对于她，我实在是太老啦。

哪能哪，店主陈根本不上他的当：是她有什么事情吧？要不，出差了？

也许是吧。索恩开心得大笑起来：好吧，就让我先为她旅途愉快干一杯吧。

可是当他静静地开始用餐的时候，心头却怦然一跳，明明身处一种几乎是纯粹的异国风情之中，先前在窗前闲看时忽隐忽现地闪现在他眼前的故乡情景，又一次掠过眼际。这会儿，他们该开始了吧？

今天是小女儿凯萝丽 17 周岁的生日，礼品一周前他已经快件寄出了，下午他又和她通过电话，她说她从来没有这么开心，尤其那只几乎和她一样高的拉绒大熊猫简直要让她发疯。她说今天将有十多对同学来家，其中有五对也是生日，他们将度一个狂欢式的通宵派对晚会……

这当然令索恩高兴。但一想到随时随地可能震响起来的妻子海琳的抱怨，他的心境陡然又变得阴暗起来。

该死的，她准会大煞风景的！她永远改不了，永远不能理解别人，不能容忍别人的快乐，简直糟透了！

直到现在她仍然以为索恩离过婚了。实际上那只是他一开始为了更容易地获得她而顺口说说的，没想到弄假成真了。但他目前还不想告诉她真情，说不定哪天他真的要离婚呢？虽然这实际上几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走着瞧吧，好在公司里的人在国内也都分属各个分公司，彼此并不了解也无心了解各自的私生活。

二

从波兰调来中国前，索恩回国办了几件大事。一是给已届成年的凯萝丽买了一辆车。她从 15 岁开始就不停地吵吵着要了，索恩曾经因为大女儿之横祸而下决心永远不让她开车，但终于还是没能拗得过她。二是请人将住宅重新整修了一番，并彻底抹去了大女儿但妮斯的痕迹 - - 除了她的所有相片。三年前她与男友去海滨渡暑假时死于车祸，这致命的一击使索恩一度失去了生活的欲望，也使他和海琳名存实亡几乎就要崩溃的婚姻得以延续下来。海琳那一夜之间花白了的头发让索恩伤感不已。他不能想象自己再能向她心上插上一刀，尽管这一生中，他的感觉是自己的心脏已被她捅得斑痕累累。

第三件大事就是他提议并得到海琳热烈响应的 - - 举行一个盛大的家庭聚会，为即将踏上又一个国度的索恩，（索恩私心里）也为了使这个家庭重新成为一个值得眷恋的港湾。每一次远别，他都有种酸涩难言的感情，又庆幸逃脱，又想带走一些温馨的回忆却总是难以如愿。如果不是凯萝丽让他梦牵魂绕，他真可能永远不再回到这所房子里来。

索恩的房子座落在距市中心数公里的郊区的一块高地上。是一座带草坪和车房的挺不错的三层小楼。周围满是修长的林木和星星点点的野花，春天站在楼上远眺，真可谓赏心悦目。

重整过的房间色彩朴素而悦目。仿照了那个专替中产者营造室内布置的装潢师的最佳标准设计的。墙壁饰成灰色，木头装修是白色，地毯是宁静的蓝色。卧房里的家具很象桃花心木的，衣柜有一面晶莹的大镜子。海琳的

梳妆台上的用具几乎全是钝银制的。两张纹饰得很美的铜床中间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盏华贵的水晶台灯。床垫结实而不硬。买这种现代化的床垫可花了大价钱。所有的卧室都装有空调，饰有厚实而好看的两道窗帘，开关自如。

遗憾的是一切装饰完成后，索恩才发现这种设计有些象是一个上等宾馆里的一个上等房间，给人的感觉是似乎会有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来，把它收拾一番，让你再住一晚，第二天或许就掉头而去，永远不会再想起它。真是绝妙的讽刺呵，索恩暗自苦笑。

索恩的房子是五年前才盖的，稍一整修立刻又变得焕然一新。其它的房间也象卧室一样舒适、气派。整个建筑格调高雅、简单美观，设备新颖，铺了图案精美的地毯，一切都显得新鲜，充满生气。

餐厅宽敞明亮，足可以举行十对夫妻的盛大聚会。通向它的是一座黄铜小门，里面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橡木酒柜和一排用铅条镶嵌着玻璃的碗橱柜。奶油色的粉墙上新换了一幅质朴油画，画得是一条鲑鱼在牡蛎堆上喘着粗气。墙角新装了几个插座，用于使用刚换的大容量微波炉和电热咖啡壶、电气点心炉。

楼上楼下反复巡视几遍的索恩，对自己的新家感到满意。满意之余却又感到它还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毛病，总觉得它不象个“家”！

有时索恩甚至会感到一丝后悔：给她准备了高级舒适的住房又有什么意义？根本就不懂得领情！

真正开始讨论请哪些客人来家吃饭的时候，索恩才感到自己的想法未免太浪漫了。一下子要请十来位客人，光是准备张罗的工作就足以让人心烦意乱的了。从花店订购了鲜花，把所有雕刻玻璃器皿都取出来备用，设计食谱，连一向精于此道的索恩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了。

光是请哪些客人，他和海琳就讨论了两个晚上。头一天，海琳倒是少有地开明，她让索恩尽管先提出他希望请的客人。可是当索恩把自己想好的名单拟出来给海琳过目的时候，她那老毛病立刻又犯了。

哦，亏你想得起请这个家伙！她用粗大的彩笔毫不客气地勾去索恩在波兰时的老同事特莱，接下来竟一发不可收，一面大惊小怪地尖叫着，一面嚓嚓地在纸上大笔涂抹着：这家伙十足一个粗胚……他？他简直是全世界叫做丈夫的人中最下流的一个啦……这家伙你也请？除了花言巧语骗姑娘上床，他还懂得什么叫作女性吗？……这家伙更不能理他了，顺便告诉你，我还希望你永远不要再和他有什么勾搭！整个妇女协会尽人皆知、人人切齿的虐妻者，能让她到我这个主事者的家里来？满城的妻子个个都恨不得能阉了他！……

索恩咬紧牙关，差点想一把夺过名单撕个稀巴烂，可是他没动。一是因为他毕竟已经习惯妻子的这一套把戏，他不想在临走前又闹出一件日后让自己揪心的麻烦；二是凯萝丽正倚在她母亲身边，饶有兴味地听着她的高论，他不想用一场大吵大闹来伤她的心。大女儿死后，凯萝丽是他还在这个家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了。但他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凯萝丽会和她这个怪僻的母亲相处得远比她亲密。也许就因为她是女儿？当然，肯定也因为自己常年不在她身边。想到这点，索恩的心头就沉重起来，他内疚地看着凯萝丽欢乐鲜丽的脸蛋，对海琳的怒气也消了不少。随她去吧，本来还不就是为了让她们满意才搞这个该死的聚会的？

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海琳拿出的名单上，索恩拟定的客人竟被删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过去他们的好邻居莫莱里老头，更让索恩凉透了心的是，15位来宾中除了这个莫莱里外，清一色是女宾，清一色是海琳那个什么妇女协会的骨干分子！

亲爱的，海琳似乎也觉得这有些过份，但却丝毫想不到是否应该作些让步，一如既往地用那种武断的腔调安慰索恩说：我知道这也许不对你的心思。但是别忘了，在这个清一色是男人们自以为是地主宰着一切的世界里，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女性们，一年也难得有这个痛痛快快喝一杯，说说自己心里话的机会的，不是吗？

索恩心已死，懒洋洋地哼一声而已。

宴会那天，索恩一大早就坐立不安。

喂，索恩，今天可别刷什么栅栏啦，出去采购些酒来。也别磨蹭得太晚，你还得穿衣服。

衣服？见鬼，我现在已经穿好了衣服！你以为我打算穿着背心裤衩去刷漆吗？

我不想听这些毫无幽默味的玩笑，更不希望你孩子在面前讲不正经的话。你得穿晚礼服！客人都是本城最体面的女士！

我想你是指的今晚的家宴服吧？我是在自己家中，况且，自古以来人们发明的最无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就是什么晚礼服，难道这不正是你们那个妇女协会首先应该革命的课题吗？

索恩你少贫嘴好不好？告诉你，你回家时别忘了到维琪点心店去取订制的冰淇淋。让他们送我可不放心。

行了，早饭前你就吩咐过20遍了。

要是我不这么不断地提醒你的话——对了，你下楼看看那个请来的女用人到了没有……

哎呀，我说我在这个家中到底还有没有说话的意义啦？不是说过不必要为一顿朋友聚餐请一个什么用人吗？

可是你没见我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吗？一会我还得出去选花，做头发，挑餐具，买椒盐杏仁，看看鸡做得怎么样……

没等海琳唠叨完，索恩早已溜得远远的。他只有这一个办法，和海琳理论或听她说完都将只有他自己的神经爆炸这一个结局。

客人到来的时候，满屋突逢战争似的喧腾开来。哦，啊，哈哈……吵嚷声，嘻闹声把索恩的头都搞炸了。尤其令人讨厌的是她们从进门到出门，只要嘴巴在动，所谈的必定是女性的尊严、协会、举办讲座、开办妇女之家、发动一次更有声势的游行、到市议会抗议女议员数量太少……等等，等等。

索恩要求下楼去调鸡尾酒，借以躲开这些狂热分子。他先还有些不安，怕海琳会埋怨他冷落了她的客人，哪知她连脸都没向他转过来，连连挥手：去吧，去吧，把酒送来就没你的事了。索恩又一次感到自己看破了红尘。

索恩悻悻地来到餐具间。当他在餐具室水槽边敲碎冰块，挤桔子汗，收罗了大批瓶子、杯子和匙子时，他觉得自己和镇上汉森酒吧那个臃肿得终日气喘吁吁的老板娘没什么两样。

当他和临时雇来的女用人端着沉重的托盘摇摇晃晃地上楼送酒，穿过乱声嚷嚷的女人身边时，这种感觉就更是逼真了。

他假意还要做些好吃的，干脆溜到餐室里不上去，独自在此痛痛快快

地偷喝他最喜欢的波旁烈性威士忌。这是他藏在这儿的。海琳不管他是否贪杯。但在家中他总是防着凯萝丽，不想在她心目中背上一个自己父亲象个酒徒的坏名声。

他用一个旧碟子舀了点带点甜味的苦艾酒，加上一些橙皮苦味酒，倒进一个没有柄的水罐，然后小心地倒入波旁威士忌，举起来，在头顶上强烈的圆球大灯泡下，象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似地，慢慢地却十分有力地将罐中的液体摇匀。

他尝了尝那美妙的精华：天哪，简直就是玉液琼浆！有点象布朗克斯，或是曼哈顿呢……

几杯鸡尾酒下肚，索恩的脸上发烫，泛起油光光的红光。一种愉悦的欣快感开始涌遍全身。不痛快的感觉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以至完全消失了。后来，甚至还产生了许多美妙的欲望——恍惚觉得自己已经远远地逃离了樊牢，正开了汽车到处飞驰，和姑娘们亲吻、唱歌、打诨——失去了的尊严一点不漏地都被可爱的酒精找了回来……

三

嗨，可以一起喝一杯吗？

一个浑厚而圆亮的男中音打断了索恩的冥思。抬头一看，一个穿着彩色运动服，红脸膛，戴眼镜，长着副粗壮的中等身胚的白人男人，叉着腰，歪着头，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看着他，身边还倚着位体态袅袅的小姐。

弗兰克？索恩一下子跳起来，快乐地张开双臂：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居然会在中国碰上你！你怎么也满世界流浪啦？

弗兰克使劲耸起肩膀，双手一摊：主的意旨呗。

陈！索恩兴奋地大声招呼店主陈，不料他已托着个酒盘站在自己身后了。

三个人欢天喜地地为他们的邂逅干了一杯酒。

索恩和弗兰克在波兰曾相处过一段时间。弗兰克也是一家美国公司的驻外人员。是个喜好运动，浑身充满活力的30来岁的小伙子。在波兰时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酒、打网球，有一度还和一帮风流女子打得火热。

想到这，索恩不由得专注地打量了弗兰克带来的这位小姐一番。

她叫詹妮。弗兰克向索恩眨了眨眼睛：是个早晚得入美国籍的中国姑娘。

是因为你的缘故吗？

这恐怕得问问詹妮喽。

哦，这么漂亮！索恩将目光转向詹妮，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很高兴见到你。詹妮大方地伸出手给索恩，用一口很熟练的带点美国腔的英语自我介绍说：我在美国呆了3年，没出息，混不下去了，回来做些买卖。

嗯？索恩有点诧异，探询地看看弗兰克。弗兰克不太自然地干笑一声，解释道：也许我应该告诉你，詹妮有个法律上的男人。三年多前她去美国陪

读，后来开了间铺子，铺子倒闭了，她又和我的公司做了几笔买卖，后来……我奉派来中国，她也随我回国来找些钱挣。

这么说，你们现在……

不，詹妮仿佛早已洞察了索恩的心思，说：我丈夫还在美国读博士，老吃他一个人的他也受不了，我想赚些钱，如果他最终不回来，我再回去。说着，象掐死一只甲虫一样将手中的烟头掐碎在烟碟里。还冲弗兰克诡谲地眨了眨眼睛。

弗兰克却冲索恩挤挤眼睛，受了什么委屈似地说：索恩你评理看，我们相处那么久了，多少波兰姑娘狂热地追逐着我，我都象轰苍蝇一样把她们撵开了，可詹妮却象撵苍蝇一样对待我，似乎我还赶不上她那个弱不经风的中国小丈夫似的……他是不是弱不经风，只有我知道。何况我早说过了，我在美国呆一辈子也不会完全变成个美国女人的。我是中国女人，中国女人有自己古老的美德，叫作从一而终。

就是说，等待他们象中世纪那样，发一份叫作休书的“解放证书”？

那倒不至于。如果必须的话，我也会发一份给他。只是，说不定我倒会先发一份给你的，亲爱的弗兰克。至于你是不是撵苍蝇一样对待波兰女人我没看见，可我倒是看见你是怎样“撵”那些美国妞的呢！

哦，弗兰克无奈地推推眼镜，向索恩说：瞧见这妞有多厉害了吧？

我想这正是她令你着迷之处。索恩此时对这两个人是怎样一种关系已胸有成竹，同时对这个伶牙利齿的中国少妇，有了种刮目相看的感觉。他不禁又一次仔细打量起詹妮来。

索恩估摸詹妮快有30岁了，但看上去她的实际年龄大约在25、6岁样子。一接触便知是个见多识广，成熟而有个性的女子。她属于那种眉清目秀的女子，淡淡的两条细眉下，一副不大且是单眼皮、但却挺有神采的眼睛，看人时总是毫不惧怯地正视着你，神情显得自信而洒脱，眼角眉梢却时时透露出一点不经意的沉郁。

她的肤色也很诱人，颈项处很白晰，脸上却是健康的黑红；显然是薄施脂粉，却恰到好处，了无痕迹。

索恩的视线滑向詹妮的身体，不由得在她那鼓鼓地绷着件黑毛衫的胸部、和被淡蓝色牛仔裤裹得紧紧的腰臀处凝滞了一会。恍惚间，他仿佛已经搂着詹妮那绵软的腰肢轻旋在舞池中了——这妞好性感。索恩不无遗憾地暗想：恐怕弗兰克在她身上花的力气不小，看得出她很理性。不过，这种妞真要是到了床上……

一股热血悄悄地窜上索恩的脑门，他一抬手，响亮地拧了个响指，笑对詹妮说：很高兴认识你。我想请你喝一杯。

谢谢，我喝得够多了。

不，我能看出来，你很善饮。来份马爹利还是金酒？或者，茅台？

来点鸡尾酒吧。弗兰克说。

于是，索恩叫了三小盏鸡尾酒，三人又一次为他们的友情举杯。透过鲜红透明的液体，索恩的视线刚好和詹妮酒杯后面的眼睛对在一起，他回了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令他有些失望的是，一直亮闪闪的詹妮的眼睛，此时却被耸拉的眼皮盖住了。

嗨，我说索恩，弗兰克伸手揽住詹妮的肩膀，漫不经心似地抚弄着，一边说：你现在怎么样？什么时候来的中国？为什么独自在这儿？我们在波

兰时，你可不是这么喜欢寂寞的呵。

索恩哈哈大笑：正如你一样。哦，对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索恩不慌不忙地将自己现在的情况说了一下。最后，微微一笑，说：很不巧，我现在也有一位象詹妮一样可爱的秘书，这几天刚好不在本地。等她回来，我想她也会很乐意与你们一起尽情乐一乐的。

太好了，我在南郊别墅租了栋房子，等她回来你们一起来度周末，打网球。我们的球场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流的。弗兰克说：不用说，她也一定是位第一流的美人儿吧？我是说，您那位可爱的秘书小姐？

索恩哈哈大笑，颇为得意地点点头：如果我不介绍，可能你会以为她是个纯种的美国姑娘。

请问她叫什么名字？詹妮问。

索恩说出了娅的名字。

天哪！说不定我认识她。弗兰克激动得一挥手，差点把酒杯碰翻，惹得詹妮狠狠地白了他一眼，索恩也吃了一惊：怎么可能？她可没去过美国。

不一定。我已来华半年多了。上个月我在一个朋友的生日舞会上见过一位挺不错的女孩，似乎就是叫娅。据说是在一家美国公司供职。个儿不高，长长的卷发，对吧？

嗯。索恩有些不自然起来：我似乎不记得她参加过这么个聚会。也许……还有什么人吗？

那当然。那天人不少，和她在一起的……

是个意大利小伙子？

……这就不清楚了。我呆了不久，和娅只是断断续续交谈了几句，要是詹妮在的话……

嗨，我说，索恩你不是在吃醋吧？管得这么多？弗兰克见索恩的表情尴尬，快活地打起趣来：莫非你正打算取得对她的监护权？

不不，索恩连忙挥挥手，把话题岔开了。

然而他心里毕竟不那么平服了。表面上恢复乐呵呵的他，心底却好一会还在半信半疑地嘀咕：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哼，如果真是和谁去的，肯定是那个莱尼！

四

也许是喝多了，出了酒吧，索恩的情绪低落下来。起先说好和弗兰克他们一起上舞厅跳迪斯科的，冷风一吹，他的头就开始发晕，的士停下来时，他终于下决心不去了。他抱歉地和弗兰克、詹妮打了招呼，并约好周末到弗兰克那儿去打网球。尔后，他步履蹒跚地踱回了宾馆。一路上他的心绪坏到了极点。刚才弗兰克和詹妮相拥着钻进的士的情形，无形中给了他一个新的暗示。一时间，他感到自己倒霉透了，独在异国他乡，黑灯瞎火里醉熏熏地在马路上浪荡……

在水笼下猛冲了一气后，他感到好了一些。索性将水量开至顶点，让那密而尖锐的水线肆意在自己浑身猛烈地按摩，只觉得头皮上、肌肤上如万

针齐扎，麻而至痛，心里却舒畅极了，腾腾热汽里，他恍恍如足踏云雾，飘飘欲飞。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索恩撩开浴帘，手刚触及话筒却又缩了回来。他估计是娅打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涌上心头，他几乎不想接这个电话了。

铃声固执地响着，索恩终于拿起了话筒，果然是娅。

啊呀索恩！我猜你应该在的嘛，我都急死了，你怎么这么久不接电话嘛？

你听。索恩把话筒朝向仍然开着的水笼，娅立刻明白了，咯咯地笑起来：你在洗澡啊？

对不起打搅你了——索恩，你还好吗？我都想死你了。

很好。索恩心头感到一热，却故意平淡地说：我想你也很好吧？

好什么，现在还没法休息，他们还在闹呢，你也听听——话筒里传来强劲的音乐和喧笑声。索恩明白她是在舞厅打的电话。

这不正说明很好吗？一股几乎已经要消熄了的无名怒火，突然又在索恩心底复燃起来，尽管努力克制着，他的语气仍然明显地变了：我说娅，你大概不知道我有多么好的想象力吧？

你是否快乐我完全可以想象，我会为你高兴的！

你说什么？娅大声嚷起来：你把水龙关上，我听不清你的话。

关什么？索恩自己也感到害怕，怎么竟会如此猛烈地爆发起来，他冲着话筒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道：你自己那儿吵得要命！何不等乐够了再打来？

索恩你……我大约还要四五天才能回来。我真是太厌烦透了，又累得要命，真恨不得现在就回到你身边，要知道我还从来没有离开你独自出来这么些天呢，每天晚上几乎都难受得睡不着，就想和你说话——为什么不给莱尼打电话？他一定会比我更乐意听到你的声音！

你说谁？莱尼？

……不，弗兰克，你知道弗兰克吗？不知道？哼哼，可是他却知道你，知道你的一切！

弗兰克是谁？你会见到他的，我相信你会想起你在什么场合见到过他……

索恩！你把我搞糊涂了，我真的听不清你在说谁，能不能说清楚些？我……好了好了，索恩吼了一下，心头松快了些，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口气便软了下来，他伸手关上水龙，说：娅，这电话效果太差，我很冷，也得去穿衣服了。我们明天再说吧。总之我很好，谢谢你打电话来，希望早些见到你。

那好吧，我明天再打来。祝你做个好梦。

谢谢……索恩突然感到有些歉疚：也祝你睡个好觉，刚才我……

可是，他发觉娅已挂上了电话，他怅然地望着话筒，回想起刚才自己的话，不禁庆幸通话效果的不佳。也许完全是我的……即使他有时会和那个莱尼在一起，又能说明什么呢？他想。

飞机跃过雨云，娅的心象那陡现于眼前的灿烂阳光一样，豁然开朗。这真是一种极为神妙而妙不可言的感受。半小时前，机场还是一片大雨，水汽腾腾；半小时后，不断爬高的飞机硬是钻透厚达数百上千米的云层，把滂薄大雨甩在身下，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光芒的世界，而那万姿千态，如棉田似巨浪、象雪山赛莽原，怎么形容都无法状其万一的层层积云，如此之广大、雄浑，如此之神奇、诡秘，其自然，其美丽，简直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张力，令娅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甚至不敢多看几眼，仿佛自己会被融化在其中……

登机前办手续时，娅买了一份保险，10元，保值10万元。填领保险金者姓名时，娅迟疑了一下，她没有丈夫、子女，当然填父母名字，可是填完后她却想到了索恩，一股由衷的欲望油然而腾起。她激动起来。思索了片刻，终于又买了一份保单。虽然她明知万一真遇到了意外，这10万元对索恩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财富，但她想象着索恩获知她曾有此一举时会有什么心情时，血液就沸腾起来。万一见不到他了，我也要让他知道我至死不渝的感情……

怀上索恩孩子的希望破灭后，虽然娅已经对岑说过，也确实无数次地对自己说过，再也不考虑什么婚姻不婚姻，只要索恩不抛弃她，只要能与他相亲相爱，她就什么也不顾虑，得乐且乐地混下去，混到哪里算哪里。可是，实际的情形简直是对她这种所谓决心的一种残酷的嘲讽。尤其是这次出远门，总共不过离开索恩9天，可娅却仿佛度过了9个世纪，每天都品尝着简直是生离死别似的孤独、思恋和翻来复去的焦虑。爱情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千古哑谜，一种不尝不知道，尝了也辩不清是何滋味的心理顽疾呵。现在都这种感觉，一旦真正失恋了，我还能活下去吗？

娅又常常为之后悔、困惑，难以想象别人也会有她这种体验。别人还不都顺顺当地相爱，结婚，生儿育女？虽然生活平庸，却没有这么多的苦楚，怪只怪自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还这么痴迷！

后来的几天里，虽然归期近了，娅却又渐渐陷入了强烈的疑虑的包裹之中。直接的起因是因为那天晚上索恩的电话。虽然当时听不清索恩的话，但她却明显感觉出索恩的情绪，完全和她的热烈期盼的相反，索恩的口气那么狠，那么不耐烦，他为什么会这样？回味起来，娅的结论只有一个，当时他正在洗澡。可是正常洗澡时接个电话，又是娅打来的，算什么打搅呢？除非他房中正有人！而且，她叫他关上水龙，他却迟迟不关，为什么？只能说明正在洗澡的并不是索恩！如果是别人，娅不会猜疑到这一层上去的，可是索恩却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说明了什么？我在千里之外苦苦思恋着、牵挂着他，甚至购物时，自己的东西这不舍得买，那个嫌太贵，却总在挑来拣去的想着给他带些让他高兴的礼品，而这时的他，却是在满不在乎地寻欢作乐，几分钟的电话都没心思接……天哪！如果真是这样，我不是太傻太不值得了吗？

娅伤心之至。不由得联想起出来前与索恩相处的种种情状，危机感就更增强了几分。表面上看，前一阵他们相处得很平稳，两人都把内心的种种顾忌压抑到角落里去，几乎每天都厮守在一起，可说是形影不离，可实际上，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但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却远不象初相好时那么热烈

而忘我了，可说的话越来越少，似乎该说的都说完了。尤其是索恩，越来越表现出心不在焉，或者就是沉默。娅常常竭力找些他感兴趣的话题来说，他却依然难得兴奋。于是，常常会出现两人久久地听着音乐，却眼望着窗外，似醉非醉的沉闷……

对此，娅原先并不很在意。毕竟不是夫妻嘛，没有孩子、没有柴米油盐，没有共同需要操心的经济或是困扰着却也维系着一般家庭的种种矛盾，哪能成天情呵爱的呢？

但娅还是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过去从没顾虑到的压力。她曾为之不安，但又因此焕发出一种希望：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索恩如果真对我有着感情而又厌倦了这种单调、无聊，或许会因此产生改变的愿望。如何改变？当然是结婚。在娅看来，名正言顺的婚姻将有助于调整强化两人的情感，比如孩子肯定会成为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丰富两人的精神世界。但是，娅却没想到（实际上是不愿想，不敢想），改变现状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分道扬镳……

耳朵的嗡嗡声使娅意识到，飞机已经下降。她低头一看，呀，地面的灯火已历历在目，夜生活刚刚开始的城市，象一只变幻着斑驳色彩的万花筒，诱人地展示在她眼前，很快，她便搜寻到了公司所在的宾馆，宾馆顶上那闪烁的红色信号灯一下子揪紧了娅的心——索恩，多么希望这是你的眼睛呵！

六

一出停机坪，娅的心就狂热地欢呼开来——虽然给他打过电话，虽然潜意识里一直在祈盼着他能来接自己，乍一看到索恩那高大伟岸的身影，娅的眼眶一下子湿了。索恩沉稳地站在灯影下，风吹起他褐色的风衣，更显出一种独特不凡的飘逸风采。索恩！索恩我不能没有你！一个强烈的意愿如一支飒飒的响箭，先于她的脚步飞出了心窝。

索恩！她按捺不住地尖叫着，飞跑过去。

听到娅的呼唤，索恩迅速偏过脸来，随即张开双臂，竟一下子将娇小的娅托离了地面——娅身上背着的大包小包噼里啪拉地落了一地。重又感受到索恩温暖而有力的怀抱的娅，咯咯地欢笑起来，几滴泪珠随之溅在了索恩的颈项里。

嗨，你这是怎么啦？索恩佯装不明白地逗着娅：你把我当成你的老爹了吗？

不！老公！娅趁机撒了下娇。

哈哈……索恩微微一愣，随即响亮地大笑开来。

的士启动的时候，索恩伸过手去，将娅紧紧揽在怀里，一个热烈的长吻令娅几乎窒息。

同时娅也下意识地搂紧了索恩。好一会，她才挣出索恩的怀抱，轻声说：真没想到你会来机场接我。电话里你可没说。

你知道我不喜欢大声张扬。何况，你忘了你就是在在这里接的我吗？

我以为你忘了呢！

不！索恩忽然冒出一句中国话来：永远……不……

娅一阵颤栗，头晕眩起来。刹那间，两人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今晚，回家吗？索恩一边吻着娅的耳廓，一边低低地问她。

你说呢？

嗯？

我……娅有些害羞了：我给家里打过电话，说……可能还有几天才到家。

太棒了！我猜你也应该这么办的。

哼！可也不能太长……

度过周末再说。我将带你去一个朋友处，好好乐一乐。

什么朋友？

弗兰克……哦，我想你或许熟悉这个名字？

什么弗兰克？娅奇怪地坐直了身子：为什么你又提起他？他是哪国人？我怎么没一点印象？

索恩皱起了眉头，幸好，黑暗中娅看不清他的表情。有一瞬间他认为娅是在装傻，但又觉得未必。他迟疑了一会，终于转口说：我随便说说。也许你们的确不认识。

好些天没有见到娅，索恩竟有了种新鲜的感觉。嗅着娅身上散发出来的熟悉而独特的气息，欲火如荒火燎原般呼呼地燃烧起来。他不想让什么弗兰克、莱尼之类来败了自己的兴致。

他情不自禁地将手插进了娅的胸口。

不……娅猛地缩起了身子，指指前座的司机，示意他不要放肆。索恩满不在乎地摇摇头，继续抚弄着。娅一把捏住他的手：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些天你在干什么？

工作。

没和谁在一起吗？

当然！索恩的语气很坚定。想起来，他自己也奇怪，这些天他真的什么女人也没找过，尽管并不是没有机会。

娅一阵感动。见到索恩后，他的一连串表现都让她感到宽慰，先前在飞机上的种种疑虑，全随她的气息留在了云间。此刻，她也情愿相信索恩的话是真的。她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推拒着手：你……想我吗？

回答她的是一阵粗鲁的动作。

几乎是刚关上门，娅就被索恩抱了起来，随即两人一起跌倒在床上……

索恩将娅的衣服脱得差不多了，娅无力地抬起头来：总得让我先洗洗吧？

索恩耸耸肩膀，重重地拍了下娅的臀部：好吧。

娅走进卫生间的时候，索恩给自己倒了点酒，一仰脖颈，全倒了下去。不一会，浑身的血液更加畅酣地奔流开来。他默默地坐了一会，被哗哗的水声撩逗着的情欲，终于使他捺不住了。他站起来，躲到卫生间门口，悄悄向里窥视。背对着他站在水龙下，娅浑圆的胴体光滑而结实，在朦々水汽中，象一条浮出海面的美人鱼，蠕动着，袒露在索恩眼里。他的呼吸陡然加快，三下两下地扯下自己的衣服，一闪身，钻了进去……

七

或许是出于本能，或许是女性的直觉，娅和詹妮一见面的刹那间，都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回避反应。虽然只是些微的迟疑和不自在，但在彼此心头漾起的惶乱与不快却很久才平复。

实际上这也是自然的。两人都有着思想准备，知道对方能吸引某个男人，必定有其不一般的魅力处，但在深心里却又下意识地相信对方不如自己出色。一旦见面，那种“出乎意料”的感觉自然就成了一种压力。好在两人毕竟都是见过些世面的，女性之间既有相克的一面，也有相容与相谅的心理需要在。两人短促地调整了一下心态，一面默默地、习惯性地探询、审视着对方，一边对话；渐渐地，两人都感到对方并无恶意，感到许多共鸣、可意会之处，谈话便又不知不觉地热烈而和谐起来。

实际上，这也很正常地体现了两个人的聪明之处。在一般场合下，两个中国姑娘没有特别原因，未必有相处的愿望，但在目前这样一种共同都有着外国情人的比较特殊的情形下，倒是有着不少乐意趋同的心理需要的。至少，彼此都比较能体谅到对方的心境，也都乐意显得大方而有气度，况且目前谁也不觉得谁受到了什么特殊的压力。

这情形显然令索恩和弗兰克特别满意。他们和她们一起喝了点咖啡，东拉西扯地寒暄一气后，精神十足而迫不及待地换上运动服，操起球拍，开进了网球场。

娅和詹妮也就兴致勃勃地随他们来到室外，坐在草坪边的遮阳伞下，边啜着可乐，边聊天，同时不忘适时地常常是故作激动地为两个男人喝彩、打气。

娅十分羡慕弗兰克的住处。这是南郊风景区外，邻近江边的一片坡地。三面绿树婆娑的丘陵怀抱间，建着十几幢各带小院和草坪的哥特式别墅。专对外国人和海外投资者售租。弗兰克的公司为他们的6名常住人员租了两幢别墅。每幢楼配一名“阿姨”，为他们洗衣、清洁。弗兰克住的这幢，另两人最近去海南筹建一个办事处，所以目前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独居。事实上也就成了他和詹妮的临时“新房”。

天气很好，风很小。空气中浮漾着草叶和江水湿润的气息。坐在楼前远眺，屋后坡岭上飒飒红枫在绵软的秋阳下闪烁着温情；杂树、茅草从坡上漫延到江边，透过微波般起伏的草尖，可以看见江上偶尔游弋的货轮的舵楼，同时不断有许多不知名的鸦雀啁啾着从江边飞过头顶，栖隐于身后那密密的山林间。

其实我们公司也应该租这么个地方给职员住，娅叹息道：费用比宾馆便宜环境却远比宾馆舒适。这么静，这么美，这么好的空气，我都象有几个世纪没接触到了。常住在这儿，什么三烦四恼都会被大自然冲刷干净的，你说吧？

当然。詹妮表示理解，她指指身后说，据说那顶头的两幢还空着，你可以叫维纳说服他们老板来买下或者租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在一起聚会了。

哪能呀！娅忍不住笑詹妮为他们想得太天真了：我们老板宁肯花更多

的钱，也不愿让手下人散住在外面，连住别的宾馆都不行。他是个很古板的人，最怕别人在外面乱来，做出什么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来。何况，即使他愿意这么办，也没我们中国雇员的份的。

这我知道，我是想，索恩住过来，还不就等于你也住过来？

不不，你想到哪去了，我和索恩……

不必瞒我。詹妮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在美国好歹也泡了几年了，什么事不可理解，什么道道看不出来？

娅不禁红了下脸，辩解道：我的意思的，我们一个单位，只要有别的同事住这儿，我就不便住，而且我和你不同，我没结过婚，现在还受家里人的限制，原本和索恩也……很偶然才在一起的——你呢？你现在常住在这里？

基本这样。反正家里人不会干涉我。不过我可不会老泡在这里，男人嘛，总得跟他们悠着些好，要不然很快就厌倦你，象扔一件破衣服一样把原先象珍珠宝贵一样含在嘴里的女人扔进大江里去。

听了这话，娅的心不由得一凛，虽然明知她说得有理，情感上却不愿接受。她说：你这真是经验之谈。不过我想，人与人不完全一样，如果有感情的话……

概莫能外！詹妮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娅的话头，顿了顿又补了句：至少对多数男人而言。

顺手从烟盒里取出支烟来，点上后，很优雅地送到嘴边，悠悠地吐着烟圈，也吐着她的见解：男人的本质就是喜新厌旧，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对女人有感情没感情只不过决定他们以何种方式抛弃这件旧衣服而已。有的是毫不在意的一扔了之，有的则是扔上一把金币。更常见的是看起来没有扔，比如他们的妻子，实际上却早已被束之高阁或冷藏 in 漂亮而空荡、只有做不完的家务、忙不完的孩子的“家”里……

娅愣住了，不禁有几分伤感地问：那么，弗兰克这样的……

我说过概莫能外。何况我和他原本就和你与索恩的关系不同。我有丈夫，我不想结束，尽管他也可能将我“冷藏”。但我们作为女人的天性却使我们差不多，天性中有些东西使我们痴傻不悟；再超脱再玩世不恭的女人也不可能象男人那样随意，除非那纯粹是交易关系。所以我不想更换丈夫这件衣服。何况我早就看透了，对于女人来说，更换衣服既不象男人那么方便，换了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但是你就不同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和你不同？

你的眼睛告诉我一切，一开始我就看透了你的心思。你不知道吗？你看索恩的眼神和我可大不同呢。娅呀，你现在大概不会超过22岁吧？24？好吧，我来告诉你我现在多少岁，我现在刚刚过完28岁生日，我在美国闯荡江湖时间虽然不算大长，但三年时间里你知道我和多少人、什么样的人打过多少交道？如果要问我在美国的最大收获，告诉你，很简单：我认识了人是怎么一种动物，更认识到男人是怎么一种动物——实质上讲，他们大都不坏，只不过就女人、尤其是中国式、东方式的女人的根本愿望来看，他们实在都是些……

詹妮明显地激动了，她一时找不出一个自认为合适的词，不由停顿下来，狠狠地掐灭了手中那还有一半的香烟，终于从齿缝中迸出一个硬梆梆的词儿来——王八蛋！

娅绝望地看着她，半晌，才说：那么你的感觉是……索恩也是那种人？我是说早晚也会将我象件衣服一样抛弃的人？

詹妮尖锐地看了娅一眼，有些犹豫。经不住娅的催问，便说：你先回答我，你一定要嫁给他？

娅吃了一惊：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心思？索恩先前和你们说过我们的事？

说什么！詹妮淡漠地撇了撇嘴，神色有些黯然：你的心思全都写在脸上！几年前我就是现在的你，嫁给我丈夫前我几乎是死乞白赖地缠住一个同校的外国留学生。结果……我为什么去的美国？就是因为现在的丈夫拿到了签证，我想随他出去，可能会找到那个早就悄悄地弃我而去的王八蛋，可是……幸亏我醒了。象一场恶梦醒来，我发现我一无所有，又似乎一无所失，总之我现在很好……许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我高兴时就说我怕我会误生个女儿，这世界生女儿等于生个活囚徒，一辈子都是情感的奴隶！不高兴我就干脆说：去你妈的母亲！如果能做父亲我就生，生他妈的一打儿子，我为他们做牛做马，让他们一辈子只干寻花问柳一件大事！

娅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似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詹妮，其实仍然是满腹哀怨，愤世嫉俗的背后藏着一大块血淋淋的创疤！呵，万一索恩他……我也会象她这样吗？娅浑身颤栗不止，牙关也不由自主地咬紧了：不，我可不愿象她这样！如果他真是无情无意的东西，我决不让他安生！至少我决不留恋他，决不作情感的奴隶……见她一言不发的怔忡相，詹妮从自己的怒火中醒悟过来，伸手轻刮了娅的脸一下，笑笑说：别发呆了。没听过吗？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也许你不至于象我一样糟糕。也许这个索恩是个真是深爱你的……她远远地望着嘿嘿大叫着击球的索恩和弗兰克，悟有所悟地说：瞧那两个家伙，据弗兰克说，他们在波兰时处得很不一般。看来这也是男人的优势之一，他们相对的较重朋友感情，女人可惨了，自身懦弱不说了，还天性地视同性为敌，实际上反映的还是女性对男性的无奈和对自身处境的绝望。但愿我们能超脱这个，互相帮衬着点，我相信我们之间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对你那个至高无上的索恩是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而你呢，我料定你现在也根本无心旁鹜，这就成。

要知道，这两个家伙不好对付呢，尤其是你那位索恩先生。

为什么？他很通情达理的。

这也许是，但我指的不是这个，我的直觉是……

- - 嗨，你们在谈什么呢？把我们撇在一边？

是呵，没有女士的喝彩，男人还有什么拼杀的兴致呢？

索恩和弗兰克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浑身的汗走了过来，并将球拍交给她俩，劝她们也去玩一会。娅不会打网球，本不想去，可是詹妮将她拉了起来：走吧，活动活动没有坏处，我来教你。

两人蹦跳着走进场子里去时，弗兰克擎着可乐的手停在了半空，呆呆地望着她们的背影说：伙计，看起来都不赖呀，不是吗？

你觉得娅怎样？

超乎想象！很棒，特别是……瞧那两只乳。看样子你很爱她？

索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不会是想娶她吧？

索恩手一摊：我还没想过这个。她怎么样？

你是说詹妮？也不坏，就是这个……弗兰克指指自己脑袋：并不好办。

你是说，不够开放？

嗯……对你也许是个例外吧。

哦？

两人相视片刻，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笑够了，忽然都觉得不知说什么好似的仰着脸望起天来。望得眼花了，便又都无意识地似地端起咖啡，默默地呷。

或许是那渐渐苍老起来的天色影响了索恩，他突然显得忧心忡忡地样子嘟哝了一声：人生如梦哪。

你是说……弗兰克擦着眼镜，一双变了形的眼睛迷茫地瞪着索恩。

我是说……他妈的我突然想到作一个男人可真够无耻的。

无耻？弗兰克一把摘下刚戴上去的眼镜，又一次不知所以地瞪着索恩。

贪婪！当然，也够可怜的。

可怜？你觉得自己可怜？

啊哈，只不过是偶尔会忽然生出的一种怪念。

嘿嘿，可真够可怜的。我说你是累了吧？

哼，难道你不觉得累吗？索恩突然亢奋地转过脸来，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弗兰克，见弗兰克依然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禁滔滔不绝地发泄开来——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可怜呢？似乎应该是女人。至少她们总在抱怨自己不幸、可怜、烦恼，可是，有谁想过男人是否可怜呢？

当然……弗兰克可怜巴巴地附和着。可是索恩根本不在看他，眼望着天继续说道：不妨让我们来看看男人这个该死的概念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这个约定俗成的千百年进化成的概念的内涵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求所谓的男人要永远不断地去征服、探险、寻求，要求他刚强、坚忍、洒脱，以一切来证明他是个“男人”！

无怪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总是爱论述说男人都是好色之徒——对，如果不仅狭义地理解这个“色”的话。一个男人可能是球迷，可能是赌徒，可能是事业家，甚至道德家，但无论如何，他都可能下意识地无数次编织过关于女人和色情的美梦。然而，人们也该明白，关于男人好色的理论顶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男人的骨子里并不仅仅是好色。好色仅仅是他的一面。他更好爱，好被爱。他实际上象个懦弱贪婪而又永远饥饿的孩子。他更需要的是“证明”。或事业上的或竞技上的或者干脆是从异性那儿来的种种“被爱”、成功的证明。为此他拼命工作，拼命发明，有时甚至接二连三焦头烂额地拼命和女人作爱，但那多半又不是为了性欲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不甘示弱！难以满足证明欲的男人必是困惑自卑惶恐不安甚而是自暴自弃的——他抑或酗酒，抑或斗殴，甚而变成一个性变态或强迫症患者，躲在角落里由“自己”向自己发难。潜意识里的他永远不停地拷问着命令着他：你是个男子汉哪！

你得象个男子汉，你得成功！

可他妈的这在今天这种世道下，谈何容易？

他太累了。他太无奈了。他太象个没有信心受惯娇宠的脆弱的娇宝宝，太象个饱受别人赞美而变本加厉地穿衣打扮、拼命往脸上涂脂抹粉的漂亮女孩了。事实上他也常常企图换一种活法或者改变点什么，可是他终究还是……

喂，弗兰克，你不以为这样做男人其实真是怪可怜的吗？

我想是的。弗兰克象看着个精神不正常的家伙一样，小心翼翼地陪着

笑点着头连连说：是的，是的，的确是。只是……问题是我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男人呢？而且，好象我并没有你那么强烈的体验——我是说，感慨。哦，索恩，你今天怎么啦？你现在改行做哲学家了吗？

那又怎么样？

怪可怜的。

是呵。不过，也许最不该可怜的倒是我这号自以为可怜的家伙。

索恩你真逗。

等着吧，到我这个年纪，你也会幽默一些的……

八

天色黑下来。四野仿佛突然被浓郁的静默吞没，只剩下朦胧的山坡哽住夜的咽喉，在沁凉的晚风里倔强成一幅风景。与此同时，坡上的别墅相继吐出温馨的光线，灯塔般呼应着江上的航标。

晚餐很简单，却很丰富。索恩和弗兰克各显身手，做了两只烤鸡、一道蔬菜色拉，还有不少娅带来的香蕉、苹果。气氛也很热烈。他们喝的是索恩买的王朝白葡萄酒和一小点弗兰克的XO法国白兰地。最令娅开眼界的是他们喝XO时那付一本正经、宛如日本人茶道般的庄重劲儿。弗兰克剩有半瓶他从法国带来的正宗XO，他小心翼翼地从小酒柜里取出，小心翼翼地给每人杯中倒了那么浅浅的一小层酒。然后，按照所谓道地的法国人喝法，开始慢慢地嗅、抿、呷，咂嘴乍舌地，喝符水似地滑稽。

詹妮看出娅的疑惑。便给她解释说：正儿八经的法国人的确就是这么种喝法。喝这种高档的XO，边酒具也都是有讲究的。他们一般要使用细长细长的高脚酒杯，据说那样香气可以沿着杯沿缓慢上浮。然后他们一般要谈些关于这种酒的性味、酿制、品尝方法等话题。然后才是细滋细味地“品”尝。一般法国人也不是常喝这种酒的，喝也都这么浅浅地来上一小点，据说大多法国人家中买一瓶XO，通常要喝上个一年半载的呢！

那当然，索恩也说：品尝名酒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我在中国的宴会上见到过不少莫名其妙的酒徒。有一次一个手不离无绳电话的壮汉，一顿喝空一整瓶XO，一脸的志得意满；还有的头儿端着酒杯沿桌敬酒，一口一杯XO，以示豪爽。其实那是什么？牛饮！贻笑大方！

有什么趣味、品格可言？

法国酿酒商们也感到不可思议，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发大财啦。弗兰克也说：XO在法国市场上的销量很有限，绝大部份市场都在亚洲，近年则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真有意思。

后来，索恩和弗兰克又回忆起他们在波兰的趣事，感染得娅和詹妮乐不可支。

索恩忽然联想起一件关于弗兰克的趣事，便转而问詹妮：现在你是否经常与弗兰克上街购物？

是呀？

弗兰克是否表演过什么魔术给你欣赏？我在波兰时可是时常欣赏他的

绝技的。甚至我还因此受惠呢。

魔术他倒是变过不少，只是购物时……哦！詹妮顿时指着弗兰克哈哈大笑：你问他自己吧。

弗兰克不好意思地看看她，脸有些红：这在中国不太好办，中国的商场和波兰的不太一样。当然，我们成功过。詹妮，还是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他呀……詹妮先让她看高高地站在书柜上面的一匹足有半人高暗红色的木雕大马：看见了吧，那匹马就是他的魔术变来的。

变回一匹马？她不相信地抬头看起那匹大马来。

这是匹梨木雕的工艺马。头一天在商场的展台上看见它的时候，弗兰克围着它转来转去，告诉我他太喜欢这马了，想要买下来。我说太贵了，980元呢。他没吭声，又看了会，拉着我走了，说：明天我将出580元买下它。第二天我将信将疑地随他去了商场。弗兰克又围着马埋头仔细看了一眼，忽然，他要我转过身去和营业员说几句话。随便你胡扯什么，他悄悄地对我说，别让她注意我就行。我奇怪地照办了，暗中一看，天哪，这小子手脚麻利地用指甲将贴在马胸部的那张标着980元的标签刮掉，迅速粘上不知从哪弄来的一张一模一样的新标签：580元！

我惊呆了。弗兰克却不慌不忙地告诉营业员他要买下这匹马。

980元。营业员见有生意，开心地报出价来。

不，580元。弗兰克边说边取出钱包掏钱。

营业员不高兴了：我们是国营商店，不还价。

当然。弗兰克将马转过去：本来就是580元嘛？

营业员一看，嘴巴张得老大：哎呀！这是什么时候改的价？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这马放这几个月了，我一直记得是980元嘛……

另一个营业员也过来看，一口咬定是980元，他曾经按这个价卖过一匹。于是他们找来了部门经理。经理当然也说是980元。可是弗兰克不管他们怎么说，只管指着那标签要按580元买下：在国外，价格标签就意味着法律，意味着信誉。经理先生，也许这里的确有什么差错，可是我可不想按你们的差错来购物。谁知道它原先标价是不是580元或者480元呢？但我尊重事实，既然决定买了，就不管以前是什么价，愿意按现在的价格买下它。

经理急得抓头挠腮：580元，连进价都不止这个数嘛……算了，谁让我碰上个抠死理的老外呢？就这一匹，卖给你吧……

我要两匹。

你……经理倒抽了口冷气，慌不迭地说：只有这一匹了，再有也只能是980元的！

弗兰克象受了谁的骗一样，唉声叹气地付了钱，抱回了这匹大马。

哈哈……大家都乐得前仰后合。

偶然，偶然。弗兰克红着脸说：那天我心里也够窘的。可是一旦那个了，就不能退了。

幸亏我是外国人，换了中国人，会不会给弄到警察局去？弗兰克真是聪明小子，而且真有不少人所不具的绝招，大大地露了一手。餐后喝酒的时候，他兴致勃发，找来一副扑克，给大家变了好几手魔术，又取出一盒网球，玩起抛球杂耍来。最多时，竟能同时抛接五个网球，流星般飞起旋落的

白色小球，把大家都看愣了，采声不断。

弗兰克停下来喘息的时候，詹妮忽然也来了兴致，她取过扑克，说：他那手不稀罕，看我给你们来点绝的。说着，随手在桌上排出9张牌来——7 9 J 4 3 K Q J 8 这表示什么意思？索恩疑惑地问。

什么也不表示。有时这有助于我计算。詹妮的表情变得神秘诡谲：从现在起，希望大家肃静，我需要进入一种状态。当我开始的时候，我将离开这间屋子，然后，你们任何人不准变动现在的坐处，由一个人用手在离牌一公尺左右高度悬空指定这9张牌中的某一张牌。指好后，我回来，可以在10秒钟以内，准确猜出你们所指的是哪一张牌。

悬空？不可能吧？娅惊异地叫道：你不是说需要计算吗？悬空了和计算有什么关系？何况，这9张牌式和什么样的计算方式有关？

无可奉告。这就是我的玄奥之处了。

恐怕是你故弄玄虚吧？索恩漫不经心地说：我关心的倒是，如果你猜不出来的话，是否愿意接受什么处罚？

当然可以。随便你们怎么处罚都可以。

如果我需要一个吻呢？

索恩！娅不安地拍了索恩一下：怎么和小姐开这种玩笑？

没关系。詹妮满不在乎地说：如果我猜中了呢，你如何受罚？

让你吻一下！

我可没兴趣。詹妮挥挥手：好吧，现在我需要吸一支烟，她半闭着眼睛，点起一支烟后，面壁片刻，突然下定什么决心似地，大步向外走去：诸位，开始。

剩下的几个人将信将疑地面面相觑，娅的心莫名其妙地跳起来。索恩又一次仔细研究了那9张牌的摆列顺序，十分自信地说：奥妙一定在这9张牌的顺序中，我们知道，顺序，也就是秩序，是社会，乃至自然界……

不可能，娅说：这算什么秩序？依据什么原则摆列？

何不试试再说？弗兰克说着，先悬起手指，在中间那张3的上方虚指了一下。

奇迹真的出现了。詹妮进来后，围着三人转了个半圆，一下子将那张3拿了出来：就是它！

天！索恩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如果你没有偷看的话，这绝对是奇迹！且慢！他忽然跪在地上，吃力地将脑袋钻到透明玻璃茶几下方，怀疑问题是否出在那儿，是否有反光什么的，可是一无所获。

索恩你别乱看了，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奇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娅不服气地拉起索恩：这回我来指牌。

她犹豫了半天，终于在9张牌右上方的J上遥遥地点了一下。

这回，詹妮似乎有些迟疑，她俯身在每张牌上使劲嗅了一会，才确信无疑地指出了那张J。

娅也愣住了。

妙的是，接下来詹妮又一气连猜了三次，无一不中。大家彻底惊呆了。

呀！你有特异功能吧？娅不禁打了个寒噤。

也许是吧。

可是……

不！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奥妙所在。索恩激动得脖子都红了：詹妮，

我要再试一次。

可以。

当詹妮出门后，索恩突然吃力地翘了自己的脚，高高地用鞋尖点了一张牌。放下脚时，得意得脸都歪了：我相信她是凭某种特别灵敏的嗅觉，每个人都有特定的气味。现在，让她去嗅吧，我的皮鞋不会让她嗅出任何结果来。哈哈……

可是他的笑容还没收回，詹妮已经毫不犹豫地抽出了那张用脚点的K！

哦，上帝！这可怕的詹妮一定是一个具有魔力的女人！

东方魔女。弗兰克说：在美国，真有个大众报纸记者这样称她，并愿付五百美元为她照些照片，说要配文章发表。

还有个富家子死活缠着要买我的专利呢！

专利？索恩迷惑不解地问：如果是一种心灵功能，如何可能转让？

完全能。而且转让后，你立即就具有了与我一样的魔力。

这是真的？索恩有些醒过神来了：这么说，这里肯定有鬼！

如果有鬼，它一定附在你的皮鞋尖上——哈哈！弗兰克说着，想起先前索恩那付鬼鬼祟祟的滑稽相，忍俊不禁，一下子露出了马脚。

好哇！我明白了。聪明的娅顿时悟出了什么：索恩！怎么我们没想到过这个屋子里可能有一个同谋呢？

嗯？你是说……弗兰克？

弗兰克早抱着肚皮，笑倒在沙发里了。

一阵喧闹之后，弗兰克公开了这个一经戳穿便一钱不值的秘密。弗兰克让索恩看自己手上把玩着的火柴盒，指着桌上那9张牌说：这9张牌，在排放上正好形成一个长方形，每张牌的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它所处的地位，上中下三排，左中右各占一点。这在任何长方形的东西，比如火柴盒上，都能找到对应的位置——*(7)*(9)*(j)*(4)*(3)*(k)*(q)*(j)*(8)----这样，指的人指其中任何一张牌，比如3，那么它就处在中间那个点上。这时，我作为同谋，就会在别人难以查觉的情况下，以一指按在中间这个点上。这样，猜的人瞟上一眼便立即知道你们指的是哪一个张牌了——什么需要计算，装模作样嗅嗅气味，都不过是逗弄人和转移视线和注意力的把戏而已……

哇！

骗的和被骗的一片哗然，前仰后合。

欺诈，欺诈！索恩伸手点着詹妮的额头大笑：彻头彻尾的欺诈。

可是，你总得承认我们的表演天衣无缝吧？

当然。所以，我想我该兑现诺言，送给你一个——谁也没有意想不到，索恩突然一把揽住了詹妮的脸，吧叽、吧叽，在她脸上烙下两个响亮的吻！

索恩！

娅的喊声未落，索恩已在弗兰克的惊叫声中，四脚朝天地倒在了沙发上。

等他满面通红地爬起来时，詹妮已若无其事地摸出一支烟，啪，掀响了打火机。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她发愣。她悠然喷出口烟，冲着索恩微微一笑，说：对不起，把你揉疼了吧？

你可够厉害的。索恩讪讪地整理着搞皱了的西装。

没办法。我不是那种和谁都能作爱的女人。

哦？哈哈……弗兰克毫无来由地又大笑起来。

娅忽然想哭。

詹妮蹦起来，跑到对面墙角，啪一下掀响录音机开关。屋内顿时灌满麦当娜狂热而放肆的歌声。

我们跳舞吧——娅，来呀！詹妮浑身如散了架了般狂放地扭了起来。弗兰克第一个冲了过去，和詹妮对扭开来。

我有点头晕……娅有气无力地坐着没动。

我倒乐意蹦一蹦。索恩一个大步便跨到了詹妮身边，顺手一拨，弗兰克被他弄到了身后，他扭起一种西班牙牛士般的舞步，将詹妮紧紧围住。

嘿嘿，刚才你可是把我弄疼了呢，小马驹。他边扭边冲着詹妮使鬼脸。

詹妮一笑：对不起。

没关系。要知道我的祖先是膘悍的游牧民族。驯服烈马是我们的天性，越是桀敖不驯的马驹我越是想驯服它，你懂吗？

詹妮没睬他。头一低，从索恩腋下钻出去，一把将娅拽起，扯着她打起旋来。

不知什么时候，索恩和弗兰克都不在这间屋里了。

两人关上录音机，坐在沙发上喘息着。

出一身汗舒服多了。詹妮撩起长长的乌发，擦着颈后的汗水说：今晚我喝多了。歇一会我们洗个澡去。

他们人呢？娅心神不定地看看表：快11点了。

别管他们，还早着呢，在美国，夜生活这才刚开始。

可我们……

怎么，你还想回家？这儿找出租不方便，再说，空着两套房子呢，怕没你们住的？

不，索恩不愿意住外面的。

不见得吧？我的感觉他和弗兰克的关系可不一般。

我觉得也是。可是，还是问问他吧，要走就得早些走？

别响，詹妮忽然支愣起耳朵听了会，说：哼，我知道了，准是在看那玩艺。

看什么？娅也竖起耳朵，似乎也隐隐听到楼上传来断断续续奇怪的呻吟。看电视？

黄货。詹妮肯定地说。这儿多得是。不信你上去看看。

娅刚站起来，詹妮一把拉住了他：慢着。你别让他们发现你。万一真是的，我看我们得想个什么法子来对付他们——我看你也不见得想和弗兰克作爱吧？

你说什么呀！娅的脸唰地红了：扯哪去了？

不，我早有一种预感。这俩家伙呀，亲如手足，在国外这种事情并不稀奇。这帮狗男人，总想着换换口味。我可败胃透了。

你是说，他们想交换着和我们……一向自以为十分开放、十分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娅，虽曾听说过，却从没料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她紧张而不快地叫起来：詹妮你别胡思乱想啦，怪吓人的！至少我相信索恩决不是那种人，虽然他有时也喜欢追求别的女人，可那都不过是一种没感情的纯性欲而已。他对我还是很在意的，他不可能愿意将我和谁交换的！

你呀，太天真。这要看什么情况，谁和谁嘛。再说……你去看看，那上面都是那一套把戏——嗨！小姐们乐够了吧？弗兰克从楼梯拐角处探出头

来，招呼她们上去看录象：来吧，换个乐子吧！

你先上去。詹妮不由分说将娅推上去：如果不在看那种片子，你就叫我一声，否则，你就说我上不来了，跳舞扭坏了腰，动不了了！

你这个人哟！好吧。

娅觉得詹妮这人真有点神神道道的了。便自顾上楼去了。哪知进屋一看，顿时傻了眼，屏幕上一片肉团。好几对赤条条的男人女人，正哼哧哼哧地在干那个事。她本能地想走，索恩拉住了她：你没见识过这个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詹妮怎么没上来？还没蹦够？

她……到了这时候，听索恩提到詹妮，娅一下子感到她的话似乎真有那么种可能了。心底倏然涌起一股揪心的伤感，并且第一次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对索恩的反感。她不由得转过脸去，恨恨地对弗兰克说：你还是去关心下詹妮吧，她跳舞不小心扭坏了腰。

很严重吗？索恩和弗兰克一齐冲下了楼。娅坐着没动，木木地看着屏幕上那些动物般扭动的肉体。若在平时她对这些画面或许还会人某种程度的认同，此时却只觉得心头一阵阵恶心。人和动物到底还有些什么区别呢？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

她相信画面上那些女人不过都在表演，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兴趣的，要有也只是女人中的一小类人。但是男人呢？这上面的恐怕也不过是在为谋利而表演。但是生活中的男人们呢？真的都象詹妮所说的全是他妈的狗东西？真那样，女人的情呵爱呵，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了这种几乎等同于女人生命支柱的真正的情和爱，女人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娅！索恩在楼下大声喊她。娅没动，也不回答。有一刹那娅简直想从此永不理睬他了。

娅，别看了。詹妮伤得不轻，我们得早点回去啦。

娅匆匆擦了擦眼角的泪水，下了楼。迎面看见詹妮歪躺在长沙发上呻吟着。维纳不安地站在她身边看着她。视线相遇的时候，詹妮诡秘地向她挤了挤眼睛。弗兰克在打电话为他们叫出租车。

你好些了吗？要不要送你上医院看看？娅假意也很焦急地上前问候詹妮。

不……不用了。睡一觉就会……哎哟！

看着詹妮那装得活灵活现的怪样，娅又差一点想笑出声来。

索恩在车上睡着了。一上车他就显得十分疲倦，呵欠连天，心不在焉。很快便发出了轻微的酣声，高大的身躯山一样歪在娅的肩上。娅毫无困倦，默默地抚平他有些零乱的头发。

只有在这种时候她心里才感到一种踏实。然而，一转眼她的心便又象充满了雾气的公路一样，阴郁而沉重起来。她反复咀嚼着先前詹妮的话，越想越觉悲哀而不可思议。不，表面自信、精明、成熟老练的詹妮的内心实质是怯懦、痛楚而软弱无力的，她总有缺乏信任、缺乏真爱、缺乏安全之感，总在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某一段灰色记忆套一切生活、一切人。她的想法太古怪、太偏执。我不相信索恩会是她说的那种人。至少他对我是真诚的……

尽管这样想，这天晚上娅真正地体验到了不满足的感觉。索恩似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或许因为在车上小憩了一会，他甚至进行得比往常还持久而有力——但是娅却觉得自己分裂成为两个人，一个沉醉、一个清醒；一个在努力投入，确信无疑，另一个却在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娅明白这是什

么原因。狂热已经冷却，她开始了真正的怀疑和担忧。她的不满足产生于这样一个似乎早已有之、如今却突然真正被自己相信了的事实——索恩并未、甚至也从不打算把自己完全交给她！

一股似乎绝望又近乎愤怒的东西在娅的意识中汹涌开来。

她终于忍不住，一定要向索恩证实詹妮的猜疑是否有道理。她直接了当地向维纳道破了詹妮是在装伤，是在试图逃避她所认为的困境。她问索恩：是不是你们真可能会有那种想法？

詹妮！嘿嘿，她可够聪明的！索恩的反应是一阵惊讶而扑朔迷离的大笑，随后他激烈地否认了自己和弗兰克曾经有过那样一种预谋。完全是胡思乱想，或许是她自己有这种潜在的愿望吧？

我也是不相信的，要真那样的话……

真那样的话，也只可能是弗兰克的想法。或许他和詹妮曾经作过这类游戏也未可知。因而，如果弗兰克真向我表示这类愿望，我想……至少我不会象你一样大惊小怪。游戏而已……

这么说，你真会同意这种荒唐透顶的把戏？

也许，在某种特别的情形下，比如……

别说了！娅倏然间怒不可遏，一把捂住索恩的嘴：我知道你的特殊情形是什么货色，你一开始就在打詹妮的主意！她那样吸引你，以至一向很在意我的你，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出卖我！你和弗兰克完全是一路货色！

索恩惊异地竖起了身了，使劲推开了娅的手：娅！你今天怎么啦？不过是老实告诉你一种可能，并非真有其事嘛？何况，詹妮怎么能与你相比？我决不会真爱她的，不过是她身上有某种刺激我的东西……

可是她是你最好朋友的情人，你怎么可以打她的主意？

这有何关系？再说，弗兰克不是也可能打我情人的主意吗？

我不是你的情人！娅厉声尖叫着，一把扯开身上的毯子，抖抖嗦嗦地穿起衣服来。

娅！你今天怎么啦？你可从来不是这样的……

也许，正因为从来不这样你才……太卑鄙了！

你说谁卑鄙？

你，你们！看看你们心中都存着些什么？动物！你们都是些草菅女人情感的动物！哦！

天哪，简直太令我失望了！索恩厌烦挥了挥双手，身子滑稽地一挺，又笔直地倒了下去，猛地扯起毛毯将自己兜头罩住。

娅一愣，原以为他会不让自己走的，不料他竟连哄哄她的耐性都没有了！泪水顿时扑簌簌地落满了双颊。一赌气，她愤怒地抓起小包，真地回家了。

等电梯的时候，她忍不住偷偷地回头看了好几次，满心希望着索恩可能会追出来，可是，她又一次失望了。当又一趟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不得不钻了进去。心灵霎时和那颤动的电梯一起，飞速下沉……

一见到娅，岑的心头就格愣一下，瞧她那付失魂落魄的样子，岑就明白她的近况依然不妙，但为了活跃气氛，岑仍然作出一副开心的样子招呼她：嗨，我的白领丽人，这么久也不见你个鬼影，躲哪去啦？

我渴坏了，娅勉强一笑，答非所问：给我点什么喝的吧。

岑忙从另一间屋里找来一听可乐，倒出大半杯递给娅。娅接过去，一口气喝完，将杯子递给岑：谢谢，劳驾你再给我倒满。

岑不出声地又给她倒满，娅又喝了几口，突然哽咽着说：岑，如果你丈夫突然不再爱你了，你会怎么想？

岑喘息起来：怎么啦你？那个索恩他终于露出真面目来了？

哼！第一眼看见那个讨厌的詹妮时，我就觉得事情不妙了。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时时都在后悔不该随他到这个鬼地方来玩。索恩说话、打球、作什么事，那眼神动不动就粘在詹妮身上了。我想他是以为我不会注意到呢，可是后来，越发不象话了，回来的车上，他要么睡着，要么长吁短叹、心神不定地望着窗外发呆，仿佛根本不知道还有个我在他身边。甚至在睡觉时，我敢肯定他那会儿想着的仍然是那个詹妮！先前他还竟敢当着我和弗兰克的面吻詹妮，我当时差点跳起来指着他鼻子骂他一顿：你是带我来玩的，不是来勾引女人的……

岑打断了娅的话：什么事请你从头说来好不好？我都闹不清哪和哪了！

娅恍然大悟，便将这些天来的事情，包括出差时发生的种种都告诉了岑。未了她恨恨地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也明白，这事无论如何也怪不了詹妮。可就是……

这就对了，不要又犯我们女人常犯的错误，表面上怪男人，骨子里却恨女人妨碍了自己，当然，实质上这里反映的还是女人的无奈。看起来女人们一个个花枝招展地互相争斗，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敌人。其实起主导作用的还不是男人们……

你不知道，詹妮很有吸引力的。娅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真嫉妒她。她高高瘦瘦的，有一副显著而轮廓分明的相貌。脸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很突出。小而漂亮的嘴巴，大而漂亮的弯弯的鼻子，不大却很有神彩的黑眼睛。她常常显出玩世不恭的样子，这点最刺激我了。说起话来又尖锐又流利，还多少带着夸张的笑容，还有那副什么都知道了了不起的作派和自信，都使我嫉妒。不过，接触多了，我就觉得她这不过是表面上的自信。我发现她时不时地会关注弗兰克，眼光有时几乎是一刻不离他身上。表面上她却一副全不在乎他的样子。实际上我相信她很在意弗兰克而又缺乏信心。她生怕失去他却又深感无法驾驭弗兰克。这一点我倒和她有点同命相怜。

在对付男人上，她与我恰好取了两端，我试图以柔克刚，她似乎在以“刚”克柔。我现在可以肯定詹妮是个内外很不一致的女人。表面上她自然而傲气十足，内心深处却忧心忡忡，满是恐怖，害怕承受压力。明明是畏惧孤独却又不自觉地装出从不孤独、心满意足的模样。这种人反令我深感害怕。因为你难以捉摸她的心思。

你要捉摸她干什么？你相信索恩真会去追求他？

已经在追求了！

你怎么知道？

詹妮告诉我的。我完了。索恩真的不再爱我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一架以后，没到家我就开始后悔了。可是第二天上

班时，当我企图和索恩正常相处时，他却一副怒火未熄的样子，两天几乎没和我说一句话；而且还好几次从未有过地粗鲁地对待我，不断在工作中挑我的岔子，不是怨我复印的文件不清楚，就是怪我没按时为他发电传，其实我都作得特别好，要差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一会儿，他根本是心不在焉，对我不感兴趣，甚至是开始厌烦了。我现在心情简直糟透了，我害怕真的失去了他，即使我能挺住，他也还会让我失去工作——我是他的秘书，他想不要我了，只消挑点儿碴儿和老板打个招呼，我不就失业了吗？

哪能这样！岑也不禁感到手里汗涔涔的为娅保不住这份情缘而担了份心，但却觉得索恩还是不至于绝情到娅所担心的那种地步，便劝她不要胡思乱想。

不，我现在越发觉得我以前对索恩这人的看法真是太片面了。他实际上是个极端自私的人，什么难以置信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

就说他追求詹妮的事吧。明明知道我很生气，詹妮也对他不感兴趣，可是他居然还是给她打电话约她！

詹妮去了吗？

她说没有。不过再想想，谁知道她呢？

弗兰克会不生气吗？他们是好朋友呀。她没告诉弗兰克？

据说弗兰克出差了。就是在，我想他也可能不在意的。他和索恩之间存在着什么默契都有可能。

詹妮怎么告诉你这事的？

哪里，是我问了她才知道的。是我和索恩翻脸的第三天吧，索恩突然漫不经心地问我记住詹妮家的电话号码没有。我说你不可以问弗兰克吗？他说弗兰克今天出差了。我起先想不告诉他。但一想，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到底怀着什么心，就告诉了他。

第二天我便给詹妮打电话，她告诉我索恩真的给她打电话了，约她出去跳舞。詹妮说她找理由推托了。还说她决不会理睬索恩的。起先我对她很有一点感激之心，可是再一想，又觉得自己再不能象以往那样轻信一切人和事了。

你得到他们后来接触的根据了？

没有。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接触上了！因为至今又有好几天了，索恩再也没有约会我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我曾在前天晚上想了个理由，给他们两个分别都打了电话，可是一个都不在家！我简直是……

娅痛苦地低下头，强抑着泪水，好久说不出话来。

岑默默地看着她，一时也不知怎么说好。现在，她是越发相信娅真是陷进一个无望之渊里去了。她由衷地同情她。

娅，如果你还听得进我的话，岑忽然爆发出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怒气：你就争口气，迷途知返，趁早和那小子一刀两断！依我看，这事如果是真的，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它说明索恩辜负了你，他根本配不起你的爱，你以前的迷恋毫无价值，既然毫无价值，趁现在已经开始清醒，就应该挣脱出来！

我何尝不这么想呵，可是……

当然，会有很大困难。爱情是一种病，一种瘾。治愈它需要时间，而且会留下创疤，可是只要有治它的愿望，终究能够治愈。而且你又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丈夫，干嘛吊在索恩身上？

即使你一时摆脱不了自己的软弱，也应该不放过别的可能。要是我，

索性再谈它三个五个男朋友！你会发现世界上值得你爱的男人多得是，至少，这也有助于你转移情绪，不至于陷到不可自拔的境地。那个现在美国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现在还有联系吗？我觉得他这种人作丈夫还是很合适的。联系从没断过。他常来电话。

前些天还说可能有家公司要他代理在华投资的事，很快会再来中国。他始终还当我是他未婚妻，主要是我……激动不起来。

别傻啦！和他挂紧点，多理想的一条退路？别到时候弄个两头不着实。

也是。这两天我也在想，为什么男人这么不珍视女人的情感？或许就是他们朝三暮四的天性使然；女人为什么容易犯痴，就因为我们不会象他们游戏女性那样游戏男性，情感太专一！

话这么说，我想你并不会轻易做得到的。但要切记一点，万一索恩又来哄你，你一定要顶住自己的感情，咬住一条——除非结婚，否则决不再轻易地作他的玩物，一切免谈！

无论如何不能再纵容他了。

你说得对，娅的神色开朗了些，肯定地说：无论如何，他还没有到完全不需要我的地步，我想他如果真的碰了詹妮的壁以后，或者和她玩腻了，还是会想到我的，到时候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他碰到我一个指头！

对，除非结婚！岑又一次为她打气：某些男人实质是腊烛。对付他们，有时这一手比什么都灵。

娅无声地苦笑起来：但愿如此吧。只是索恩他……

又来了！别老是索恩索恩的了，我听着都来气啦！

十

索恩看看表，快10点了。差不多了，他想。暗暗地瞟了眼邻桌的娅，挺起壮健的身躯，犯困似地打了个沉重的呵欠。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我得去喝点什么的。走到门口时，他迟疑了一下，终于还是对娅说了句：你不想来点咖啡吗？

娅埋头译着份文件，头也没抬答了句：谢谢，不用了。

索恩耸耸肩，上自己住处去了。

关上门，索恩先将咖啡壶插上电源。然后坐下来，下意识地摩挲着脸颊，沉吟了许久，突然下了决心似地毅然拿起电话。

铃声响着的时候，索恩伸手扯松了自己的领带，他觉得呼吸有些急迫。铃响了第6次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詹妮的声音。

早上好，詹妮，我是索恩。索恩开口的时候发觉嗓子有些干涩，不由得使劲清了清嗓门：我想你大约是刚从美梦中醒来吧？

是的。詹妮的声音的确有些含糊，还有些发沙：我昨天晚上和几个朋友上歌厅了。

真羡慕你们哪。为什么没想到请我也去乐乐？

是呀。詹妮似乎在笑：可是这都是帮比我还小的小毛头、小丫头，而

且……

而且我还不算太老嘛。你看呢？

詹妮咯咯地笑了：当然。

那好吧，今晚就请你腾点功夫给我吧，我想和你谈谈。请不要再拒绝。

今晚……詹妮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细弱无力：可是我恐怕……在哪呢？

在我房中吧。我会做几道地道的美式菜，让你尝尝久违的风味。

谢谢！也许……我想娅也会与我们在一起吧？

詹妮！索恩猛地皱紧了眉头：我想你不会不理解我的心思！

詹妮突然沉默了。索恩也不开口，沉着地等着。终于，他听到詹妮说：索恩先生，我想我首先应该明白地告诉你一下我的心思。要知道，我虽然在美国呆了几年，但我的骨子里流淌着的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我……

索恩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喂，我说詹妮，请别给我上什么文化课。我们之间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和国家、文化没有太大的关联。

有的。詹妮的口气也坚决起来：我强调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是很重视某种关系的。比如，我很在意我和娅的关系，我觉得她对我不错，而对你更为专注……

请不必提到娅，这纯粹是我们两者间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了。我认为……好吧，可我也很在意与弗兰克的关系，而你们又是好朋友。中国人是特别重视这种关系的纯洁性的。

得了我亲爱的詹妮，你又扯远了。你明白我是个美国人吗？你与美国人打交道，管什么中国人的关系干什么？

可是……

就这么说定了。我不管弗兰克和娅会不会在意，你也不必管他们在意不在意。

你有你的意志，我有我的意志，事情很简单。

可我的意志是……老实说我并不很欣赏你。

天哪……欣赏不欣赏来了再说吧。你对我还很不了解。

索恩先生！

嗯？

……好吧，我去了再和你解释吧。

这就对了。晚上见。

晚上见。

放下电话，索恩发现咖啡壶已沸腾，满屋子都是热气。他跳过去拔下插头，使劲吸了口气：嗨，真香呵！

整个下午索恩都在忙忙碌碌。他把午休时间也全部用上了。首先得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对工作索恩是从不马虎的。如果留着什么悬疑未决的事，他也是无心寻欢作乐的。

然后，他告诉娅听着电话，自己编了个理由便上街去了。

他买回一公斤活蹦鲜跳的基围虾，准备做茄汁大虾。还有做炸牛排的新鲜牛肉和做他最拿手的奶酪烤鸡的小母鸡。将东西放入房中后，他来到办公室，看见娅有气无力地伏在桌子上，似乎不舒服。他不禁皱起了眉头。他相信这是做给自己看的。女人的拿手好戏就是装病，装软弱，夸大痛苦，企图博取爱怜。他暗想：可是这只能激起我的反感，尤其在这种时候！索恩相

信，这几天他冷淡了娅令她不知所措。其实那晚的争吵对索恩而言，早就成了过眼烟云，虽然愤愤不快，他才不会为这么点矛盾和年轻无知的娅赌气。不过是因为他这些天心不在焉，正好利用这一“理由”来掌握时间，完成他对詹妮的攻势。所以他这几天一直显得耿耿于怀，不愿意理睬娅的样子。

现在，他发现娅的表现恰恰又是个可资利用的机会。

你不舒服？他问娅。

娅使劲抬起头来：还好，就是身子发冷，也困。

也许休息太少了？索恩摸摸她的额头，真有些烫手：唔，你得休息。似乎是有些发热呢。你早些回家吧，这儿的事有我呢。

娅感激地看了索恩一眼，又推托了一阵，见索恩态度坚决，便真的走了。

索恩随即向老板打了个招呼，说自己需要去工厂核对一个数据，便匆匆到宾馆餐厅取回请他们宰杀的鸡，上楼忙活去了。

他心情格外地畅快，动作麻利，几道主菜不一会就在轻松的口哨声中作成了。

索恩的确很快活。詹妮的到来原是他意料中的事，虽然前两次都被她推托过去，但总的进展还是比预想的要快多了。这不免使索恩暗自得意，又隐约地有点失望。男人的本性就好征服，这是他们满足的根本所在。而对于索恩来说，詹妮这种女性是他最乐意征服的。他从第一眼就感到这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但越是这样他越是渴望将她制服。至少来到中国以后，他还没有碰上啃不动的骨头呢。文化？哼，关系……索恩得意地笑出声来：不过是一种挑逗罢了。顶多说明她有某种不必要的顾虑而已。

菜做得差不多之后，索恩开始更衣，梳洗。当他在脸上涂满肥皂正要开刮的时候，却从镜子里发现了一个差点被忽视了的问题，匆匆刮完脸再一看——房中到处可见娅的影子。床下有她的鞋子，卫生间里有她的化妆品，衣帽架上有她的一大堆替换衣服。他耸耸肩：瞧瞧，这要让詹妮看见了，说不定倒反而成了一种刺激她的“关系”啦。可是，这毕竟会使我不安呢。

索恩动手消除娅的痕迹。当他将衣服一件件往壁柜里挂的时候，口哨停止了。他心头忽然有了种难言的感受。有几件衣服是他买给娅的。他看着，眼前浮起娅快活地穿着它们在他面前扭来摆去的神情。有的衣服是穿过而没有洗的，他嗅出上面存留的淡淡而熟悉的娅特有的气息，他感到了一丝温情，同时心也受着了一种挤迫：也许我做得过份了些。娅毕竟是不可多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实际上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如果今天一切顺利的话，明天我该约她一下了。他沉吟着：应该把握好分寸。

遗憾的是，本以为已在掌中的“分寸”，他却没能把握得住。

大约6点钟的模样，电话铃尖锐地吵了起来。他的心一紧，以为一定是娅打来的，万一她要求来见自己，得赶快编个理由才行。他疾速地思考着，慢吞吞地拿起了话筒。不料耳畔响起的是詹妮的声音：对不起，索恩先生，我想我还是不能来。

你说什么？索恩的嗓音一下子抬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临时有些事……

胡说！都什么时候了，和我来这一套！我忙了一下午，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却说什么不来了！你未免太失礼了吧？

真对不起……

不行，你必须来！

可是，索恩先生，无论如何，你至少要为我想想。你总不能勉强我的意志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你改变主意了？

也没有什么，老实说吧，我反复思量，我现在还不想背离弗兰克，也不想伤害娅。要知道，这种事是瞒不住她的——詹妮嘎然顿住，话筒里噼噼的擂拳声和索恩气急败坏的吼声几乎要震破她的耳膜：娅！又是娅！你别想用她作借口，她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除非你和她——索恩突然满腹狐疑：或许我让她早回家是一个错误？她去了詹妮那儿？

娅在你那儿？索恩的口气霎时软了几分。

没有，你别猜疑。那天分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只不过通了一两次电话。

电话！啊哈，我明白了，难怪你对什么关系这么重视。她说什么了？我没想到她竟是这么个阴险的女人！好吧，如果她再试图妨碍我，你就警告她，她应该知道索恩最讨厌什么样的女人；她会为自己的糊涂付出代价！

索恩，你怎么能这么看待娅呢？别忘了我也是个女人，你的话真让我寒心！

好吧，让我再说一遍温暖的话吧：亲爱的詹妮，你必须践约！否则就太不象话啦，这么说可以了吧？

所以我打电话来，现在我再次向你道歉，我失礼了。但是我的确不能来了。请原谅，以后我会和弗兰克去看你。拜拜！

詹妮！

回答他的，是急促而挠心的嘟嘟声……

混蛋！无赖！詹妮，我告诉你，你是个不讲信用的无赖！索恩竭尽全力地吼出满腔怒火，万般无奈地摔上了话筒。

他软软地瘫在沙发时，茫然不知所措地挠着头。无意中，他的目光掠过满桌红红绿绿的美味，顿时恼得象见了堆红头苍蝇似地，胃一阵痉挛，差点吐出来。

娅！她一定受到了娅的压力……

十一

索恩的行为并没有逃脱娅的眼睛。自然这是女性共有的特性，而处在特定状态下的娅之第6感尤为敏锐。这天上午，她就已经从索恩的某种神色中直觉到他可能在打什么主意。当他宣称需要上楼去喝点咖啡时，她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判断是确切的了。因为办公室里有一咖啡壶，他一般都在这儿煮咖啡的。她趁此机会查看了索恩的台历。

索恩有在台历上记事的习惯。他常用蓝笔在台历的某个日子打上个小勾，提醒自己这天有某项要紧的工作，用红笔勾出的日子则预示着他有应酬或约会。这只有他自己明白。从来没告诉过娅。但是娅早已从他自己的约会时间上暗暗地印证过他打红勾的意义。每当索恩在她桌上放上一朵红玫瑰

的日子，他的台历上也总会有一个小小而令娅心驰神飞的红勾。虽然相好时间长之后，索恩已不大放红花了，但约会的日子他台历上的红勾却依然如故。他们发生矛盾后，这些天她特别关注索恩的台历。昨日她还没有发现今天的日子上有什么记号，然而现在她却在今天的日子上找到了一个不易看出的小红点儿。看来是他今天早上才打上的这个暗记。为什么打上？可能是出于习惯，或为了督促自己实行。为什么不打勾？显然是怕引起自己注意。那么可以推理，索恩今天要约会的决不会是她。虽然这些天他们几乎不说话，但娅回忆之后断定，索恩近期内并没有结识什么新朋友，也没有听别的同事说起过，而弗兰克现在珠海。那么，他将约会谁？

当索恩从楼上下来后，娅一眼便断定，他的对象必定是詹妮。这猜测多么象是武断，但今天的娅却坚信自己的直觉。索恩的表情轻松活跃，眼睛里洋溢着喜悦，这种喜悦只有在与娅最初相好的日子里才时常飘逸在他脸上。有一刻娅还抱有一种本能的幻想，或许他打算与自己和好，他想约会的是自己。但事实很快否定了她的梦想。索恩仅仅与她说了句：看起来你的气色不太好？得注意休息呀（这也证明他现在的心情是多么地好，最近他从不用这种口气和她说话）。说完便埋头忙他的事务了。直到别人都快吃完午饭了，他才如梦方醒，催娅快去用餐。这再一次证明他今天必有一个令他兴奋的约会。娅熟知他不让约会耽误正常工作的习性。而最近最可能的约会对象只能是詹妮。此后，娅的心被谁捆绑起来一样，再也没有松快过。

她一度想找个机会打电话给詹妮探探口风。但又作罢了。一是她相信詹妮既然肯接受索恩的约会，就一定不会将实情告诉自己。二是她的心至此几乎已死。一种越发强烈起来的对索恩的厌恨唤起了她的自尊。她发誓不再理索恩，自然也决不再管他干什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也冲散了她的艾怨——整个下午，越来越严重的头痛无情地撕裂了她的兴致。起先她以为是这一阵太忧伤，睡眠严重不足的关系，到后来一阵阵抑上不住的颤抖且寒冷，几乎令她抬不起头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真是生病了。

回家量了下体温，38度5，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到晚上已达到39度2，她粒米未进，躺在床上哼哼着，整个夜间都时睡时醒且乱梦连天。第二天睁开眼睛，头一个感觉就是沉重得挥不去搬不动的悲哀——怎么索恩突然就这样了呢？以前也曾伤风过一次，并不怎么严重，索恩见她鼻涕直流就连催她吃药、回家睡觉，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打来电话问候，说是生怕她会发烧。现在，电话机就在身边，却死气沉沉毫无生息！

看见电话，娅又奇怪起昨晚的事来。

昨晚，尽管烧得昏昏沉沉，尽管心里发狠赌咒无数次不去想到索恩，娅仍然忍不住往詹妮家打了个电话，企图再确证索恩约的到底是不是她。出乎意料（又在希望之中）的是：詹妮在家。先是她母亲接的电话，然后才是她来听话。对此，詹妮解释说，是怕索恩再来电话缠她！

詹妮很激动地告诉她：我把他气了个半死！估计这会儿他还在咬牙切齿诅咒我呢！我明确告诉他我不喜欢他，我很在意我与你及弗兰克的关系。我知道他不过是想玩弄我，换换口味。他以为女人都是很好哄很功利的傻瓜蛋！可我让他明白了一个真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女人都稀罕洋鬼子，美国佬我见得多了！

不过，詹妮又提醒娅说：我发觉他迁怒于你，以为是你捣了他的蛋……我当然否认了！

只是你也得留神点，别说今天和我通过话！老实说，娅，我倒想挑拨一下你们的关系呢。刚才我还在想什么时候要奉劝你一句话呢：虽然你没告诉过我什么，但我不是糊涂虫，我看出你陷得很深。虽然你说他现在没有婚姻的约束，可是在我看来，你这个索恩老兄决不是个理想的丈夫！你和他怎么处都可以，千万别打嫁给他的主意。这种好色之徒惯用结婚的伎俩来哄中国的小姑娘。你可别上他的当。

何况这种人即使真会娶你，责任感也极差，和他相处，你要抱着玩玩他的念头，千万别让他给耍了……

娅感慨万端。一方面有点庆幸索恩的失败，一方面又觉詹妮的话有道理而觉沮丧；一方面羞愧自己曾错误地猜疑了詹妮，一方面又怀疑她那洋洋自得的教诲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自己的味道……

她的身体还没好，体温夜里虽然退了些，早上却又升上来，超过了38度。头一动就天旋地转。但她不想在家休息。独自躺着只会胡思乱想，扣一天工资也得好几十块，太划不来。何况她很想看看索恩今天是个什么表情呢。于是她勉强撑起来，使劲喝了些水，为了使烧退得快些，又吞下两颗康泰克，便去上班了。

十二

半个小时后娅就开始后悔，不该乱用药物。身体本身极虚弱，一下子又吃下两粒康泰克，且已两顿没吃东西，诸因素协同作用，她出了一身虚汗，两条腿也不听使唤。好容易挨进电梯，一启动更觉心翻肠搅，好一顿干呕。若不是及时蹲下，她准会晕过去。

可是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索恩。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估计他昨天碰了壁，再加疑心，今天不会给自己好脸色看。却没料到他会发作得这样神经质。

索恩比平时晚来了半小时。进门前显然他已经有过某种准备，蹬蹬大步跨进来，见到先于他坐在那里的娅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当娅先按惯例向他道了早上好，他也不吭一声！坐下来看见桌上娅放在那儿的一份昨天他叫打的文件，他却象见了鬼似地，看也不看就往旁边一推。随即便是一阵胡乱翻腾，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找了半天没找着，噔地就往桌上擂了一拳，嘴里嘟嘟囔囔地发着无名火，信手将所有的抽屉噼哩啪啦地开了个遍。未了，还是抓起娅交给他的文件，支着脑袋装莫作样地看起来。

娅将一切眇在眼里，心里又好气又想笑甚至还有一丝对他的幸灾乐祸的同情。

可是她不动声色，只作一切不知，小心翼翼地不去引火烧身。事实上她这时也力再承受什么新的打击了。身体内仿佛着了火一样，一浪一浪地涌着热潮。太阳穴一跳一跳，有时甚至连眼前的东西都受了地震般晃动起来。

偏偏在这时来了电话。电话就在娅的手边，她抓起来一听，竟是詹妮打来的：早上好。

嗨，怎么样了？

娅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是这刻儿哪能和她谈什么索恩呢？慌乱中她

急促地用中国话对詹妮说了声：不方便。我过后再给你打吧。便将电话挂上了。挂上后她才又感到后悔。索恩的眼神正如狼似虎地斜着她呢。他肯定会猜疑什么的。

可是她已经顾不上任何事情了。恶心感一波一波地越发强烈，她觉得自己快支持不住了。她想把头磕在桌上歇一会，但又怕索恩看见了以为她在装佯以获取他的关注。便强忍着不哼不哈地硬挺在那儿。

嘿，你们俩真勤奋啊！

是同事 A，平时与娅处得不错，手头空时便常来串门闲聊。见娅死样怪气的样子，大惊失色：哎呀娅，你怎么啦？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是不是……

娅原本已觉快支持不住了，被她这么一嚷，顿觉天摇地倾，心象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般噼噼地狂跳，脑袋里嗡一声，浑身立刻汗透了——她拼命站起来：我……她摇摇晃晃地摸进了卫生间，门一关，便觉眼前发黑，勉强伸手扶住了浴缸边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娅！娅！

尖厉的呼唤和噼噼的敲门声将娅闹醒，她躺在地上，伸手将门打开。

同事 A 冲进来，一把扶住她：你这是怎么啦？你是晕倒的吗？

没事……娅有气无力地说：可能是药吃多了……

哎呀！不好了，娅吃了药啦！索恩！索恩快来呀！

朦胧中，娅看见索恩的头无声无息地在卫生间门口露了一下，只觉得他充满嫌恶的目光在自己脸上锐利地停留了片刻，随即消失了。

娅又晕了过去。

当她又一次醒来时，发觉自己已经躺在宾馆的医务室里，医生正在为她扎针输液。身边围着同事 A、B 和老板。唯独不见索恩的影子。

见她醒来，老板象个孩子似地拍了下巴掌：嘿，我说娅，你不会真打算永远不再见到我了吧？

娅迷惑地看着他。同事 A 说：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才吃的药？

哦，娅慌忙解释自己吃的是什么药。大家都松了口气。

这就没事啦。娅，你好好躺着吧，中午我会带花来看你。老板俯身在娅额头吻了一下便上楼去了。临出门前又嘟哝了声：索恩呢？我得去告诉他这事。

哼，还告诉呢！这家伙简直麻木不仁，同事 A 气咻咻地对娅说：我都被你吓坏了，我告诉他你吃了什么药，说不定是自杀，可是他只看了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就不知躲到哪去了。

瞧，到现在都不见个影子！

娅鼻子一酸，陡然象沉入了冰窟，浑身簌簌战抖。她咬着牙拼命忍着，泪水仍然从闭紧的双眼涌了出来。

傍晚时分，娅从昏睡中醒来。屋里没人，一片昏暝。最后一缕残阳从西窗透入，浓浓地抹在东墙上，象一滩褐红的冷血。娅挣扎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这是在自己家中。她摸摸头，觉得烧已经退了，只是身子仍疲软不堪。她闭上眼睛想再睡去，可是精神已一点一点地苏醒，别一种情绪开始象黑暗一样从四面八方向她压下来。

她想逃避，索性撤亮了台灯。

啊，你醒了。看见灯开了，母亲捧着束鲜花走了进来，高兴地放在娅手中。

这么好看的花呀！娅诧异地捧着花直嗅：妈，你怎么也西化啦？想起买花了。

西化！自家女儿还搞这套？是你的上司送来的，他来看你，你正睡着，他留下这花就走了。

是谁来的？娅一下子激动万分，立刻想到了索恩：老板，还是……

你的上司嘛，不就是来我们家吃过饭的那个索恩同志。见你睡着，也不让我叫醒你就走了。对了，他也说，是你们老板让他代表公司和同事们来看你的……

哦……娅霎时又无力地颓软下去。她明白索恩为什么会那么说，他仍在赌气，出于道义或许还有老板的压力他不得来看她，但却故意声明是代表老板……

索恩，索恩，我算彻底看透你了！娅在心里酸楚而愤懑地吼叫起来：你怎么这么冷酷，这么自私呵？我都病成这样了，难不成还会是装假给你施加压力吗？难道那么多天的情份还不值你现在的的一点同情吗？你太无情了！索恩，从此以后，我们算是彻底完了。彻底！彻底！

娅一激动，猛地将花扔进了母亲怀抱：妈，你把花拿走，别让我再看见它！

这是为什么？这么可爱的鲜花，刚才你还……

妈！你快拿走吧！我现在对花过敏，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还会有对花过敏的人？母亲慌慌地将花拿了出去，嘴上却仍在狐疑：恐怕是对老板过敏吧？

愤怒和忧伤烧毁了病痛。娅再也躺不住了。她试着坐起来，感觉还可以。便穿上了衣服，站到窗前，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可是她仍然觉得透不过气来。胸口象冻结了。冰冷、沉重、紧憋。她悄悄地背着正在厨房忙碌的母亲，溜出门，来到了小区花园里。

她隐隐感到自己就要发疯。她簌簌颤抖着，抬头仰视着苍白的月亮和被月光分割成一片片明暗不均的流云，就好象她有什么问题要等待着天空回答，而天空却拒绝回答。她依然渴望着什么似地痴痴地凝望着苍天，凝望着冷冷的月亮，脖子都感到酸胀了，仍不愿低一下头。

骤然间，她的脑海中闪电般划过一个疑问：天啊……

真会有一个冥々中全知全能的上苍吗？如果没有，为什么一切的人都会在痛苦中、失意时或者绝望里情不自禁地向上天发问，求上天赐佑？如果有，为什么他从来不回答人们的祈求，从来不保佑那些不幸的人们，从来不让人间避免痛苦的发生？真的象人们所想的那样，人的命运都是由上苍早就安排好了的？既如此，一个让人们世代代蒙受着不幸、苦难的上苍，还值得人们去尊崇他、膜拜他、徒劳地祈求他的福佑吗？……

娅再也想不下去了。哦！她绝望地垂下头，用手捂住双眼，轻叹了一口气：太没意思了，这一切！我恨这一切！……她疾步走向花园深处，将自己隐在假山的暗影后面。绝望、哀怨、恐惧，被巨大无声的假山暗影迫袭着，不禁又爬到了假山上面。而当她向下望时，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蓦然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来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假山下是一口池塘，塘中的死水象一只冷漠的眼睛，不怀好意地逼视着她。

我宁愿死掉！我宁愿已经死去！她喃喃自语起来。

可是她一动没动，她并不愿跳下去。尤其是现在，她知道自己言不由衷。对索恩的怨恨掩盖了死的悲哀，刺激着生的愿望。她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难道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带着自己的绝望和羞辱告别人世吗？

……她漫无目的地在小区的楼宇间游荡。而一切都仿佛在有意地刺伤着她。楼上人家的灯火，屋角发出的不相识的笑声，小孩嘻嘻哈哈追逐……她讨厌这些，甚至也有点害怕这些情景。因为它们此时突然使她奇怪自己究竟是谁，疑惑她在世上的命运，更不解她此刻究竟为什么，独自一个人痴傻地站在这儿看着、听着、想着、惧怕着、悲哀着，心中越来越沉重地紧缩着……

混混沌沌地回到家中，娅几乎连上楼的力气也没有了。不仅因为体虚，一上自家楼阶，心里就感到压抑。她实在害怕独自一人在这样一种凄愁的心境里面对那四面空空的墙壁。

哎呀！你上哪去啦，刚好一点就到处乱跑！母亲给她端来热气腾腾的面条，同时告诉她：刚才有个电话找你。说是过一会还要打过来。

谁打来的？娅的心又悠荡起来，但她强作漫不经心的口吻问：不会是我们单位的吧？

是一个小伙子，口音有些熟悉，说是刚从美国来，急着要见你。不会是你以前谈过的那个保罗吧？

就是他！娅尖声说：他怎么说？他说过要来中国的……

恰在此时，电话又响了。娅一个箭步窜到房中，抓起电话一听，立刻大叫起来：哎呀真是你啊？保罗！你什么时候到的？下午？天哪……会有这么巧么？不会是你在美国骗我吧？

娅泣不成声。此时此刻，居然来了个保罗！她有一种如见救星，如沐春风的酣畅感；又有一种孩子与母亲久别重逢的满腹辛酸、快乐、恨不得扑在她怀中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的委屈感——感情的闸门倾刻大开，她直想俯首叩地，大呼苍天！

你好吗？你怎么啦？娅的反应似乎出乎保罗的预料，他的声音也颤抖了：我真想现在就见到你。

你住哪儿？

海神大厦 1 1 楼 1 1 0 2 房间，今后我的代办处就设在这里……

你等着，我马上去！……

—

说起来，三年前保罗初到中国时娅就认识他了。大学四年级时，娅经人介绍在美国 D C 公司本市分公司打过一阵临工。

保罗是个细瘦白净、长得十分英俊而稍有些女气的高个子。看上去年纪不小了，其实才 2 5 岁。显然是个络腮胡子，但永远刮得干干净净，因此脸上总是泛着一层淡淡的青光。和一般昂昂然气凛凛的老外明显不同，这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个诚实而谦卑的老实人。娅起先觉得他的性格中天生有一种内向而自卑的成分，和他接触几回后她又认为保罗受雇于 D C 公司不久，年

轻，人地生疏等也都是他比较拘谨的原因。同时他身上也折射出西方人际关系的某种侧面。那时他还是个尚未获得高等文凭的年轻工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大企业中，经验和本能都会令他不由自主地取一种低姿态的谦卑以自保。念及这层，娅一开始便对保罗有了份同命相怜式的认同心理。

娅印象最深的是保罗第一天来报到时的情景。本来他完全可以让分公司去车接他。而他却没来电话。或许是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低级别的技术员的缘故吧，他自己找了辆出租，结果被人狠狠宰了一笔。50元的车资付了150元不说，还白白在市内兜了个大圈子。

娅事先并不知道他的到来。那天她正背对着门在打字。隐约听到门口有几声低低的口哨，可她并没在意。事后回忆起来，不禁直觉发噱。保罗挎着个大包在门口站了好一会了，而门是开着的。他吹口哨是为了提醒她，但她哪有这个概念呢？可是她不搭理，这个滑稽的保罗先生竟就是不敢走进来。那干脆打个招呼也无妨呀？可他不敢，只一味怯怯地断断续续地吹几声口哨！

当娅终于意识到什么，回头发现他并迎上前热情招呼他时，他竟是一副见到高级领导的模样，话未出口先红了脸，头垂得低低的，声音更低得让人听不清。娅好不容易才弄清他的身份，慌忙去为他安排房间。他却坚决不要娅下楼，只了解一下需办的手续，就点头哈腰地自己去了。以后他一般都忙着在外面干他的活，偶尔回到分公司来也依旧是先在门口吹口哨，得到应呼后才弯腰捣头地进屋来。进来了又总是不声不响地躲在引人注目的地方，面带笑容听着别人的高谈阔论。无论谁发表什么高见，他的目光便专注地转向他，点着头还陪着笑。谁要问他点什么，他便缩着身子连连摇头，一脸的羞色，似乎决无任何自己的思想。

最令娅和其它中国同事奇怪的是，保罗还有个怪僻，他外出不怕飞机、汽车，却怕坐火车。有回他要去距此地约五小时火车路程的城市出差，无论娅如何解释他仍固执地不相信这个区间会不运行飞机。苦苦央求娅为他买到机票。娅反复解释中国不同于美国，他才勉强同意坐软席火车去。问他为什么不愿坐火车，他的理由是他害怕中国的火车会颠覆，更害怕人潮涌的火车站。他说他恐惧一切人流稠密的地方。娅告诉他坐软席可以从专门的入口上车。他仍忧心忡忡，理由是曾有人告诉过他，中国的所谓软席也不过是有个沙发椅，人也很多，且路不好，坐着很颠簸，还老是晚点！

作为一家机械贸易公司的专职汽车维修师，保罗是分公司所有老外中最辛苦也最勤恳的一个了。另外两个专职的技师可不象他这样，只要有求助电话来，他们总会找到恰当的理由让保罗去维修点。实在推不掉时，通常总要对方来车接送，到了那儿一般也都是动口不动手；一回来赶不及地洗澡更衣，还一个个地伸出胳膊，啧啧连声地让总管和娅他们看自己被蚊虫咬出的疙瘩。从来没人听到保罗一句对工作或环境的抱怨。干活对他来说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来了电话，他总是笑眯眯地和大家一一点头道个别，便上楼去。不一会，人们便可以看到一个换上工装，细长的肩膀上挎只特大帆布工具包的外国人，静静地走出五星饭店，动作稍有些费劲地拱进出租车里，驰向他该去的地方。

他去的总是飞尘满天、噪声扎耳的公路边上。这是汽车维修注定了的地方。任何汽修厂见到保罗来都会喜笑颜开。不仅因为这个不声不响笑眯眯的小老外从来没对他们红过脸，从来也不怨三道四，一来就围着该修的

车子前前后后转悠，然而便挽起袖子往车肚里拱，更因为这个老外特好侍候。起先，都以为外国技师来了，吃饭起码也得到就近的集镇上来它一桌，上个大虾、牛排什么的。可任你三拉四拽，保罗从来没离开汽修厂一步。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费时太多。而且他还是美国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故基本是个素食主义者，除了少量奶酪、黄油，他任何荤腥不沾。吃饭在他便是个极简单的活儿：来瓶矿泉水，加几个面包足矣。他包里备有西红柿、新鲜黄瓜和从国内带来的香肠样长溜溜的奶酪。他喜静，天又热，便到外面找个僻净树荫一坐，用湿纸巾擦擦手，咔嚓一大口黄瓜，进嘴后便无声无息细嚼着，同时用小刀嚓嚓嚓飞快地削出十来片奶酪，夹于面包中，然后，一口矿泉水，一口自制三明治，一点一点，细磨细样地就解决了一顿午餐或晚餐。

保罗的黄瓜、西红柿之类都是他自己在集市上采购的。这是他的精明之处，宾馆餐厅当然也供应各色时蔬，但价钱比自买的贵多了。保罗总是在同一条街上买菜，摊主都认识他了，都说这老外精，总象中国人一样一个一个地细细挑选瓜果；可大家仍特爱作他生意，因为他一挑就是一大堆，付款方式也特别，总是掏出张五十元人民币，向摊主扬扬，如果摊主点头说够了，他就指指菜摊，知道的摊主便再给他添上几个西红柿或生菜，OK！保罗满意地扔下钞票，提起他的菜就走。交易双方皆大欢喜。

吃完饭，保罗照例也要小憩一会。他那大包里带得有随身听，他有时在工厂会客室沙发上，更多的就在吃饭的树荫下一靠，拿鸭舌帽挡住脸听音乐，同时看书。厂里人谁也弄不清也不去问他听的是什么音乐，看的是什么书。只远远地好奇地看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细长的手指不是额头就是大腿上地不断地打着节拍。实际上保罗那时正在补习大学课程，拼命啃中文和许多商贸业务书。由此可见他实际是个很不甘平庸、很内秀的人。当他第二次到中国来并呆了一年后，中文就已经说得很不错，并且还迷上了佛教经典且宣称自己是个正宗的佛教徒。因为他吃长素。偶而有次把厂里人也会看见他象个典型的外国小伙子那样忘我地亢奋，双手握拳，肩膀随着耳机里的音乐颤动，甚至将书一扔，从地上爬起来，浑身扭个不停。

偶尔的亢奋还发生在工作中。有一回保罗到现场后，发现厂方已将一辆美国车的配件换了下來，他捧着换下的配件，对着阳光左照右照，脸倏然阴了下来，他吃力地比划着，说明问题不出在那个配件上，没必要更换这个配件。维修班长含糊地暗示他，车主并无意见，更换配件关乎他及司机的效益。保罗少有地固执，结结巴巴地声明这更关乎外国车及他的公司的信誉，他决不能容忍这样做。边说边取出工具，一言不发地将已装好的新配件拆下，换回了旧配件。

一天两顿都在外头吃是保罗的常事。他这人工作起来有股牛劲，沾上手的活不干完似乎浑身不自在，常常就忙乎到天黑。宾馆的迎宾员最知道保罗的辛苦程度，每次他从工地回来总是满身的油污，但是分公司的人若非听迎宾员说起，谁也不知道他是几时回来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总是那个笑眯眯、干干净净的俊小伙子。娅曾经问过他是否感到辛苦，有什么困难，NO，NO，保罗受宠若惊般摇着那细长的脖颈，费力地吐出几个他才学会的中国词：很好，很好。谢谢，你。脸又一点一点红起来。

谁知，就是这么个看上去温顺而怯懦的小伙子，来了没多久便坠入了情网。

娅是好些天后才偶尔听他自己说起这事的。那天他从外面回来，到娅

这儿来，请她帮自己给纽约发份要些产品配件的电传。这点小事他却好象得了娅多大的面子似地，一个劲地谢谢、对不起的，搞得娅倒不好意思了。就和他打趣，想改变一下气氛。

娅无意中说了句，你今天看起来特别精神，是否打算去会某一位中国姑娘？保罗一下子窘起来，以为她是有的放矢，便老实回答：实际上，是那姑娘约会我。

是吗？娅倒认真起来。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才来几天就有了恋人？而且是那女的主动。她担心他会上什么当。便告诉他，在宾馆周围有许多专打外国人主意的暗娼，你头次来中国，不可不小心些。

保罗连连感谢娅的好心。并郑重告诉他，那是个看起来十分真心而又令人同情的女子。

是他在来时的出租车上结识的。她靠给开车的作陪来谋生。事实上她已有30岁了。她有个孩子，和前夫离了婚。生活很艰难。她说她一个月累死累活只有不到一百美元收入。

天，我真不敢想象她们母子俩是如何活下来的。

那你们是作为什么关系相处的？一般情人？或是……恋爱？可是他比你的岁数大呵？

保罗的脸又红了，态度却极认真地直摇头：这不是主要问题。我只是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奇异的吸引我的东西。我也说不清这究竟是什么。总之这令我感动且同情。不过，我担心的是她是否会真的爱上我……依你的看法，一个中国女人可能真正爱上象我这样的一个欧洲人吗？要知道我其实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我们又有着那么不同的文化差异。甚至我们的交往都有困难，她仅仅会说不多几句英语。

不过，我想语言终究可以努力接近的，不是吗？

这当然。然而一般而言，象你这样年轻英俊的外国人，很多中国姑娘都会看上你的，但她们的动机是否全是出于爱情。就说不准了。因为，恕我直言，你的收入在本国也许不算很多，在中国人眼里可差不多是天文数字了。

我也曾担心过这个。但是，如果她是可信的。我想，我是乐意娶一位中国妻子的……

娅听他这么说，越发怀疑起那个女人是否可靠了。但她又觉得自己毕竟不明情况，不宜多说什么。只告诉他，不能以美国的收入水准来比较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在中国月收入上百美元的生活水平已属中等了，暗示他不要出手太大了。保罗走后，娅越想越觉不放心，待分公司总管埃拉先生来后，她便试探地问他是否知道保罗正在爱河跋涉。埃拉说他早已知道了。是保罗自己向他说的。因此他也更相信这小伙子不是出于游戏或玩弄的目的，所以并未干涉他的自由。

你觉得保罗可爱吗？肥胖得和保罗恰好似南辕北辙的埃拉，抚摩着自己那庞大的啤酒肚，狡黠地反问娅。

相当少见。也算可爱吧。

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向他求爱？

娅咯咯地笑了，红着脸说：我工作去向还没定呢……说正经的，我怎么觉得他有些迂？仅仅来中国不到一个月，就会产生什么爱情，而且对象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如果不是他较迂的话，我怀疑这小伙子是否是有不良动机？

不，你错了。埃拉激动地为保罗辩解：你们中国人总是以为外国人都是不讲爱情的，都是想来玩弄中国女人的。实际上人不分国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西方人对爱情很严肃很负责任的人仍是有人在，尤其是涉及到婚姻时。象保罗这样诚实本分而又内向的小伙子，喜欢上一个比他大的女子，反而是很可能的事情。因为这在他看来，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安全感。我相信这小伙子。一旦他们真的结婚的话，我相信他会很负责任地对待他的妻子的。我倒担心那女子是否真心。因为我的经验中，中国女子大多是为了经济因素才考虑与外国人结婚的。即便是那种成天向情郎奉献鲜花，满口声称要为爱情而死的女才子们，对外国男人究竟有几分真感情，经验告诉我，也仍是值得怀疑的！

娅听他这么说，觉得再争辩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便一笑了之。或许就是埃拉这番话对她后来与保罗的关系也产生了特殊影响。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的情况是：事隔仅仅个把星期后，突然传来一个震惊了整个宾馆的消息：保罗在他自己房中被三个中国男人捉了奸！那个女的就是他的那个“恋人”。而捉奸的人中的一个竟声称他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

据事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保罗受到的简直是一次致命的摧残：爱情幻梦破灭和蒙受耻辱、惨遭敲诈的打击同时降临到他头上！这在分公司那个叫皮亚尼的情场老手身上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保罗这类年轻人的心理是怎样一种伤害，是可想而知的了。

据说三个男人准确地冲到保罗房间前，猛烈撞门的时候，保罗正在卫生间洗澡。他的情人赤条条地去开了门。保罗从卫生间出来时，尽管吓得快瘫软了，却仍不忘高叫那女人快穿上衣服。而那女人却十分镇定地披上条毯子，尖声声辩这不是自己的错！保罗光着身子被三个男人逼到墙角，他企图申辩，听到三个人中一个用流利的英语斥责他：你奸污了一位中国的有夫之妇！他这才如梦方醒，双膝一软，上帝！

他痛苦地捂着脸，瘫软在墙角里，好一会说不出一句话来。

会说英语的那人冷冷地扔过去一块浴巾，同时还扔过去一句威胁：保罗先生，是一起上警察局去，还是把他们请来？说着便操起了电话。

NO！NO！保罗异常敏捷地扑上去，浑身发抖地死死按住了电话机，随即一迭连声地苦苦哀求他们千万不可将此事声张出去。否则他必定要被老板开除回国。哪知这反而暴露了他的弱点。三个人逼着他立刻交出一万美元赔偿金。他苦苦央告说自己也不过是个工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结果，他被逼着在一张他们写好的字据上签名，答应三天内立刻要父亲电汇五千美元来给他们。可悲的是他至此仍丝毫不怀疑自己是否是受了某种共同预谋的作弄，还不停地安慰那个缩在墙角哭哭啼啼的妇人，并再三恳求她的丈夫不要为难她……

埃拉是第二天一大早知道这件事的。那三个男人大约觉得五千美元还不过瘾，因此打算从埃拉这儿再来榨它一笔。

当埃拉来到办公室时，十分诧异地见到三个正在等他的中国男人，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其中一个最粗悍的家伙臂上刺着一条青龙，说话时大拇指竖着，拳头一甩一甩的，毫无教养可言。埃拉正要发作，听其中一个用英语说了句：老板先生，我们是为一件严重的涉外纠纷而来的。他立刻改变了态度，将他们让进自己办公室。

几分钟后，埃拉脸色严峻地从里面出来，对秘书说：请送三杯咖啡给里面几位先生。随即命令娅和司机葛说：娅，立刻以哪怕十倍价格为保罗购一张去香港的机票。越早的班次越好。注意，绝对保密！张，立刻将保罗带去宾馆保卫部，不得我的命令，不得离开半步。不准他付哪怕一个美分给任何人。让保卫部绝对负责他的安全！此后我会支付他们足够的酬金。

布置完后，他回到房中，态度十分和平地对那三个人说：好吧，我同意你们的赔偿要求。

但是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据我了解那位女子是离了婚的，怎么又冒出一个丈夫来？

那是你的手下骗你！刺着青龙的男人取出一份结婚证书给埃拉看，埃拉瞟了一眼，他就将它收了回去。

埃拉对此也并无兴趣。坚持说：我相信我的手下不可能骗我。为什么不请你的太太自己来向我解释这一切？

她怎么好意思再来？再说了，再叫她来不是出她丈夫的丑吗？

好吧。那么我是否可以了解一下你们是如何知悉妻子与保罗私通的情节的？

她有个B P机，我怀疑她好久了。昨天见她又一个人外出，我就要了她的B P机，说有朋友要和我谈笔生意可能会呼我。她一走，我就从她的B P机上查到一个号码。我就请了朋友来抓她了……

看来这象是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埃拉淡淡地沉吟着说：作为一个男人，我非常同情您作为丈夫的心情。请原谅我的手下令您蒙受了耻辱。但我也必需强调，我的手下同样也是蒙辱者。他曾报告我在与一名离婚女子热恋。算了，让我们谈谈价格吧……

对方开价两万美金。并声称如果不得满足，就将向法院起诉，还要向中国的新闻界披露此事。他们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知道D C公司是极重视自己形象的，所以采取这种宽容的索赔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埃拉意外地冷静。他不急不忙地与他们周旋，甚至赞美他们的通情达理。显然为了拖延时间，他故意与他们讨价还价了半天，终于同意支付一万美金。但说现在没现金，要他们次日一早来取钱。并一再强调，如果他们将此事泄露到社会上去的话，他将用一切手段追回这笔钱。似乎他真的打算为保护D C名声而付钱。

三个人犹豫地磨茹了好久，见埃拉态度十分坚决，只好同意明天一早来拿钱。

第二天一早，他们看见的是几个宾馆保卫部人员和埃拉坐在一起。而埃拉一见面就耸着肩膀说：很抱歉我不能再付你们任何钱了。因为我的保罗先生此时已经坐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了。或许，这会儿他正在我们头顶上撒他那泡倒霉透顶的尿呢，哈哈！

好你个鬼老外！

三个人齐声叫嚷起来，刺着青龙的小子挥拳就向埃拉打去，被保卫部的人架住了。

骗子！老外骗子！三个人又蹦又跳地大叫：我们要去告你们！

这正是我想建议你们的。在西方，一切问题都可通过法庭得到解决。所以我决定与诸位在法庭上相见 - - 如果你们打算起诉的话。不过，据我个人的看法，按照中国的法律，卖淫是有罪的。有预谋的卖淫恐怕就更为麻烦

了。而根据我最新掌握的情况来看，你们那位不幸的妻子，发生类似的遭遇并非这一次。在宾馆的保卫部里，据悉还留着她的某种自述，请问先生们，这将作何解释？

三个人顿时如被刺穿了皮的皮球，彻底泄了气。

几天之后，娅接到一个美国来的电话：保罗！她一听那怯生生的声音便尖叫起来。你好吗？

谢谢，我好。我想说的是……接下来竟是长久的沉默。娅也不催他，只耐心地等着他平静下来。终于，保罗说出了他的心思。他说，他想请她帮忙证实一下，那个女的到底是不是离了婚的，如果没离就算了。如果真是离过婚的，他想他们都没有错。那样的话，他留给娅他在美国的电话及通信住址，请她转交那女人：也许我再也不会去中国了，但是，我想我们至少还可以保持联系……

天哪！娅差点朝话筒吼起来，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执迷不悟，这保罗到底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呵？可话到唇边终于又被她咽了回去。她眼前又一次出现了保罗第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副神情。她完全能想象得出此刻话筒那边他的表情。

顿了会，她热情地说：请把她的地址告诉我，我一定为你打听清楚。不过，我和你联系不方便，所以，如果我了解的结果是不值得你再和她联系的话，我也就不告诉你了。好吗？

……好吧。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

结果可想而知。娅根本不想去问什么，答应他的要求不过是想让保罗的心理有一个缓冲。事情原已是板上钉钉，再明白不过的了。

于是，娅也就没给保罗任何答复。

于是，保罗也真的再没来问什么。

后来，听说他又在另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并仍在学习中文，据说他还想来中国。那家公司在本省另一个市开有一家合资企业。

但愿他再来中国时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不过，保罗这人哪，恐怕首先要遇着个老实人才行。娅想。

二

娅没想到保罗心目中称心如意的妻子就是自己。娅在大学毕业考试前夕停止了打工，一心应考。这时候保罗又到了中国，通过原公司打听到娅的家庭地址，找到了她。

那一回他们只在一起呆了两天。保罗他们那家合资企业的所在地距本市3百公里，他要回那儿去上班。他这次来是为企业搞市场调查与开发，签了一年的合同。

娅没想到拘谨内向的保罗还能干这个工作，而且干得挺不赖。接触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并不奇怪。保罗少有的敬业，肯吃苦，有钻劲。人也比以前成熟多了。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到处奔波。而他似乎正中下怀，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天南海北。保罗就是在那时迷上的中国佛教的。因此他跑到哪

儿都忘不了各地的名山大川，顺带着拜谒了不少佛寺。保罗礼佛拜庙从不烧香。他说信仰是一种精神，一种接受，而不能有任何功利心。他对中国人热衷于烧香叩头求菩萨保佑这个保佑那个感到迷惑不解。这不是行贿吗？如果菩萨会因此保佑某人而不保佑没烧香的人，那不等于受贿，偏袒，那还值得谁去信仰她？他认为持这种信念的人等于渎神。

虽然头一次重逢只有两天，但娅已看出保罗此番找她决不仅仅为了叙旧和感谢他曾给他的某种帮助。保罗带来一只在香港买的白金戒指，在离开本市那天的车站上，才怯怯地塞给了娅。娅推托不过（也不想伤了他的心）收下来时，保罗的笑容是娅第一次看到过的，那完全是一种心曲的由衷流露，正所谓心花怒放。孩子气的欢畅与羞涩写满了保罗的眉宇。娅的心因此而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更使她感动的是，由于他们两地间不通飞机，保罗这次来看她，包括今后将再来看她，来来去去都只能坐火车。而她知道他是有火车恐惧症的。

从此保罗只要出差，能路过就从这儿来去，好看看娅。后来则不出差时，也会利用节假日专程前来会她。但两人真正建立起可称之为爱情的关系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那时娅已毕业，刚刚分进岑的单位。而保罗一年合同期也已过半。进展迟缓的原因是双方的。首先在于保罗。可能与他曾遭受的那次打击有关。他在爱情上似乎比以前慎重多了，也由于他知道娅了解他曾有过的丑闻而心虚，他迟迟不敢主动向娅表露他的爱意。而娅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也深信如果自己取主动的姿态，他一定会乐意娶她为妻的。但是，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障碍着她。使她多次打消了“引诱”保罗之心。她观望，迟疑，内心也毫不着急，那时她对自己婚姻是十分自信的。对保罗又十分地了解了，她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自由驾驭他俩的关系进程。正如娅曾对岑说过的，她对保罗始终有一种好感，但始终没有那种爱的热情。

他总觉得保罗与自己相比较要幼稚些，内心似乎总嫌他年轻了些也迂了些，缺乏一种深切打动自己使自己产生臣服之渴望的特质。于是，她长期抱着走着瞧的心态与保罗泡着。直到有一天，他们很偶然地突破了那道禁区。

说不清那应该算是谁主动。似乎仅仅是两人长期接触的一种必然，水到渠成。保罗信奉佛教，平时言谈中自然免不了会有些佛学、哲理，而娅什么也不信。对他的宏论起先总是抱着姑妄听之、有时还是佩服、欣赏的态度，可是听多了，便又有些烦，觉得他总是摆不脱一个迂字。这也是妨碍她感情投入的一个因素。那天却不同，不知因什么话题，保罗似乎是有意识地谈及了因果、缘份这类话题。万物皆有其因，一切应缘而起……保罗说，我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第一个认识的可以说就是你，甚至可以说，第一个爱上的就是你；可是娅，结果我却绕开了你，演出了那么一幕丑剧，无疑这都是有其固有之因的呵！而现在，你我又神秘的走到了一起并且……如果其中无缘，我不抱怨；如果有缘，我想……哦，我多想预知自己的命运呵……

等等，娅突然感到一股暖流充赛了胸臆：你说第一个爱上的就是我，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保罗一扫往常的拘束，平静地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常常是自己也难以一下子把握住的。但我可以肯定，我初去公司报到走到门边看见你的那一刹那，我是非常明了自己情感的——屋里只有你，你背着门在打字，柔和的光线从侧面的窗子里斜身你在身上，你长发披散、被光彩勾勒出的亮烁烁的轮廓对我产生一种何等神奇的美感呵！我怯怯地吹了一下口哨，心里

在揣摸着你转回身的是怎样一副面容；你没有听见，我继续吹，固然也因为出于礼貌，更深的原因却是……那时我心里盼望并不是你能听见声音而立刻回过头来，而是一种朦胧的渴望，渴望就这么久久地欣赏你的剪影，这剪影似乎是我在梦中寻觅已久的，我急欲印证它却又害怕你一转身，它就会因距我的想象太远而永远消失……

结果呢？

结果……保罗羞怯地耸耸肩：当然是比我想象的还要美，而这结果是……我失却了信心。而且，我好久都在默默揣测着你，但我失望了。因为你的眼睛告诉我，在你心目中，我不比任何人或者一块石头更引起你的关注……后来，就接到了那个女人的电话。

天哪！娅的身子微微颤抖起来：那时候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呢？如果你后来不再来中国……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

所以我总在期待命运向我微笑的那一天，我焦急却不担忧，信仰告诉我，如果你我真正有缘，终究……

保罗，你不知道你有多傻哟！娅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只手，颤巍巍地抚摸了一下保罗那蓬松的金发：如果……

娅！保罗突然单膝跪地，双手紧紧地揽住了娅的腰：爱我吧！

娅哆嗦了一下，头脑一阵晕眩。但她一句话也没说，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尽管这样，当后来保罗正式向娅求婚时，仍被她推诿过去，没有明确同意。

何必想得这么远呢？娅坦率地说：我才开始工作。中国人的婚姻现在都比较迟。而且我想再多相处相处，彼此都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也符合你的宗教思想。好吧。保罗不无失望。却表示了理解：毕竟我们属于两个不同国度与民族。我等着你。

象从前那样等着你。但我的性格你是清楚的。虽然我生于西方，但我的个性、文化喜好乃至宗教信仰都已是十分的东方化了。等到你决定与我结婚的那一天，你就告诉我。我听你的。

保罗，我深深感到你和一般西方人的确有很大不同。你的感情执着而真诚，这点我从不怀疑。但是，我希望你在婚姻观上也不必太执着了，如果此后你遇上比我更合适的姑娘，你也可以告诉我，因为人的感情是最容不得勉强的。

娅这么说，也是发自深心的。她仍然怀疑自己是否会产生出那种由衷地想要嫁给保罗的激情。如果从功利角度出发，她对他是有一定好感的。而现在的工作使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比以前大有提高了。嫁给他，不去美国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生活将是十分富足的了。

但是娅那时还十分向往出国定居。而保罗则多次流露出向往中国，厌倦美国生活方式的意向，这次合同期满，他说他还要尽快找机会再来中国工作，并且正在留心摸索，打算有朝一日自己来中国开一个什么公司。这使娅隐隐不满足。她很明白保罗的个性，一旦他决心已定的事，是不容易说服他改变的。所以她本能地想观望，想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不，保罗毫不犹豫地说：娅，也许你对西方人还不算太了解。在西方，虽然有很多对婚姻持游戏态度的人，但象我一样持严肃执着婚姻观的同样大有人在。如果说我与他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比他们更固执些——从

此我不会对除你之外的任何女性再有兴趣，哪怕是一般的性需求。没有感情的性关系对我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你会相信我的。

是的。娅笑了，颇为感动地说：你是个佛教徒嘛。

不仅这样吧。对我而言，选择何种信仰乃是个性的一种必然，而非其支配我的结果。否则，我同样可能变成一个满口经典的花和尚的。

你这人呀，太好了。娅暗暗这么想，没有说出口来。的确，保罗这人难得地好，好到反而让她感到是一种缺憾了。但对此，保罗自己是难以理解的。

三

虽然不谈婚姻，他们的恋爱关系却是可以肯定的了。就这么，他们平静却也不乏意趣地相聚、小别，周而复始地循环起来。这期间保罗仍有几次暗示娅考虑婚姻的问题，话题都被娅转移了。后来回想起来，娅感慨不已，如今自己在索恩面前扮演的不正象保罗当时在自己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吗？

如果不发生某种意外的话，他们的（实质是娅的）感情也许会日趋深厚起来。

裂痕产生于保罗的性格。那次他到四川去了两周，回来后，娅发现他变了，变得令她害怕又厌烦。他突然迷上了气功术。很早以来他就对此产生了兴趣，看过不少这类书籍。但真正付之尝试并着迷是在这一次。据说他在四川某座佛寺前的林间空场上见到一个正在现场表演气功绝招并替人用功法治病的大师。围观者众。许多人在大师的意志下东摇西晃、哭哭笑笑，跑跑跳跳地迷不知所以。并有许多人当场甩掉拐棍，声称从此不再瘫痪；大声喊叫说自己能够听到声音；仰望苍天哭谢上苍保佑自己得以重见天日……保罗感到奇怪和神秘。其中有英语说的好的便告诉他这大师每天在此授功并行侠治病，信徒不计其数而且治好者不计其数。他还历数了大师的种种神功：呼风唤雨，穿墙过人，意念取物，测人心灵……

正谈论间，大师遥遥向保罗一指，朗声大笑曰：汝何人？竟欲窥我中华神功？保罗听不懂，边上人告诉他，大师在问你是哪来的。

保罗刚要回答，大师早已知晓，微微一笑：不必自道。吾早知你系美国来客，乃我破例所收之洋徒。吾已候汝多日矣。

保罗听人一翻译，吃惊不小：请问大师先生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的？怎么知道我会想学气功的？

我还知你年不过 28，尚待婚娶。所取者必一中国女子……好，天机不必多问。汝可于每日清晨 6 时来此学法。吾将密传真经于汝。

谢谢大师，我一定来学。

满场哗然。人们无不为主师一语道破洋人心机、降服一洋人为徒而欢呼雀跃。保罗果然在那位大师那儿连学了一个多星期。

你付学费了吗？娅急吼吼地问他。

大师分文不取。可是我怎么好意思不付学费白费大师的神功？

你付了多少？

没付钱！见我执意要付费，大师说念我一片诚意，让我随便捐些钱给他们办的一个中华气功及人体科学探索学会就可以了。我就……捐了三百美元。

哎呀保罗！你上当了！你这个人就是太轻信了，以前那个女人的教训你这么快就忘啦？现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骗子太多了，尤其是看见老外……

娅！保罗突然厉声打断了娅的话：我不容许你侮辱我的师傅！气功是中国、东方的珍贵文化宝藏，一门独秀于世界的玄奥而伟大的科学。大师更是一位我亲眼所见并验证的异人，他高风亮节……

高风亮节还收钱？娅也气起来：而且所谓神功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气功！社会上这类江湖骗子被揭破了许多，都是用魔术、心理迷障加媒子串通的办法来哄人，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特异神功……

娅，你不要说这些好不好？你说的那些和我所见识的绝不是一回事。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们没有共同的基础，最好不要再争论了。我不想让这破坏了我们的感情。更不想听你教训我如何接受什么过去的教训——但愿你永远不要再提什么教训！好脾气的保罗头一次对娅发火，而且发得很厉害。他真的生气了。同时也因为他已经有些走火入魔，心头蠢动着一股不可抑制的烦躁。这可说是他之个性之必然结果。他一相信并迷上气功，就全身心地投入，每天都在不断地练功，追求特异功能的产生，期求什么“开天目”，以至精神恍惚、神志迷乱，内在平衡被打乱，差点出了大乱子。

幸亏娅救了他。那天夜里娅早睡了。听见保罗在激动地大叫我看见啦，我看见啦，醒来一看，差点把魂吓飞，保罗只穿一身睡衣，正半闭着眼睛在拼命拉窗子，也亏了宾馆的窗子太死，否则被他打开了，他真会跳下7楼去——事后他回忆起来，说自己打坐至深夜，忽闻有个飘渺的声音在天边亲切地呼唤他。他抬头看时，但见月影边真的有个道貌仙袍、有点象他的大师的的老人在向他时隐时现地招手，他便产生了过去迎他的念头。

娅当时吓得哭出声来，扑上去死命抱住了保罗。可是保罗非但不感激她，反而粗喉大嗓地怪娅破坏了他的功力！

娅心知他是走火入魔了。也不和他争吵，好歹把他哄平静下来。第二天便找了个在精神病院的朋友求助。朋友一听就笑起来，安慰她不必着急。他对此有足够的经验。于是朋友同他来见保罗，两人一起和保罗谈了半天，连哄带骗地硬是将他说服，一起上病院去看了许多因练功出偏而发病的病例。保罗这才如梦方醒，停止了练功，服了几天镇静剂后，渐渐地冷了那份荒唐。

不久，保罗合同期满，前来与娅告别后，便回国了。也许是因为惭愧，他只字未提婚姻问题。只反复与娅相约要多联系，并发誓一定尽快争取再来中国……娅也没和他多说什么，但在她心里，却是认为这桩姻缘已到了尽头。她觉得保罗的性格缺陷太明显甚至太可怕了，她只想与他和睦相处，顶多作为一种不得已时的退路，一般是不考虑嫁他了。

因此，当索恩出现以后，她便一头扎进了感情的漩涡。她也曾有意地将她和索恩的关系暗示一点给保罗，甚至曾直接发当地叫让他死了等自己之心。但保罗好象无动于衷，也不明确表示反对。似乎胸有成竹，在静观事态向他预料的那样发展。娅心里也明白，保罗这人很沉得住气，轻易是不会死却这条心的。事实上，尽管天各一方，联系也渐少，但保罗心目中从来没认

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束了。他在寻找机会，准备着再来中国。现在，他果然又来了。在这娅最需要他的时候。

这会 是上天的安排吗？娅一路上都在喟叹着。相对于普遍倾向于相信命运，迷信算命、卜卦之类的一般女性，娅对这一套一贯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现在她仍然不想相信这些，但却时常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奈，对于一贯自以为可以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信念，越来越产生了怀疑。

四

门一开，娅就象一只迷途羔羊一般软软地倒在了保罗怀中。

保罗……你好吗？娅泣不成声。

很好……保罗受宠若惊，呆呆地看了她好一会，似乎不相信她会这样。半晌，他猛然张开双臂，一下子将娅抱起来，生怕她再飞了似地紧紧拥在怀中，狂热地吻着她的唇，她的额和她眼角的泪花，直到透不过气来的娅尖叫着要他放下她，他才松了手。

你好吗？他爱怜地抚理着娅散乱的头发，细细端详着娅的脸色：看起来你有些憔悴？

是的。娅躲开他的目光，整理着衣服；本想掩饰什么，一开口却忍不住辛酸地说：不好。

我的心情糟透了，要不是你来了，我真想……

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前一阵工作太紧张，最近又生病了。又不小心吃多了药，今天上午都晕过去了。

哦，我以为是因为那个索恩呢。现在好些了吗？

好多了。听到你来了，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这不——娅轻轻推开保罗又围上来的双臂，忽然又感到一阵悲凉：至于那个索恩，希望你不要再提起他。他不过是我的上司而已。

虽然我曾经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早就没有了工作之外的接触……说到这儿，娅觉得脸有些发烫，心里极不愉快，不禁站起来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要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几乎没吃东西呢，你呢？

哦，瞧我高兴的，我正是要和你一起去吃饭呢。走，还到“欧风”去吧。你不会忘记那个地方吧？

哪会呢……娅其实真不想去那个地方。那儿是她和保罗过去常去的地方。可后来她带索恩去后，就成了他们常去的地方了。但她不想让保罗看出自己的心思，便答应了。

喝了几口酒，娅的脸上红润了些，情绪也恢复了些。这才顾得上仔细审视一下又分别了一年多的保罗。

这一看，她不禁笑出声来：哎呀保罗，你可是大变样啦！

保罗真变得快让她认不出来了。最明显的是他的面容。一向刮得青光光的脸蛋上如今已养成一部够茂密的络腮胡子。但看得出经过仔细修理，胡子布满双颊及下巴，却不太长，也很整齐。看上去很美观。加上保罗的脸庞

也比从前略饱满了些，就使得他显出一种过去所不具的成熟而老练的气质来。保罗确实也比过去更成熟、更有男子气了。毕竟又是一年的人生磨砺，保罗的举止、语气、神态都显得更从容、更洒脱而自信得多了。

他有28岁啦，也是该成熟起来啦。娅暗暗感叹着，不禁感到自己过去老嫌他太年轻太软弱是一种短视。人都在不断的成长、变化之中，为什么我不曾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他呢？

保罗恐怕是属于那种变化得比较快而有成的男人。或许，他身上原本就具有某种变化的潜在在，我自己有眼无珠而已？

保罗一直微笑地注视着娅，现在也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下娅的杯子：为我们的重逢干杯。

娅和他碰了杯并喝了一大口酒，放下杯时才注意到，保罗杯中仍然是可乐。再看上来的菜，才发现，保罗给自己要的是牛排和一只对虾，而他自己面前放着的仍然是土豆泥和蔬菜色拉。

原来你还是老样子呀？你还信佛？还吃素？娅顿觉失望地说：怎么这个就变不了了了呢？

当然。保罗微笑着伸过双手，握住娅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某些东西本来就不应该改变，比如信仰，还有爱情。你呢？……

我……娅垂下了眼皮，沉默着，任由保罗抚摸着我的手。尔后，她也握紧了他的手，喃喃地说：你应该清楚，我的变化很大，太……大了。

保罗更紧地捏住娅的手：这有什么关系？变与不变原本就是相对的。我只希望今后我们都不再变化。答应我，好吗？

好吧。娅脱口而出，随即又补了一句：我会尽快告诉你我的考虑。也许……

保罗突然捂住了娅的嘴：先说到这里吧，从此我们有得是时间来谈我们的考虑。现在我只想为我们的未来干一杯。

娅默然了。两人干了杯后，保罗的情绪更高了。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了娅他回美国后的情况。他说他回国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以前的重点都在南美，现在经过他不断的游说，公司同意考虑在中国投资的可能。这次来设立的这个代办处就是为收集了解在中国投资相关事宜的信息，以供公司作决策参考。

但是我不会专为他们干的。保罗说：事实上我已经有了自己干一番事业的具体打算。我在美国业余为一家慈善机构服务。他们有雄厚的资金，我这次来中国，就还想利用这个工作之便，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或合作伙伴，一旦仔细考察确定后，我将向慈善机构提出令他们信服的可行性报告和具体计划，他们同意后便会贷款给我在中国办公司或者合资企业，还贷后赚的钱由我和他们分成，而我将会得到大头……

真有这种可能吗？娅仍然有些怀疑保罗的能力。

完全可能！保罗信心十足地说：今非昔比啦。现在的我也算得上是个中国通了。何况我初来中国后就一直存有这个野心。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来，其实我一直在学习语言，暗中摸索各种情况，为的就是今天。实际上还为了你！要知道金钱对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想在中国作点事，挣大钱，有两个具体目的，第一个是要让你生活得美满，第二个就是要让自己的信仰具体化——当我在中国到处周游时，我看到中国的大多数山区还十分贫困而原始，而部分富裕地区却浮糜成风，挥霍奢侈。这种触目惊心的反差时常令我

伤感不已。那时我就发誓，有朝一日我要将富人手中的钱赚来，将其大部份投入慈善事业。我要在贫困山区建学校和医院，改变那里人民的悲惨处境。这也是我能够说服美国的慈善机构贷款给我的先决条件。娅，你不觉得这是个很伟大很幸福的事业吗？

是的，娅点着头，我相信你真会这么作的。但是我……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可没有你这种伟大的精神。至少……我还从没象你这样考虑过问题。不过，我能理解你……

和我一起干吧！保罗双眼炯炯发光：这也是我将代办处设在本市，并一来就迫不及待要见到你的一个根本愿望——我要你辞去现在的工作，到我这儿来，我的代办处需要雇员，我只要你一个人。你十分出色、能干。我们一起工作该多么理想、多么浪漫呵？

这个……娅下意识地摇着头：太突然了，我一点没有思想准备。再说我现在的工作很好，待遇也高……

我补足你，甚至可以高于现在水准。

可是……不不，娅仍然直摇头，这个我不好答应你。至少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再说，因为……

因为什么？娅一下子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而心底里却又分明白，还是因为索恩！对索恩，她现在理智上可说已十分绝望，情感上却依然在依恋，在幻想……

初见保罗时的狂喜并不能冲淡她对索恩的痴情。相反，一席交谈下来，她仍然觉得自己与保罗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容易消溶的隔膜在；至少，她觉得自己可能永远达不到保罗那种人生观，那种“精神”。对他的宏伟计划，她由衷钦敬，可却唤不起共鸣。她对金钱倒也并没有什么贪欲，可是要她将挣来的钱大多投入什么慈善事业，却有点不情愿。而且，将来说不定保罗还会到哪个穷山区去办学校什么的，如果要她也这样，她感到难以接受。至少，这事太突兀，也觉得不那么现实。她隐隐地产生了失望之感。

对她的态度，保罗也明显感到失望，但他并不气馁。他相信时间会改变他和娅的关系，他表示可以等待娅的决断。

五

正在这时，娅发现保罗的神色突变，惊讶地盯着自己身后在看什么，她一回头，脑子里顿时嗡地一震：索恩！……

索恩象座大黑塔一般矗在她背后。她本能地想站起来，可是转瞬便冷静下来。

她重新坐稳不动，竭力用平淡的口吻说了声：你在里间吃饭？刚才没看见你。

索恩的脸色被酒精染得血红，目光十分凶狠地瞪了她一眼，冷冷地说：我想，你一定乐意向我介绍一下这位陌生的朋友吧？

我叫保罗。保罗向索恩伸出手去：刚从美国来。我是娅的朋友。

索恩有点站不稳，身子沉重地倚在娅的椅背上，既不与保罗握手，也

不看着他，而是冲着娅说：看起来我已经猜对了。哼哼，让我再来猜猜，你们重逢了有几天了？娅的病就是为保罗先生犯的吧？

别胡说！娅已被索恩对保罗的态度激怒了，听他又这么说，不禁愤怒地叫起来：他明明是下午才刚到这里。而且我早就告诉过你，他是我的男朋友，所以，请你对他礼貌些！

我会礼貌的。首先是对你。索恩说着，向犹豫着想站起来的保罗打了个手势说：小伙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早就在电话里相识了。所以，现在你最好坐着别动。我只想和我的秘书说几句话。说着，他伸手将娅拉起来，要她随自己到外面去谈谈。

你放开我！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娅试图挣开索恩，却不料他的劲是那么的大的，反而被他象提小鸡一样揪住肩膀，一个劲地向外面拖去。

我不去！娅死命抵住一只桌角抗拒，与此同时保罗也猛喝一声，扑上来抓住索恩的臂膀，要他放开娅。霎时，三个人的喊叫声惊动了全酒吧的人，经理和里间的食客都围上来劝解，有两个女留学生还尖叫着找要警察……

保罗，你放手。娅见事态闹大了，便叫保罗放手，让她随索恩出去：你等着，我马上就来。

可是索恩仍不放手，众目睽睽之下，象抓住个妓女似地将娅拖到了外面。

娅又羞又恼又无奈，一到外面，就放声大哭，指着索恩的鼻子破口大骂他混帐、无赖。

索恩则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点起一支烟。什么也没听见似地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身子挡着娅，任她哭骂个够。

娅很快泄掉了怒气，抽噎着催索恩：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还要进去。

索恩依然不发话，只大口地吞吐着香烟，烟头在瑟瑟夜风里不停地闪亮着。

娅二话不说，掉头就想跑回酒吧，可是任她怎么钻，就是挣不脱索恩的臂弯。她气得大叫起来：放开我！索恩，你怎么这么无耻？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你欺骗了我。索恩低沉而严厉地开了口：你使我蒙受了耻辱。

你才欺骗呢！你才使我蒙辱呢！想想你都做了些什么？刚才，以前，昨天！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告诉过我你和他完了，可是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这样，直到刚才为止还是这样。可是现在完全不同了，你把我彻底推向了。他。

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总算让我彻底相信我曾经是何待的幼稚可笑，你是何待的冷酷无情 - - 我病得那么重，你却漠然置之，现在我和朋友谈话，你又公然撒野，你还象个绅士吗？

仅仅是谈谈话吗？索恩粗鲁地咆哮道：别以为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相信你们现在缺的只是一张床了！

你！娅又被激怒，于是又忘乎所以地尖叫起来：你说对了，今晚我就要住在他那里去！

事实上他刚才又在向我求婚，甚至还要求我辞职 - - 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结束了，你凭什么还来干涉我？

你真的相信他的话？索恩的口气明显软了下来：你真的会和他在一起

睡觉？

岂止是相信？他的话比你要真诚可靠一百倍！至于睡觉，我爱和谁睡就和谁睡，甚至可能愿意和天下所有男人睡觉，你管得着吗？

闭嘴！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

到底谁无耻？你可以寻花问柳，任意践踏别人的感情，为什么我就……

得了吧，娅！索恩一把拉起娅的手，沉重地喘了口气，终于恳切地说：你是在赌气。我很明白你的心情，可这太愚蠢，也很危险，你会后悔的。要知道你还是个孩子，我知道你和保罗之间没有爱情。这个你哄不了我……

我已经后悔过了！娅猛地甩开索恩的手，正要跑开，发现保罗就站在酒吧门前看着他们。

保罗，我们走吧。她一挥手拦住一辆出租车，招呼保罗过来。

保罗飞奔过来，一手揽起娅，一手从胸前掏出张机票递到索恩眼前说：先生你看，这是我今天刚从北京飞来的机票。

谢谢！索恩愤愤地推开保罗的手，突然抢先一步钻进停下来的出租车：你们去去痛痛快快喝个够吧。

无赖！娅指着飞驰而去的出租车，吼得喉咙好一阵刺痛。

六

车一开，索恩就后悔了。他从后窗里望着保罗低着头，亲热地搂着娅安慰她的情景，懊恼到了极点，忍不住握紧拳头，狠狠地砸了自己脑袋一下。

先生上哪？司机问索恩。

到……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离宾馆不过一公里，何况此时他根本不想回去。于是便说：向前，随便开。

转了十来分钟，索恩觉得心情稍稍平静了些，便叫司机将车驶回了宾馆。下了车，他心不在焉地踱到了电梯前，刚想摁按钮，手又缩了回来。望望大厅里的电钟，才过十点。这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早了点。而一想起自己房中那空空落落的感觉，眉头又拧了起来。他在厅里转悠了几分钟，心里希望能碰上个把本公司的人，一起上酒吧再喝上点什么。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看见。他们几个住在这儿的平时下了班都习惯于互不串门。他再也不想起可以干些什么了，一咬牙，索性又向外面走去。出来了，索恩又觉得有些冷，大街上一片凄清，和宾馆大门及屋顶的辉煌灯彩形成强烈的反差。索恩扯起风衣领子，走了一会又觉得清凉的夜风吹在脸上比较惬意，便又将风衣敞开，倒背着手，漫无目的地围着宾馆的环路转着圈子。

他明白自己实际上是想躲避今晚那恐怕是难以逃避的失眠之苦。可是当酒渐渐醒去，精神反而更好，意识也越发活跃了。

狂怒消逝，空虚与悔恨便乘虚而入，迅速填满了心灵的真空。

实际上这种懊悔从今天下午即开始了。当他后来从同事口中得知娅真是病的不轻时，他意识到今天的表现未免太不象话。于是他听从老板的话，去看了娅。

起先他把自己的一切不当都归罪于詹妮的出尔反尔与失约。可是当他

无意中在酒吧里看见娅与保罗亲亲热热、开开心心地在一起时，所有的怨愤便找到了一个爆发口，他再一次深信娅是在装病，否则她怎么能有精力与男人约会？进而他想到自己在詹妮面前的可耻的失败，或许这也正是娅的作用？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忍无可忍地爆发了……

可是现在，他突然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尖锐的事实：今天这一天里，他失去的很可能不仅仅是詹妮，还有他根本想不到会背叛自己的娅！娅真在愤怒！她已不再象一贯给他的印象那样，一味地温顺而无言，她开始反抗自己，而且如此决绝，如此激烈——只有自己真是错怪了她，薄待了她，侮辱了她，她才可能变得这样，而现在冷静下来，细细一想，完全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凭什么认为詹妮会听从娅的挑唆？我掌握了娅挑唆的确切证据了吗？詹妮是那种没头脑没有个人意志的人吗？凭什么我会认为娅是在装病？无非自己心烦意乱，狂傲自得，总以为她会千方百计地缠着自己。凭什么认为娅和保罗早就有约，分明他有今天的机票为证……

索恩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什么时候，为什么自己忽视了娅，淡漠了娅？如果自己真的已经不再需要、不再喜欢娅了，那一切都很自然，就随她去吧，就此象她说的样结束了吧。可是，恰恰相反，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厌倦娅，尤其今天，被詹妮挫伤的自尊心正渴望温暖，受伤的自信心怎容得再揉进泥沙？所以一看见娅居然与保罗那样在一起，索恩才倍感如雷轰顶似地受不了——而这个保罗不是在美国吗？怎么突然之间来到了他们中间？这家伙真会要娶她吗？

他心乱如麻。

近两小时后索恩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自己房间。一进门便象堆稀泥一样沮丧地瘫在沙发里，既懒得洗澡也不想上床，就那么怔怔地环视着空空的房间发呆。

房间里的一切，尤其是娅的衣物、鞋子、梳子甚至空气中特有的某种气息，都在向索恩说着什么，不断地提起娅的名字。还有小茶几上那张镶在小小的相片架里的一张画片——那是先前娅特意放在那里的，她说那上面的小女孩很象自己：让她每时每刻看着你吧，她说。

可是她都看到了些什么呢？索恩不安地叹了口气，下意识地将它翻转过去。

回忆梳罗起发生在这间房子里的一切。娅的一笑一颦不断地在他眼前闪烁。他记起刚从深圳回来，头一次和娅在这儿过夜时自己对自己说过的话：这才象是在过家庭生活呢！也许她才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找的那个女人，现在我找到了她！

刚开始的那段时光是多么美好呵！上班时他们眉目传情，下班时装得象要各奔东西，可是一会儿他们就相会在酒或者舞厅了。但那时他们还远远不象现在这么无所谓。公司里的人很久没有能看出他们有什么过于亲密的迹象。这主要因为娅希望谨慎，也主要因为她的聪明巧妙。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她脉脉含情。一到公司人在或外面人在的场合，娅立即就显出一副公事公办或者冷若冰霜的样子。而且她作得自然而逼真，一点没有虚怯的样子，令索恩反而常常要忍俊不禁。

那时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什么话题都能搔痒他们的神经，引起双方快活的大笑。当然也有一些半真半假的争论。他说她比真正的妻子还管得宽，她则说他比小伙子还蛮不讲理。

他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夏天的一个下午。索恩无证却照样开着借来的车子，来到距城50多公里的湖边。两人在芦苇深处的一片石板滩前野餐、游泳。娅穿着他送她的三点式泳衣，在他贪婪的注视下不好意思起来，连奔带跳地逃下水去。索恩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几次抓住又被她滑脱。两人溅起的水花和笑声惊飞芦荡里成群的野鸭；娅忽然不敢跑了，因为水已经淹没了她的脖子，索恩趁机抱紧了她。

两人嘻闹够了转身上岸时，猛然发现岸上高坡处有好几个农民正兴致勃勃地蹲在那里看他们的“演出”……嗨！都怪我得意忘形，把一切都搞砸了。索恩沉重地叹息着，猛地在桌上砸了一拳：我得和她好好谈谈。她不能就这么跟那个小子跑了！

他不禁又一次拿起那个小镜框，这才想起，虽然和娅或同事间有几次合影，但他竟从未向娅要过一张她单独的照片。似乎从不觉得有此必要，从没想到她会有反抗自己的一天！

他摇摇头，又一次将镜框翻转过去。同时，脑中蓦然进出一个念头：她现在在哪儿？真会和保罗那小子住在一起？

七

索恩气咻咻地驶去的一刹那，娅突然又感到一阵晕眩，若不是保罗及时抱住她，也许又会休克了。此时她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一方面她为索恩今晚居然表现得象个粗俗的痞子一样，当众羞辱自己而感到愤懑；另一方面她又隐隐地感到索恩的表现仍是出于对自己的感情，她为此困惑。似乎他还是爱自己、至少是在意自己是否忠于他的，但既然这样，为什么上午他在自己病得那样时竟会表现得如此残忍而冷酷？无论如何，和最初的索恩相比，他已是大大地变了样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逐别的女人，为了一个詹妮他不惜损害自己的情感，碰到了钉子仍不捡点自己，却毫无道理、毫无感情地迁怒自己。那么，自己在他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地位？他要末是个在感情上极端自私的人，要么就是对自己并无真正的感情。而娅越琢磨越觉得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索恩都彻底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这么一想，幻灭引发的怒火又熊熊燃烧起来：这样的人，我还留恋他干什么？结束了，彻底结束了，除非……还除非什么？除非到什么时候、又能除非出个什么结果来？……

一言不发地倚着保罗的胸膛，听着他柔声的劝慰，娅的心渐渐平静了些。她歉疚地告诉保罗，因为病还没好透，所以想回去了。保罗忧郁地看着她，并没有勉强她什么，只约好明天再见，便送她回去。在车上娅一直在流泪，而保罗则一直象哄孩子一样轻轻拍抚着她，并用手绢为她拭去泪花，但仍只字不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车到小区入口，娅不想碰见家人或邻居，便下了车，和保罗告别。可是保罗执意要送她到家。娅只好与他一起默默地向家中走去。

小区里很静，路灯昏黄，行人寥然。娅心绪紊乱，浑身疲软。先前因保罗的出现而生出的喜悦早已被索恩破坏殆尽。她深信保罗一定看出了什么，他一定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关系。

这样也好。娅想，并不为此有太大不安。现在她的感情已经麻木了，心头充塞着虚幻、悲愤。

今后是否结婚，和谁结婚这类问题在此时她的看来已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有些滑稽。而且，她已然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人都要死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场，还死去活来的纠缠着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岂不荒诞？何况，自从与索恩相好以来，娅就没打算再回到保罗那儿去。虽然保罗的重新出现也曾一度唤醒了旧有的感情，在这关键时刻他又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安慰。但她反而更不想嫁给他了。她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抛开保罗迷上索恩实在是一大错误，实在是太对不起保罗了。与保罗分别以来，无论在精神上或肉体上自己都彻底地背叛了保罗，实际上自己根本配不上保罗了！

已经到了娅住的楼跟前了，娅拦住了保罗：我到了，谢谢你送我。明天见吧。娅，保罗突然一闪身拦在娅面前，颤声说：你还是什么都不想对我说吗？

说什么？索恩……

不！不必再提起他。我完全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但我不在乎这个。保罗态度异常坚决：我要你重新考虑我刚才向你提出的要求。

这不行，我现在还是不想换工作……

那么——突然间，保罗身子一歪，一条腿跪了下来，双手更紧地握住娅的双臂：答应我，和我结婚吧！就在中国结婚，我立刻着手买一处住房。我们都不小了，都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拖下去了——我已经看出，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而我，也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你……

保罗……娅激动得不知所措，拼命拉保罗起来：你一定要起来，有什么话起来说！

你答应吗？保罗固执地跪着，更加急切地仰望着娅。

你不知道，我……娅又抽泣开来：我不能害你！今天你都看到了，我和索恩早已不是一般关系了，所以我……

我知道，我什么都看出来，但是这并不完全是你的责任。如果我不回国，如果我……

况且我也有过迷误……保罗站起来，使劲揽住娅：我知道中国的女性是很在意这个的，但我不会在意这些，我只在意我的感情。何况我是个佛教徒，我相信一切皆在于缘，你我的缘份就是这样，这没什么不好。佛的精神要义就是宽怀、仁恕，一切顺乎自然；就是大肚能容容天下之事，何况一点点人生波澜？

保罗……娅拼命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却仍不肯答应他的要求：我相信你的话，你是世上难得的好人。可越是这样……我不能原谅自己，至少，我得好好考虑考虑……给我一点时间吧，我现在身体很虚，心里也乱极了，真对不起。

也好，保罗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勉强你。但是，我不会象以前那样沉默下去，我会继续要求你，直到你答应为止。你知道我有多么执着！

娅心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在他额头吻了一下，迅速跑进了自家的门洞。也许，她真是爱着他？看来这真是我的过错。保罗忧郁地摇着头，许久，才转身离去。

八

已经八点半了，索恩还没有见到娅。他感到不安，也许她身体还没恢复，不能来上班？

可是她总得向自己请个假吧？何况昨晚她就和那个保罗约会了——对，准又是和保罗……索恩霎时感到怒不可遏，拳头狠狠地擂在桌子上，如果真是这样，我非揍扁了他们不可！

可是一转念，他意识到自己又不够冷静了，于是喃喃地叮嘱自己：别这样，我说过我决不再向她发火的。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她准会回心转意的。

他正在考虑是否给娅家里打个电话探探看，老板拿着份电传进来了：索恩，你让娅尽快将这个翻译出来——哦，对了，瞧我这记性，她今天请假了。

娅向你请假了？

是呀，早晨她给我打来电话。我当然要允准，昨天她病得可真不轻哪。怎么，你不知道这事？她也应该对你说一声的。

哦，当然。索恩慌忙掩饰道：我是说，她已经对我说过，我还没有来得及对你说一下。

我想也应该这样。老板意味深长地地剐了索恩一眼：她的事你本来就比我知道得多，不是吗？

老板一转身，索恩立刻拨通了娅的电话。听到娅的声音，索恩的心顿时轻松了许多，这证明她并没有和保罗在一起。他竭力用诚恳的口气对娅说：你好点了吗？

我马上抽时间去你家看你。

谢谢，但你不用来！娅急忙说：我好多了，但我还想睡一会。

那好吧，下午你来一下，哦，这不方便，最好是晚上，我想和你好好谈谈。我想，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误会……

不行，索恩，娅的口气一下子冷漠起来：晚上我没空，而且，老板允许我多休息几天。

恐怕这两天我都不会去上班。

那么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家里？

不，你别来。我妈会怀疑我的。

……那个保罗，会去看你吗？

不一定。我的意思你应该很明白了，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谈得很清楚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没有必要再在工作之外……

娅！我要对你说的正是这个，你知道我的性格，你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多是多么地……喜欢你。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可是你知道……实际上这只是个说法而已，实际上是一样的。

不对，你多次强调过，喜欢与爱不完全是一回事。

可是娅……有些事不是那么简单。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清楚，可直到昨天才意识到这有多么必要，可又是多么困难——这个恐怕必须等我们见

了面才能说清楚。我们必须彻底地谈谈了。而我现在迫切想告诉你的是，昨晚我……我实在是喝得太多了，我不应该那样粗暴无礼地对待你，我简直是在发疯，和一个疯子完全没有两样！我太丢自己的面子了。我为此懊悔了一夜，我在外面徘徊了几个小时。想起我这几天对待你的态度，尤其是你发病时我的表现，我……我实在无法原谅自己，对自己痛恨至极！我需要你的宽宥，我……

……话筒里没有声音，但是索恩能够想象娅现在的表情，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确是太不象话，他更加迫切地表示希望和娅谈谈，向她道歉，希望重归于好。可是娅依然不作一声。

索恩急了，只得说：那么下午你一定来吗？下午我们谈一下也行。至少，你得把你的衣物拿走？

什么衣物？

就是……我房中的。

哦！我明白了。等我上班后我会来拿走的。说完，娅就挂上了电话。

索恩沮丧地握着话筒，半晌，喀嗒扔在话机上。喃喃地自我安慰道：好吧，她不是愿意来了吗？愿意来就好办。他紧紧握起拳头：女人……哼，爱情之火可不是那么容易熄灭的。

如果我有足够的耐心的话……

九

放下话筒，娅骤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很主动的关头。如果自己愿意，随时可以与保罗确定婚姻关系，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索恩的态度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的自信已在詹妮的保罗的双重打击下开始崩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失去的比一贯自以为是的多得多，他的懊悔看来是真心的，但是他打算走多远？我又该怎么办？

娅现在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理智告诉她该抓住机会，选择保罗从各方面看都是明智的。但感情虽然已经对索恩有所反感和失望，却仍然依依不舍地徘徊在他那儿，如果不是想起岑曾经提醒过的话，刚才娅差一点要答应索恩好好谈谈的要求了。实际上她昨夜回去后又反反复复地思量了一夜，总觉得还有很多话没有和索恩说清楚，她也很希望再谈谈的。

可是谈什么？能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呢？

踌躇中，娅又想到了岑。便给她打了个电话。

岑毫不犹豫地对她说：如果让我决定，我决不再回到索恩那儿去，那是一条死胡同。表面看起来你现在是左右逢源，实际上只有保罗这华山一条道是真正可行的！索恩充其量只是想吊住你作他的情妇！而保罗在这个时候出现，又痴心不改，可见是一个难得的好对象。这种天赐良机你不果断抓紧，一旦他失去耐心，弃你而去，你上哪儿反悔去？和他结婚你可能并不能获得多大的感情满足，却十分实惠。鱼和熊掌不能得兼，何况婚姻在我看来，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活形式而非感情形式……

可是，假如索恩也愿意与我结婚了呢？我是说，虽然我已经开始怨恨

他……

要是我，他现在跪下来求我也决不再嫁给这种人！有什么好的？哪方面比得上保罗？算了，我不扯远了。我的看法是他决不可能真想和你结婚的，否则，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向你提出来？

我猜……他一定要和我好好谈谈，会不会就有这种可能？

嗨！你呀，就是执迷不悟。真有此心，电话里他就会大叫大嚷了！不信你走着瞧。但有一条，无论他怎么花言巧语，你必须和他明确摊牌——要么结婚，要么拜拜！决无中间道路可走，再那么不明不白地厮混下去，你会彻底失去一切的！明白吗？

好吧。

但是你决不要马上和他见面，再拖它个三天五天的，彻底挫挫他的傲气，对你有利。

娅忍不住笑出声来：岑姐，你可真厉害的，你这话要是让索恩听到了，非宰了你不可！

还不是为了你？不过也是，哪个丈夫娶了我这种老婆也是够受的。至少嘴上别想占得我的上风。好吧，我等着吃你的喜糖。再见。

等等，你认为是和谁的喜糖？

你哟！当然是保罗，还能有谁？

……我想也是吧。再见。

娅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气在家里泡了四天“病假”。要在过去她是绝对不敢这么放肆的。

尽管老板允许她休息，可毕竟是休得太长了些，还要扣许多工资。可现在她有恃无恐。

大不了辞职跟保罗干吧。所以她乘机狠狠晾了索恩一把。不过也有个重要原因是这几天保罗的事特别多，虽然事先早有不错前期准备，毕竟是要开办一个代办处，仍有一系列具体手续、杂务，很需要有人协助一把。娅天天都在陪着保罗跑这部那办的，忙得真象是保罗的雇员了。保罗一方面乐不可支。一方面又频频向娅道谢，说是辛苦她了。实际上这也是娅所乐意的。真让她在家闲这些天，只怕反而是成天胡思乱想，弄出新的毛病来。忙乎一下，心情都改善不少，而且能在保罗最需要的时候为他出一把力，多少缓解了娅对保罗的内疚心理。

尽管保罗多次声称他不在意娅的过去怎么样，但作为一个女人，她相信保罗内心决不会毫无芥蒂。但出于感情和天性的宽容，他取了原谅和克制。保罗的性格决定了他能做到这点。

然而他越是对她宽宏体贴，娅反而越发感到不安。这几天里他并没有再开口明说什么，但从他好几次欲言又止、“死马当作活马骑”的态势中，娅感到了他那前所未有的决心，因而也感到了更大的压力。有时候她忍不住会冲动地想，答应他吧。何必再拖呢？现在越早答应他越能令他宽慰。否则，岂不更对不住他了？可是，只要一想到索恩，她就又迟疑起来。

她仍然觉得应该彻底与他摊牌后再说。

尽管她没有明确表态嫁给保罗，可是在保罗这儿却已是不论三七二十一，只管把她看作自己的未婚妻了。每天再忙乎，保罗总要拽上娅逛一会商场。衣服、鞋帽首饰，见什么要给她买什么，都被她死命拒绝了。但为了不使他不安，她也听凭他给自己买了双五百多元的皮鞋。那是她自己看中的。

漆色鲜亮，式样并不很新。但令娅看中它的恰恰在于它的款式——第一次与索恩去深圳时，她穿的就是这样一双鞋，索恩曾问过她在哪儿买的，说是要带一双给女儿。试穿的时候娅为此犹豫了好一会，油然生出一种对自己情感的憎厌，但最终还是把它买了下来。看着保罗付钱时喜滋滋的样子，她又暗暗发誓，决不穿着它去见索恩。

还有一件对娅触动很深的事是：当他们去外经委时，遇上几位保罗上一次在中国时经常与之打交道的老熟人。其中一位中年妇女一见娅就拽住她膀子对保罗说：这位姑娘一定就是娅吧？

保罗有点羞涩地望着娅笑。于是大家都围上来夸奖娅，称道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娅正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的。那中年妇女对她说：上回保罗在中国时，我们就知道你是他的未婚妻啦。多少人和他开玩笑，要给他介绍中国姑娘，他总是一口回绝，后来还经常谈起你，你们如何相识的，如何如何相恋的，一往情深哪。当时我就觉得保罗这人不会玩虚的。这不，回了国照样不变心，说不定就是冲着你又来中国的吧？娅，你看你多了不起，不仅“讨”了个外国丈夫，这不还吸引了外资，利国利民了吗？话也要说出来，你跟上保罗这人可真是一百个没错。论人品，外国人中百里挑一哪……

保罗显然很高兴别人这么说他们。以至有人和他打趣：将来成亲后，你们俩谁管谁哪？他也难得地幽了一默：一般来说，我们属于中外合资。平等相待。不过我甘愿出让一部份股份给她，就让她当董事长吧。

这样你不是吃亏了吗？

不吃亏。妻管炎并不是中国特色，老美中也大大的有。

娅很感动，她当然是很赞同人们对保罗的评价的，只是也暗自奇怪，为什么自己就从来不怎么在意保罗呢？她很得体地默认了大家的看法，显得真象是那么回事似的与大家谈笑着。但一看到保罗因此而陶醉的样子，不禁又生出一阵阵战栗：越弄越象个真的了？万一最终不是那回事的话，保罗他……

出来的时候外面正下着雨，办公楼前洼出一片白花的水。送客的人招呼娅和保罗沿花圃边绕着走。不料保罗竟推开别人顶在他头上的雨伞，穿着皮鞋就大踏步地冲进了水洼，噼沓噼沓地弄得水花四溅。大家惊呼起来，他反而孩子气地大笑着说：这多有趣！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啦……娅由衷地感叹保罗的心地实在是天真纯洁得可爱。

我不能再伤害他了。娅又生出对自己的憎厌感来：无论索恩怎么和我谈，我们的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十

第五天的中午，娅又去公司上班了。

本来上午就该去的，可不知为什么，这天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娅就感到心里象堵了团乱麻似的，糟糟的提不起精神来。她以为自己又生病了，可不发烧也不头疼，想来想去，恐怕还是几天不去单位，心理上竟有了种不适应似的感觉。踌躇半晌，她想干脆就再混一天吧。

可是在家里闷了半天，反而更觉惶惶地无聊，于是又决定去上班了。

电梯门开的时候，娅与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打了个照面。虽然从来不说话，但两人都很面熟，这女人常在宾馆附近转悠，有时还会见她陪什么男人在酒吧聊天。娅相信她一定是干那个事的。现在，她又是从哪个房间里出来的吧？娅这么想着，装作没看见她，低头进了电梯。电梯里仍留着那女人身上的香水味，令娅感到反感。她屏着气，按了按钮，门徐徐关上的时候，娅的思维却骤然畅开了：她会不会是从索恩那儿出来的？

娅觉得自己这么想有些荒唐。未免太敏感了些。可这个念头却死死地缠住了她的意识，以至电梯到了公司所在的楼层时，娅竟迟疑着不想出去了。干嘛不直接上索恩那儿去看看？

这会儿还不到上班时间，虽然没约好，但反正总要与他谈一次的，我就说是来拿衣服的……

鬼使神差，娅就此来到了索恩房中。

索恩似乎刚刚午休过，开门时手里还扯着正在打着的领带，乍一见到娅他分明是大吃了一惊：上帝！是你？

娅微微一笑，尽量显得自然些，说：我来上班了。

太好了！快进来吧。索恩高兴极了，草草扎上领带。手忙脚乱地找杯子，并从冰箱里取饮料：娅，你可来了，你不知道这些天我是多么地想你，几天对我就象几个世纪一样——你来点可乐，或者是香槟？

他举着酒瓶的手停在了半空，发现娅早已钻进了卫生间里。他侧过身子喊娅：你在找什么？为什么不坐下？上班时间还早着呢。

娅没有出声。索恩便去看看她是否是在方便，却发现娅的神情突然大变，绯红的脸紧绷着，手脚极重地在归拢洗脸池边的化妆品等属于她的东西。

娅，你这是何必呢？我并没有真叫你取东西，只不过是借个借口罢了。索恩说着，伸手揽住她的腰：娅，你真是个孩子，这么些天了，还在生我的气呀？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懊恨……

突然，娅的肩膀使劲一拱，将索恩拱了个趑趄：我当然知道你！谢天谢地，让我彻底看清了你……

你……索恩正要再说什么，发现娅的手指着便桶边的废纸桶，伸头一看，他如遭电击一般捏起了鼻子：天哪，我怎么不知道呀……立刻象逃避瘟疫一般狼狈地溜了出去。

废纸桶里扔着一块沾有污迹的妇女卫生巾。

凭着一种直觉和特殊的敏感，娅一进来就嗅到了淡淡的、先前在电梯里嗅到过的那股香水气味。她本能地奔向卫生间，果然就发现了蛛丝马迹。而这，索恩显然是容易忽略的。

一旦证实了心中的猜疑，娅顿时生出了种人赃俱获的快感。但这只是一瞬间，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尖锐的愤怒与失望。原先犹自朦朦胧胧地隐藏于心底的一丝幻想几乎于顷刻间土崩瓦解：在这个时候他还有心思玩别的女人，怎么还能指望他……

她辛酸地跨出卫生间，索恩尴尬地朝她耸耸双肩，摊了摊手，似乎希望她的宽宥。但她把脸转向别处，径自风风火火地收拾起别的东西来。橱柜被开得噼啪响，衣物扔得满处都是。而这时候索恩更象个做错了事的可怜孩子，一声不响地退到窗帘边的角落里，不知所措地看着她。光线从窗帘缝隙射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脸变得半明半暗，光明处的头发也显得特别光亮，白

发则更加刺眼。她暗中又瞥了他一眼，忽然觉得这些天不见，索恩还是有不少变化的。大约因为心情沮丧，一向挺直的腰肢此刻可怜地佝偻着，模样明显比以前显得苍老，额头的皱纹深如新被刀斧般起伏，神色疲惫而忧伤。看上去不象是装出来的。她的心不由得悸动了一下，手头顿时粘滞起来。恰在这时，她的手接触到了小茶几上那个镶着小女孩象的镜框。她拿起来，一时不知是否该把这个带走。这东西既可以说是她的，又可说不是她的，因为她是送给了索恩的。

索恩似乎抓住了她的心理变化。他走过去，轻轻地按住了她的手，把镜框拿过来，轻轻吻了一下，然后放在老地方。她看着他这么作，鼻子骤然又酸起来，她猛转身，更使劲地往包里塞其它东西。这时，索恩期期艾艾地开了口：娅，何必这样？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东西也别拿走了，你终究还是要来的嘛……

谁说我要来？你需要的人有得是，我再也不会来了。

娅！索恩的脸涨红起来：我很惭愧。我知道我作了不少荒唐事。可这是不一样的，我说过……就好象一个嗜好，你知道我有时候需要这个，尤其是这几天，我特别需要靠它排遣些什么。但这是不可替代的，好象喝酒，有时候你需要不断变换不同牌子的口味，但大多只不过喝一回便厌恶了。而你最爱喝的品牌却是无可替代的，你一辈子也离不了它……

这一套我早听够了。我再也不想象以前那样纵容你，和你胡混下去了……

怎么是胡混呢？娅，索恩的手小心地搭上了娅的肩膀，轻轻抚弄着，贴着她的耳朵说：这些天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短暂而美好的时光呵！我发现我太不懂得珍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珍惜你的情感。我孤傲得差点忽视了比生命还可宝贵的……

娅感到头脑一阵阵晕眩，意志几乎又要被他瓦解了。多么熟悉的环境，多么动听的言词呵，曾几何时，这一切是何等的让她心醉神迷呵！可是现在……她猛然意识到岑的话的真正意义：千万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感情了，否则真会不可自拔了。

请你坐下说。她费了极大的心力才将索恩从身边推开。同时，她迅速理了理被弄乱的头发，态度坚决地说：索恩，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更加珍视过去的一切。可是，我们真的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地下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名不正言不正的关系。我渴望平静，渴望一种新的正常的生活。所以，我打算结婚了。

和谁？和那个瘦弱不堪的小男人？为什么？他有什么值得你爱的？

索恩，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我的朋友好不好？保罗好不好，我心中有数。

不，你没有数！你不过是出于对我的怨恨和误解，象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而他，我敢肯定他只是在利用你的这种感情，他需要利用你为他办事，然后很快就会厌倦，早晚一脚蹬了你。如果你不听我的劝告，必将后悔莫及。

算了吧，索恩，你不觉得你说得太象是你自己吗？而这么说只会让我感到滑稽可笑！娅愤怒地向门口走去：如果你仅仅打算为此而找我，对不起，我要走了。

等等，索恩一把拉住了娅：我要谈的话还很多。可是你……为什么你现在竟连听我说话的耐心都没有了？难道我在你心目中真的已经可恶到这种

地步了吗？

既然你这么问我，我也想问问你：如果你发觉我一直自私自利，花言巧语，只要求你怎么怎么却从不为你的终身利益着想，你会怎么看我？

你是指我不该过问你的婚姻？

岂止？你要我不要结婚的目的是什么？继续象从前那样不明不白地厮守着你？

象从前那样有什么不好？

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这种生活。

可是，你知道我离不开你，无论工作还是……哦，我正要告诉你，几天后我们将一起去北京出差，是老板吩咐的……

不！我不会去的。

为什么？这是工作，而你是我的秘书！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过我们以前那种关系结束了，现在再和你一起出差已不方便了。除非……娅忽然止住了话头。她觉得难以启齿也不想启齿了。

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吧，我会答应你的。

你应该明白。

你是说……索恩突然蹦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说……除非我们，结婚？

娅一下子扭过脸去，火一样的红晕骤然染遍了她的脸和脖颈。

天哪，索恩绝望地摇着头：娅，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

蓦地，娅象只撞见枪口的小兔一般跳起来，提起地上的包便向门口冲去。但索恩已经先她一步跳到了门口，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去路。

娅，你不能就这样走。索恩的神情异常激动，以至于呼哧呼哧地狂喘开来。娅使了好大的劲，丝毫没能掀动他的身子。两人无言地僵持了好一会后，索恩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可以离开我，但让我把话说明白。娅，有句话实际上我早就想说给你听了，可是一直没有勇气说。

够了！你的花言巧语实在已经让我厌烦透了，我什么也不想听了，你放我走。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娶你吗？尽管我实际上并非没有这种愿望。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对你承认我是爱着你的吗？是的，虽然我直到这几天才肯在心底里承认我一直是爱你的；但我从来只说：我喜欢你 - - 为什么？被他的话深深吸引的娅，情不自禁地问了他一句。

索恩松开了拦住娅的手，回到壁柜前，取出只密码箱，从里面一只大钱包里抽出两张照片来，默默地递给娅。自己迅即转过身去，手抖抖地倒了一小杯酒，一饮而尽。

两张照片都是索恩的全家福，一张上有他出车祸前的女儿，一张上没有。

娅只瞟了一眼，身子立刻摇晃起来。手中的照片象块冰一样滑落在床上。

索恩惊慌地注视着娅的表情。但令他疑惑的是她的脸上闪现的竟是一丝古怪的笑容。她飞快地瞟了索恩一眼，突然冲进了卫生间。接着便响起了哗哗的水声。

索恩不安地闪在卫生间门后，从门隙中看见娅似乎很平静地在用一只水杯接水。他稍稍松了口气，继续愣在原处注视着她，不敢去惊扰她。

水很快从杯中溢了出来。娅木然地端着杯子，好一会才如梦方醒，举起杯子一口气将水会部喝完。随即又机械地将水杯伸到了龙头下。她觉得浑身灼热，胸腔象要炸裂开来。连房间里的空气都仿佛充满了毒素，每个角落都流淌着邪恶和怨恨。她恨不得自己立刻缩小成一根手指，跳进杯中寻求一刻清凉。错了错了，她咬着牙关幽幽地想：从头到尾都错了。她反反复复地默念着这句话，恍恍惚惚觉得自己的身子在变轻变软，变得空气一样飘渺、水一样轻滑，她甚至还觉得自己能看见自己的魂魄在幽黑的下水道里七曲八弯地飞快地滑落、翻滚、碰撞——她倏然一痊，意识恢复过来，清晰地看见了眼前镜子中自己那扭曲变形、苍白可怖的面容。她猛地捂住眼睛，心灵顿时被恐怖击穿——刚才那真是我吗？我已经疯了吗？

我怎么会产生那样可怕的错觉？她一回头，发现了惶惶不安盯着她的索恩。

娅……索恩的双臂迟疑地张开，似乎想要抚慰她一下。就在这时，娅猛一低头，小猫一般极其敏捷地从索恩腋下钻出去，没等他喊出声，她已经溜到了门外……

看见娅的那一瞬间，保罗就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了。

如果你真的不嫌弃我。我们结婚吧。瑟瑟战栗不已的娅紧紧地抱着保罗的腰，头发散乱的脑袋深埋在他胸窝，仿佛怕他也将抛开自己，声音尖细地反复说着：我会对你好，永远对你好，做牛做马对你好——我要辞职，明天就辞职……

保罗拼命地拥住了她。

尾声

数月之后。

仿佛是须臾间的事，第一片绿芽紧追着最后一场春雪悄悄绽放，转眼满城都是茸茸绿意了。是那种淡而透明的黄黄的绿，雾一般润湿枝头；郊外的春意更浓一些，因为地上也复盖着大片疏密有间的绿色。深而成方成块的是麦地，淡而漫无边涯的是草色。“草色遥看近却无”，近处能看见的是星星点点嫩黄的草芽，正顽韧地顶破残霜，一夜之间便又挺起一簇嫩芽。无论城内城外，风总是一样的，犹有些硬，砣在脸上还有点糙糙地疼。

毕竟已是春天。绵软淅沥的雨丝给喧嚣市廛添了几许缠绵；明艳晃眼的阳光洒下万般妩媚。比起凄清肃杀的冬来，春天无疑是个让人想笑的好季节。

娅的情绪也象是经历了一场季节的变幻，几度哀绝，几番凄迷之后，心境渐如春风，开始悄悄地营造绿色。保罗的温情无疑是滋润她几乎已枯死之心田的及时雨、唤醒她几成漠漠死灰之灵性的阳光；而客观上的忙碌，多多少少也冲淡了她的失落感。她的情怀终于如春芽般一天天地醒了。

娅从索恩处出来不几天内，便正式辞去了旧职。老板和同事们的惊叹困惑、索恩的反复劝阻都没能留住她。而善良内秀的保罗没给她在家里咀嚼痛苦的闲暇，借口急需上北京办事，带着她先北京后广东、再海南地转了一

一个多月。办事之余，山光水色，自然之灵也帮助他们缝合了恋情史上因种种原因而先天断缺的某些环节。

他们的婚期定在四月一日，三年前他们最初相遇的日子。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操办得差不多了。他们一起看中了一处较理想的商品房。三室一厅，他们将客厅和一间卧室辟为办公室。将来这儿既是他们的新家也是他们共同的公司的所在地。装修已近尾声。

现在娅已经感到了新生活的魅力。她并且相信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索恩的影响。事实上他们从正式分手那天起再也没有见过一面。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虽然起初的几天里娅几乎每时每刻都想着是不是再打个电话给索恩，是不是自己作得太绝了些？但她终于还是没有打。部分原因也在于索恩并没有如她所猜想的那样会先来个电话。当她和保罗从外地回来后，倒是听母亲说索恩曾来过个电话，问娅现在在干什么，听说她和保罗外出以后，顺口说了句自己也将外出。等她回来要不要叫她给你去个电话？母亲说。不必了。索恩这样回答。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娅问了这一句。母亲说是的，她便再没问什么，也就没有打电话。

此时，娅已深信自己已经无所谓索恩了。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娅也是好久以后才突然明白，自己的想法近乎于自我欺骗。感情这东西呵，后来她幽幽地对岑叹息道：真象是砍不尽冻不死的野草呀，即使在最酷的寒冬，表面一片枯败，地下还深潜着茂密的根。悟及这一点，是娅的婚期将至的前三天。

这天，娅和保罗在中心商场的礼品柜前挑选点缀新房的工艺品时，与弗兰克及詹妮这一对久已不相往来的旧友不期而遇。

是娅先看见的詹妮，第一个念头她想躲开他们，因为她本能地感到某种尴尬。但鬼使神差，另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却使她激动地拍了詹妮一下：嗨！你们俩又在玩拿手好戏了吗？

娅！詹妮和弗兰克转过身来，同时抓住娅的手欢叫起来。一转眼，他们又发现了微笑不语立在一边的保罗。

这位就是……保罗吧？詹妮笑着向保罗伸出手去：嗨，我是詹妮。这位是弗兰克，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们是谁吧？我们可早就知道你啦。

娅红着脸向保罗介绍了他俩，同时向詹妮使了个眼色。

詹妮心领神会，对弗兰克说：你们聊聊。便将娅胳膊一挽，转到边上柜台前，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商品，一边悄悄问娅：你现在很好吧？小伙子看上去很不错的。我们是从索恩那儿听说的你们的事。

他怎么说？娅装得若无其事。

怎么说？反正够那个的。说真的，我觉得索恩对你还挺留恋的。不过对你来说还是这样好——他说你知道他是有妻子的了？

是的。还算不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娅不想多说这个话题，便将话转到詹妮身上，却一下子又牵到了索恩：你们好吗？还常和索恩在一起？

还好，索恩偶尔会来和弗兰克打打网球。詹妮突然变得犹豫起来，迟疑地问娅：本来我不想问你的，可是……你好象什么都不知道？

知道什么？娅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

索恩连这个也没和你说？

说什么呀？我们彻底不来往了。你知道什么就快点说吧！

他要回国的事？

哦，这和我有什么相干？他当然没必要告诉我。是回国度假吗？

假期当然会有的。不过，他是奉召回国的，除了他还有一个小伙子。据他说，可能会被派往摩洛哥，总部在那儿新上了个投资项目……

什么？娅的身子一下子哆嗦起来：以前倒是听说过这个事，没想到……

再过……詹妮看了看手表：四十来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

不可能！娅失声惊叫：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刚从他那儿过来，我们一起吃的午饭。为他送行。他不要我们上机场……

天哪！娅无力地扶住了詹妮的肩膀：他连个招呼都不打……

也许……詹妮轻拍着娅的肩，想安慰她什么，突然，娅猛地推开她，转身冲向保罗，将手里的大包小包统统塞在他手上：保罗，你先回去吧。我有个急事，去去就回。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娅已踏上了下降的电梯……

的士吱地一声刚停下，娅将早已捏在手中的30元钱往司机怀里一扔，跳下车就往候机厅狂奔。厅里人头攒动，好几路旅客都在安检口排着队。娅在人丛中钻了一会才猛然意识到，这时候索恩早已该通过安检到里面去了。而她是进不了安检口以内的。说不定索恩这时候已经上了飞机了。这么一想，娅顿觉一阵燥热，浑身一下子汗湿了。绝望中，她猛然想起，当初自己来接索恩时，从出口处可以看见从飞机上下来的旅客。于是，她掉转头就往出口处奔去。

她气喘吁吁来到出口处时，果然发现数十米外的停机坪上，正有一些旅客在机场人员的带领下向一架波音757走去。

索恩！她不顾三七二十一地大叫起来。可是，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倒是有两个落在队伍后面的老太太向她这儿回了下头。但她们的反应给了娅希望，她竭尽全力又大喊了一声：索恩！娅觉得喉头如针刺般尖锐地痛起来。但她只是咽了口唾沫，又喊了一声：索恩！

更多的人回过头来，有人在指着娅议论什么了——突然，娅看见了索恩，他已到了登机梯的高处，深色的风衣，花白的头发，高大的身躯，手里提着只密码箱。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也回了下头，身后有人向娅这儿指了一下……

索恩！是我！是我呀！

情急中娅摘下脖子上的花绸巾，向着索恩狂舞！

索恩倏地醒悟过来，疾速地从人丛中挤下了登机梯，箱子往地上一放，飞快地跑了过来。

紧闭的铁栅门挡住了他们。

上帝！你怎么知道……

索恩喘息着，感动而不知所措地看着泪流满面的娅。

娅只是点着头，凄楚地笑着，牙关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哦，亲爱的……索恩不再说话，双手从铁栏间伸过来，轻轻地捧住娅的脸，娅往向凑了凑，索恩嘬起嘴，勉强够着她的唇，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么说，你原谅我了。他陶醉地嘟哝着：这太好了……

我要结婚了。娅喃喃地说了一句。

是的。索恩点着头，宽厚地笑了笑：我已经知道了。

你……

你的事我总会知道的。不是吗？索恩又吻了娅一下：这使我宽慰。

娅低下头，半晌，犹豫地看了看索恩说：你还会来中国吗？

你也知道了？索恩意味深长地说着，又耸耸肩：也许……谁知道呢？但我想总不至于是永别吧？

他踌躇着正想再说什么，身后跑来一位机场的武警，手里提着他的箱子：先生，请赶快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谢谢，索恩接过箱子，向娅说了声再见，转身就向飞机跑去。可是跑了一半时，他忽然又站住了，向那位武警道了声对不起，就蹲下来，慌慌张张地开起箱子来。娅和武警困惑地看着他，却见他从箱子里取出件东西来，吻了一下，向着娅高高地举起，示意她看。

那东西将一道夕阳的反光刺入娅的心田：那正是她送给索恩的镶着个纯情美丽女孩画象的小镜框呀！

索恩……

娅的眼睛霎时又模糊了。

飞机长啸着滑向跑道尽头，航灯闪烁，机头高昂，如虎生翼般，一下子跃上了半空。

娅的目光一刻不停地追随着越变越小的飞机，直到它完全消失在渺茫的云间。

这时，娅才发现，方才停机点后面的远处，有一群被飞机惊起的鸟儿正纷纷攘攘地从空中落下。它们的羽翼下闪烁着的，竟是一大片如火如荼的梅花，似一池伤感的彩涟，遥映着血红的残阳。

1994年11月2日 - - 12月4日草成

12月16日改毕

